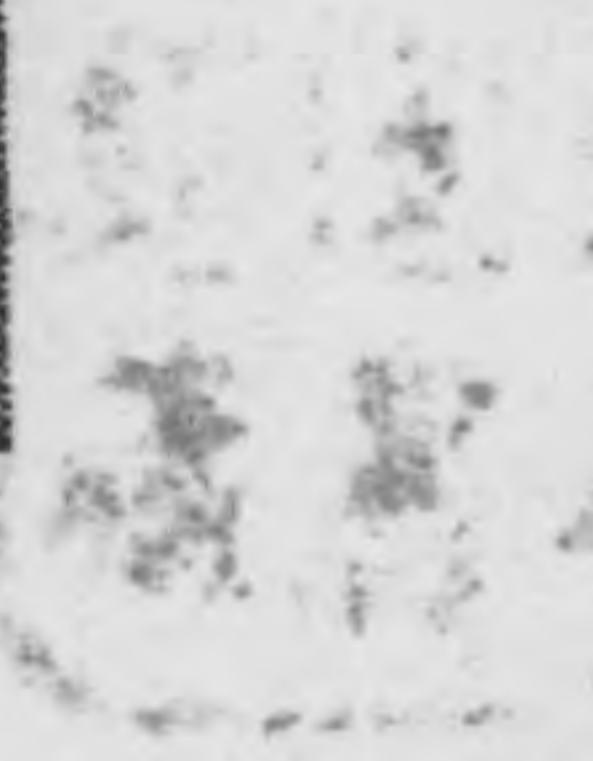


王冬飲先生遺稿

王冬飲先生遺像



國民政府令（卅四年八月十八日處字一〇六號）

查儒王灑一生治學。造詣精深。歷任南京高等師範。中央大學教授。垂三十年。成德達材。後進咸知欽仰。近年因病留居陝區。堅貞守道。軒然不污。尤爲難得。茲聞溘逝。軫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用彰  
儒碩。而資矜式。此令。

通志館致市政府公函（青字第二六號公函）

查保存鄉賢遺蹟。爲本館職責。從事採訪。不遺餘力。茲准柳詒徵胡光煊盧前等聲稱。本市門東仁厚里三號王宅傍。爲溧水王冬飲先生之墓。先生學問淹博。志節高尚。素爲鄉邦矜式。後學楷模。已蒙國府明令褒揚在案。同人等或爲至交。道義相廁。或隸門牆。親承教澤。對於墓地。尤爲瞻依。予長久保存。以資永念。爰特轉請貴府。援照陳可園先生墳墓之先例。加以愛護。并請准予備案。俾可長留紀念。  
•相應函請查照辦理。并祈見覆。俾便轉知。至紱公誼。

市政府覆函（（卅六）府總字第4632號公函）

案准貴館本年三月三日青字第26號函。以溧水王冬飲先生。學問淹博。志節高尚。已蒙國府明令褒揚。其墓地擬予長期保存。永留紀念。囑援陳可園先生墳墓之例。加以愛護。并准予備案等由。准此。自應照辦。除飭社會局登記備查外。相應復請查照爲荷。

冬飲廬文稿

娛生軒詞序

王灝

嗚呼。此吾友王木齋遺詞也。木齋負奇氣。好博覽。自客湘撫幕。與其子游。名益起。余弱冠後。識於里中。每聆其論議。聲大意遠。譬連珠不可窮。不覺氣餒。加事之。益服其性之淳厚。出入必偕。談諤互作。余生平知交。蓋未有相得之深且久如君者也。君舉<sub>西蜀副元士</sub>之後家漸落。侘傺致疾。呐不能多言。時猶扶一童過余。默然相視。至移晷。余力慰之。但顧首。竟以丁卯年五月十九日卒。年六十有二。不覺哭之至極也。君於詩文。恢疏如其人。然不多作。於詞服文道希學士。唱和爲多。余間索閱君新稿。則起檢書叢中。往往失去。余怪君不珍惜。則又笑曰。吾詞達吾意耳。乃欲吾遺後不相知之人耶。及君卒。就其家求之。久乃得小冊三。已非君手稿。訛脫複雜。有爲余夙嗜者。亦未載。然則君詞徵佚多矣。今所錄必有非君意所欲存者。余不忍再刪。三十年故交。所以謀其身後止此。心不能無負疚。文學士贈君詞。稱君才氣橫逸。風期雋上。茲附入卷中。俾讀君詞者。知此不足盡君。且知余非阿所私好也。悲夫。壬申十一月王灝書於冬飲廬。

江左王氏族譜序

吾族宗譜。自道光乙巳四修。距今八十餘年。中經粵寇之亂。播遷喪亡。漫無可稽。同治甲子金陵復。在城各族生還者。皆相向涕泣。蓋宗譜已俱不存矣。省中故有宗祠。至是重修復。時方亂定。遂以祠屋賃租。取所入爲時祭之費。而設祭則在仁厚里舊宅中。諸宗長與吾叔祖易堂公。從叔祖雨如公。議祠及譜事。擬先鈔湯莊舊譜之僅存者備續修。兩如公復出私產一所捐助。積貲既久。略有成數。旋議值年司祭。最後值年者。竟以祠償逋於官。憲率族衆訟之。不得直。自是並時祭之有無。亦不可知矣。歲戊辰。族人來告。吾族有續修宗譜之議。未敢信。族祖濟生來。又言已廣徵省外各支。灝始願相贊助。次年

族人同奉舊譜至金陵。凡八巨冊。纂以主修見督。辭不獲命。始敬閱之。字青公數年之勞。及當時奔走采訪捐貲校刊者。其有功先代至鉅。按其大綱稱。悉遵南宋以來前例。惟敍述或有采擇失當。繁簡失宜。訛謬失考。此由分纂者以工鉅緒煩。偶有疏忽。瀋又念雍正二年。吾始遷祖塗山公。有修譜要言十篇。就卷首。道光二十五年。吾叔曾祖宏昇公與倡修舊譜之役。半緒初年。吾叔祖易堂兩如兩公。亦屢議祠與譜事。瀋曷敢不敬承先志。於是按譜所載。次第繙檢史傳。復鉤稽歷朝年表與世次年表與相推證。又於新采之稿或例有未合。或生卒之年月訛誤。或記述冗而寡要。一一查究正訂。至於再三。幸獲峻事。不禁慨然曰。吾王氏族譜。自梁劉孝標采註世說。論者謂晉二百年江左文獻熟王謝家乘。則思過半矣。今據以校閱舊譜。百不得一二合。此由世代久遠。遂失其真。至爲可惜。猶幸自南宋以來。至道光四修。大綱未墜。前所失載各支。若沙河度村等十三村。茲得徵考詳備。依世次增入。此又上賴祖宗之默相。並吾族衆篤念一本之誼。合力訪求。瀋亦仍遵前例。故無微勞之可言也。然猶有不能已於言者。舊唐書經籍志云。譜系以紀世族繼序者也。許慎說文云。凡言宗者以主祭爲言。據此則宗之有祠。較譜爲尤重。吾族在鄉邑間者。祠祭多不修舉。惟念金陵族人。昔來仁厚里會祭者。皆衣冠彬彬有儀。祭畢餕餘。各致問老幼安否。家計漸裕否。一堂言笑。無異同居。此瀋童時所親睹。其後歲祭不行。情誼日薄。近且子弟值於塗。各不相能識。勢所必至矣。今宗譜續修既畢。族姓繁衍。儻無宗祠以爲歲時集會之所。但各守一譜牒。夸其先世爵位名德。而於修飭禮教以佑啓後人者。反不措意。其何以土對先人乎。故瀋謂譜成後。必建宗祠修祀事。而後禮謹仁厚之義始明。再於會議之次。公議量捐貲儲。爲將來義學之用。專教閩族子弟。耕讀並重。既可免游蕩。又有識字明理之益。昔吾族祖有號耕讀先生者。載在懿行編內。距不足法歟。如此吾族人士必蒸蒸日上。處則爲一鄉長者。出亦可爲達官。光大其門庭。必自今日。各敦親睦始。庶不忝吾江左望族之譽。若不然者。愚賤自甘。禮教不習。又不幸而有不肖者。目旣不知

昔。復敢藐宗長。壞家風。使人鄙棄歎息。爲父兄者不能辭其咎。試自捫心。雖守此譜。又有何裨益乎。溢先世自湯莊遷回金陵。及溼已七世。今又衰老。子與姪並亡。寸心灰冷。數年來於此譜手自考訂。眼欲昏而腕欲脫。未嘗有絲毫求助於吾族人也。惟望宗祠之建有日。則此譜有收藏處。卽溼此次續修亦不爲枉費心力矣。危苦之言。惟吾族人諒之。至於吾宗之先世盛大。與譜之重要艱難。舊敍各篇。言之悉詳。茲不贅。爰書此意。以弁其首。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五十二世孫溼頓首謹譜時年六十三

### 新增要例

- 一。舊譜稱依前例編八卷。今世次年表懿行增入較多。編爲十六卷。
- 一。舊譜世次年表有書字不書名者。其沿誤必久。今按史有傳者。依史改正。有職官科第者。一律用官名。無者用譜名。
- 一。舊譜年表。自晉至唐。書官太繁冗。今改初某官。仕至某官。以簡要爲主。
- 一。舊譜例云。妻與夫齊。宜並書。繼配側室亦同。妻生子書於妻名下。繼配側室生子。書於繼配側室名下。今按舊譜多有某公下但書子某某者。皆補書娶某氏一條。又尙主者。舊譜皆以小字敍於某公年表官爵之次。今改大字。同娶某氏之式。又繼配雖無子當書。義在則然也。側室無子者。則不當書。以無庶子。於宗之義已無闕矣。今悉刪去。嗣後若有無出之側室。而以節孝著者。不在此例。
- 一。舊例云生卒必詳年月日時。墓誌必詳某山某向。竊謂年表書年月日已至詳矣。書時何用。至墓誌某山某向。碑誌例間有之。非宗譜例。亦可省。
- 一。舊譜子幾人皆連寫。其中亦有單名雙名之異。至宋以後或書排行。如三十一世齋公四子。千六千六十七十九之類。今改生子幾人。某下空一格。再寫某。以次類推。查檢尤便。

一。舊譜例有云。無子而繼嗣者。必先應繼而後愛繼。亦是情義交盡之論。蓋應繼義也。愛繼情也。吾族在昔最有家法。按舊譜後半有一公兩嗣子者。以情妨義。未可爲訓。有一人竟嗣兩公者。是併本生。有三父矣。尤不可爲訓。今願以後尊長者。不得以私愛雙立。致啓兄弟不和之端。卑幼者不得以一身承兩祧。甘受袞麻屢服之慘。兩祧之中。以不絕大宗爲主。

一。舊譜例有云。女必註適某人第幾子某。娶婦必註娶某人第幾女。何人何職。詳載之。以光家乘之語。竊謂此例可用於草譜中。以備查考。若宗譜總括全族。如此則不勝書矣。且以他姓職官爲全族光榮。語亦鄙陋。今用女適某氏。子娶某氏。仍係譜之前例。惟聘而未娶者。暫書聘某人第幾女。重婚約也。

一。舊譜有漏載者。八世或公本有二子。一絢公。一續公。南齊書及南史所載並同。今據補有誤載者。六世臨之公。子瓊之公。孫遂之公。以附載南史王猛傳末。遂誤爲猛公子。今亦據改。

一。遞行一編。本係臚舉先德。以代家傳。以訓子孫。按舊譜前編頗有空泛及不當采錄者。今據史傳量爲增刪。續編多有同時助修譜事者。想係獎勵之義。故語多過實。不得已刪其太甚者。新增編以不采生存爲主。蓋不敢不慎之也。

手鈔詠懷堂詩集跋

右詠懷堂詩四卷。外集二卷。系年詩二卷。缺二卷。甲寅年余館江南圖書館暑夜燈下所錄也。間以語於陳散原。遂假以去。有題語在卷面。越七年辛酉秋。柳翼謀出所藏二卷。爲辛巳詩。亦有散原題語。云此一歲作。酬應七律特過半。而澹秀矜鍊。猶足與前刻相伯仲。流傳尤少。殆由賤其人。或篇中於清未入闕。累有指斥。犯時大禁。購藏者不無賣禍之懼耶。余擬補錄。苦未有暇。今歲七月月中旬。左掌患瘡。痛楚至不可耐。日惟錄此以消遣。合計得十卷。裝成三冊。按大錢自序系年詩。始丙子。其訖於何年。

不可考。此集錄及辛巳。則丙子詩下一卷。丁丑詩二卷。戊寅詩上一卷。己卯庚辰詩上下各二卷。當有  
刻本。尙在藏書家灰絲塵蠹間也。猶憶數年前江孝樓告余云。劉龍慧處亦藏有詠懷堂詩殘本。但未知有  
辛巳以後詩及余所缺者否。暇擬商訊龍慧。補所未備。大鉞人既不足齒。而余好其詩若此。亦可笑人也。  
然此集自散原假去。俞鷗庵好之攜至滬。朱彊邨好之攜至蘇。商索年餘始返。胡步曾好之攜至南昌。  
王簡庵然父兄弟並好之。錄副三月餘返。鄧孝先好之。假去付小胥。由寧而蘇而滬。亦商索年餘如索逋  
始返。諸友人好大鉞詩與余同。其可笑當與余同。記散原語余云。不以人廢言。此當爲五百年作者也。  
但稱其新逸可誦。固是識不足。亦胆怯不敢言。余不覺大拊掌。此余所以暑夜中痛楚中伏案錄之而不辭  
者也。乙丑重九日掌瘡始瘥。因墨其後。

又集中有詞二闋。移錄卷末。卷首有崇禎十五年夏口門人張福乾敍一首。殘缺過半。不錄。無想居士王  
灝識於冬飲廬。

#### 宋詞賞心錄跋

光緒丙子子時先生自京師歸。主余西鄰高子安先生家。時余甫六齡。高先生日攜以游園。因令拜謁。見  
先生長身蒼顏如寒松。敬畏之。高先生後亦屢道先生學行本末。及余獲讀有不爲齋全集。先生殉京邸久  
矣。今夏冀野出此冊。余觀其所名賞心者。益知先生胸中一段貞苦微與之昔。於楚騷爲近。又以與半  
唐同官。道術相磨切最久。故以相詒。惜不能起先生一質地言耳。冀野幸勿淺視之。又先生自壬申奉諱  
後。作書不用印章。附誌於此。癸酉潤五月後學王灝記。時年六十三。

#### 雲起軒詞跋

右文道希先生雲起軒詞稿一冊。光緒甲辰春。余假以錄副。是秋先生殉於湘中。此冊遂留木齋家。今春  
木齋之子伯舉持來。商付影印。余接此稿較徐刻缺四十二首。然如點絳脣「布被新霜」一首。單調風流

子一首。望江南「秋色好」二首。刻本亦未載。稿中書有年月者如齊天樂「再游龍華」一首。念奴嬌「答皮麓門」一首。點絳脣「九日」一首。八歸一答沈子培」一首。刻本並佚其年。其兩本俱未載年。如祝英臺近一首。八聲甘州一首。以半唐次韻同作考之。則前爲乙未作。後爲甲午作。木蘭花慢寄木齋一首。刻本有敍。則爲癸巳閏後作。換魚兒「惜春」念奴嬌題壁一首。有先生手寫橫軸。稱丁酉間作。今藏伯手稿所佚詞。如齊天樂「題高氏瘦芳錄」一首。子安文會以徵題全冊見示。則決爲壬辰以前所作。疏影「秦淮有贈」一首。木齋曾以小箋見示。尾署鄉德二字。爲先生別號。則辛丑秋間也。今兩本敍次全異。此稿影出。既可參校字句。尤與先生身世出處。所關非細。稿中間有代錄及先生落筆偶誤。如滿庭芳寫作滿江紅。側犯寫作三段。鑒賞者自能知之。伯舉屬爲跋。因並舉所僅知者附於後云。癸酉十月溧水王瀅。

校刊山右獄記跋

顧恕齋山右獄記一卷。友人鍾君泰錄自粵中寄示。則光緒戊戌重刻本也。記凡十五案。惟四案有年可稽。最先者權夏縣。爲嘉慶十三年戊辰。最後任榆次縣。爲道光元年辛巳。卷末有錢棠識。稱歲己丑同客都門。爲道光九年。以此知恕齋當生於乾隆中葉以後。惜案世未詳耳。余前見舊刻。喜其錄獄精覈。類非藉手幕賓者。亦曾與鍾君言之。後閱折獄龜鑑補一書。搜及咸同間各家雜誌。獨未及此記。余覓之三十年。並此重刻本亦未獲。則其流傳之少。益可知矣。恕齋自序。言人心不古。情僞百出。今去恕齋又百年。值廢止刑訊之世。因念司獄者本以哀矜爲心。平恕執法。則此記未爲無壞流之助焉。余未習律令書。勘其誤以付梓。亦所謂自忘好事者耶。癸酉嘉平溧水王瀅。

倪文貞詩集跋

倪文貞詩集二卷。總一百八十三首。無敍跋。友人胡翔冬。據原刻手寫。行款墨闕缺筆譌字。一仍其舊。

。余傳鈔不盡合原式也。按公文有蔣士銓全集之刻。詩未收入。其見於康熙御選明詩者。僅黃櫅門頌歷一首。他選本若明詩綜。明詩別裁集。明人詩續鈔。乾坤正氣集詩輯。所載並同。列朝詩集。無文貞詩。疑公詩刻晚出。故致缺漏耳。乾隆時。倪文正遺詩。又載禁書全璣之目。以是流傳益甚。今得覩此。何異星鳳。老眼昏燈。錄成此冊。附明史本傳一首。暇當更輯他書與公詩可資參證者。累錄於後。亦補遺意也。闕逢閼茂宿月廿八日溧水王瀝識。時年六十有四。

染蒼室印存跋

吾友陳師曾。以畫名海內外。工篆刻。嘗出示近代名譜。余亦出十六金符齋所拓藏印十互。冊並觀之。師曾評曉。尤見理趣。己未秋初。余北游。過所居槐堂。流連必竟日。此冊別時所貽也。其後師曾南來。復爲余製數印。並精好。忽忽十年餘。良友宿草。每憶同游戒壇潭柘間。夜看松月。四山雲來。師曾微步高睨。影峭若孤鶴。此境今成隔世矣。思之惆然。因墨其後。丙子立夏王瀝識於冬飲廬。

題手鈔太霞新奏

余錄吳騷合編既畢。復讀斯篇所選。與吳騷多同。省其重複。又向分十四卷。今不分卷。其已見前選者。於前選題上。加綠圈以志之。而存原目於此。俾讀者可接目窺其全也。二集之錄成。計將六十日。然多在暑夜。亦云苦矣。甲寅七月十一日重校畢記於江南圖書館。

題慧福因緣圖 乙丑初夏江都梁公約作

惟甲子仲冬旣望之五日。繼室東臺周氏來歸於蘇。海陵先師實主之。是日秋蕙發三花。晚又蝠翔於堂。自惟不肖。荷茲靈貺。因屬江都梁君爲此圖。以示不敢忘也。乙丑小除夕瀝自記。

題清高宗御用扇橫軸

右清高宗御用摺扇。仁和王文莊際華書。無錫鄒閣學一桂畫。外家海陵陳氏藏物也。舅氏芝生先生云。

乾隆壬午乙酉純廟巡海塘。相傳尙方品物存安瀾園甚夥。年久散失。今吾世寶者僅此耳。余按乙酉四巡江浙。文莊以戶尙隨扈。有觀燈聯句載南巡盛典。是年閣學迎鑾。蒙畫禪頤壽匾額之賜。則已休老於家矣。此扇當爲王午所留物。舅氏殉。落賣人手。展轉購歸。已稍損。并末行臣王際華敬書六字亦失去。亟裝成軸。補記所缺。未嘗不幸此物之爲余有。而先慈棄養且十年。舅家亦式微。又不獨滄桑喬木之感矣。玄默君灘相月朔日乙未冬飲居士王灘記。時年六十有二。

題金亞匏先生詩爾橫幅

右上元金亞匏先生詩東共三紙。余乙酉年得之敝簏書冊中。是年先生下世。益珍之。柳門楊先生同治甲子以前卒。不知此函緣何留於吾家。按詩今刻入秋蟪吟館集。所稱陸郎。蓋謂立夫制軍子。時方官粵東也。距今七十餘年。城郭都非。紙墨尙完好。亟裝小軸。有餘慨矣。癸酉前五月漂水王灘誌於冬飲廬。時年六十三。

請旌節孝啓代作

爲請崇節孝以勵風化事。某竊維坤元至厚。輔乾健以化醇。家道克成。賴女君而位正。必主一醜者。禮所以端倫紀也。不禁再適者。律所以憫孤榮也。若乃幽居淑質。蓬戶媯嫋。翦顏忘生。誓日共穴。或代予報本。潔滫瀡以怡高年。或下堂撫孤。兼父師而垂母範。哀莫大於心死。易有味乎節旨。宜其班史秉筆。揚列女之光靈。懷清築臺。降王家之殊禮矣。今者邦國初造。典例聿新。成仁者已旌。死事者有卹。惟彼節孝。未沐寵榮。嗟夫。抱殷憂以勤婦職。孤光自耿於天。采蘋風以範人倫。女宗寧非間氣。方其茹荼棗於淒寂。來鬼神之嘵嘵。已守無二歸之箴。何卹數十年之苦。然而闡幽以維陰教。化將洽於人神。作則以訓後來。禮當崇其坊表。某某忝司風紀。具有隱憂。慨姆教之淪胥。復夷風之漸染。嘉偶易怨。

。牒有盟而可寒。金夫占爻。波隨靡而忘恥。則此雖鳳女龍之哀曲。猶爲醴泉芝草之上祥。應請大總統念世風之下。憫苦節之貞。大發玉聲。以崇旌典。則松筠不凋於改歲。知大鈞至公無私。室家共被於王風。覺二南去今未遠矣。

請復大清功臣專祠啓代作

爲保存前代祠宇以昭公允事。某等竊維仁民愛物者。爰有去思之謹。制醸福氓者。無忝煮蒿之享。生榮雖邀於帝命。死哀必準於輿情。旣開廟以安幽靈。卽報功以風來禩。意至渥也。查江南舊有旌忠專祠。凡若干所。或勞宜將相。堪侔江左夷吾。或手提觸體。盡是沙場雄鬼。癸丑髮逆之亂。奮戈湖湘者。若曾文正曾忠襄。無異常山平原之弟兄。庚子拳匪之役。作鎮江漢者。若劉忠誠張文襄。又爲建武昌之鎖鑰。萬命之懸以解。數椽之祀僅存。式茲懋績。允宜各有蒸嘗。願我編氓。誰非受其卵翼。念自民國初造。時祭罔供。民之質矣。空懷飲食之恩。魂兮歸來。甯免河山之慟。煙靄之氣頓索。丹牋之宇失鮮。而一二當事者。謂先烈不應綏祀。疑諸公未必有靈。栗主爭移。門題盡改。嗟夫。不作新宮以崇報。恐亦負國殤殉義之心。專奪故席以畀人。何以勸子孫世守之孝。在明神豈有惄怨。而士夫轉益歎歎。策驽力以安天下。同是生爲英而死爲靈。據廟食卽改常尊。豈真新鬼大而故鬼小。謂明禋有時。當替。何以往古忠烈祠墓尙遍於寰區。倘功臣易代猶喪。豈非扶植綱常。風氣將趨於淳古。某等聞遺老哀思之泣。推國家袞鉞之公。又知諸專祠恩誥雖奉於清廷。建築實類於私產。惟有仰懇都督俯鑒羣情。撫喬木之存。綿君子之澤。飭查各祠。悉復其舊。卽電請大總統。先烈原籍及死事地方。特闢崇闕。以彰勞勳。則故靈不餒於改屋。元勛仍壯於新朝。後先相映。各載靈旗鬼馬而來。神人以和。當致甘雨祥風之瑞。

別來二十餘日。白鴈有聲。江城秋滿。潤質就槁。莎羽在戶。悵望雲表。低徊美人。薄値之身。益覺負影隻立矣。近年勵學。甫有基礎。知好好色。屏鉛華而求天質。如研佛乘。忘智慧以叩眞如。捧喝之勤。鞭策之猛。加惠於僕者。要惟足下願力非淺哉。乃者不自振拔。墮綺語障。情文相生。繭蠶自縛。際此節序。益無聊奈。未霜聞鐘。有竹見月。娉婷難嫁。翠袖單寒。不知誰氏闌干。有能與僕同此境同此心者否也。愷之癡絕。妄思得其一皮。足下亦當齒冷。僕年來讀書。絕少心得。而惟於古人柔厚之旨。直鏤肝腎。常不覺其潛然以悲。此又何故哉。以僕管見。足下亦極是癡絕人。兼釋氏低眉努目之慈。少儒書扶質立軒爲用。於塵濁中。發清淨想。此亦足徵道力之深。智珠之耀。而譽者僅嘗其豪俊。無當矣。足下以爲何如。昨閱報紙。道義逝世。是否風言影語。爲海外之東坡。僕於道義屢欲請足下達意。自維愚鈍。又欲俟異日學有寸進。執挺於門前。作臺城路詞。幸不遭呵斥。肯摘疵疣。感此鐵砭。魂夢如接。今一旦師資云亡。使人於文字進取之心。如灰斯死。孰擠而致之以至此極哉。昨具清醑。爲位而哭。老母弱妻皆不信。僕於道義。無撫塵接席之雅。告之足下。又當笑我癡絕矣。僕近居城中。聞見弇陋。井蛙夏蟲。心頗閼閼。又以家日貧。思離母棄筆爲負米計。海上多賢主人。足下是廣大教主。倘能吹律以溫黍谷乎。蘭友現有鯉素否。近作小詩寄懷。另一首寄足下。並錄呈。前有函付尊紀賈上。可到未。謹謹白。

與王雷夏論書

雷兄道鑒。得九月初十日手書。並茶葉。大喜悅。本與兄約作白話信。便省心。兄書仍似文言。請以後隨筆寫。瀝就來信作答畢。再述鄙况作面談。來書論前云。從妄識貞一語。今再言之。貞之有妄。如第二月。譬置數水盆。則盆盆見月。但肯舉頭。妄見自除。不傾盆水。仍是眞見。所謂推尋我心以何爲體者。楞嚴全部。已詳言之矣。來書引列子學者多方喪身語。與此義似未合。兄何不觀列子天瑞篇。故生

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至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一段。故有生者。有生生者。至而無不知也。無不能也一段。此卽我心所以爲體者。在義解謂之實際理地。又謂之法界性。禪門謂之說似一物卽不中。兄飢來知飯。困來知眠。何云迄今未有磕著碰著之一時乎。孟子云。行而不著。習而不察。終身由而不知。此語最要。細看著察。知方與學有少分相應。非行習由。便是學也。又行習由三字。非因緣所生乎。更請兄細思之。來書云。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此語兄能信得及。眞佛子也。瀋之下劣。何敢妄置一詞。惟稍有微意欲相質者。佛自是佛。兄自是兄。兄旣欲聞法開悟。是兄自知此時未悟矣。兄能舉所未悟者見示乎。且兄此時未開悟。豈不知古德又有悟了同未悟之語乎。又兄晨昏念佛之心。是兄乎。是佛乎。若心是兄。兄念佛。佛未必知。若心是佛。兄能念者。又是誰乎。以此數義測之。疑兄念佛。未甚切也。瀋愚姑妄言之。經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此語最爲圓警。彌陀是無量劫前一衆生。發大願力。成此淨土。實有非虛。其勸人往生之門。卽是以衆生當得成佛之性。與衆生已成彌陀之性相合而已。所以古德云。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真是得髓語。自一種狂昏人。不解其深慈大悲之義。反借此語疑淨土爲虛誕。自誤誤人。當墮拔舌地獄而不知。瀋實私心痛之。故常與家人言。我等心性。本與佛同。自無始罪業。遂與佛遠。今旣知佛當念。便是善根從穢中露出。始則口念佛。便在口。繼則心念佛。便在心。加之以禮拜佛像。佛更在目。久之久之。心口與目。精純而壹。則作觀更易成就。久之久之。行住坐臥。皆成佛觀。自能臨命終時。佛來現前。九品往生云云。何嘗非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乎。近又有以十念往生。帶業往生爲疑者。瀋亦常與人言。譬如身犯不赦之罪。到刑場時。自知頃刻卽死。一念深悔。此一念決無狡飾。一聲佛名。此一聲十方。如聞雷震。阿彌陀佛。自然垂手引去。何也。悲其呼救之切也。若不修善。又好行惡。自恃十念可以往生。自恃帶業可以往生。則萬萬無此理已。未明其故。輒妄以語人。甚不可也。兄以爲然否。至間瀋念佛有何得力處。瀋實無之。不敢相欺。惟自願身成

一毫毛。千刌萬刌。不生佛身以外而已。卽此一願。尙不知多少刌方能修到耳。佛云。衆生無邊。煩惱無盡。溼一鄰虛塵。兄欲其得何種力耶。慚愧極矣。來函云。師門諸人多篤實可靠。誠然誠然。溼疑聖功。恐非此四字。所能繼往開來耳。至於學道。不必讀書。溼則無一日不讀書。然捫心自問。與先師之意不倍。居今世而欲以空腹轉移天下之人心。誠不敢知其所操何術也。稍有異趣。卽鄙不與齒。則裹足不前。與退有後言者多矣。溼常讀中庸。仲尼祖述堯舜。而論語中無二典言句。孟子自稱願學孔子。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孟子乃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孔子言三戒。孟子對齊宣王。乃云太王好色。公劉好貨。文武好勇。莊子言薪盡火傳。言傳火也。未必非薪不傳也。溼前信。請兄勿與人看。只恐啓人誤會。溼今跰伏里中。日日自有本分事作。何暇與人爭是非。以兄篤愛。故略及之。兄如遇真好學人。與之一看。亦無妨耳。見惠廬山茶味尙好。大抵不用花薰者。皆有一種本味。若過梅天。香色俱退。蓋無茶葉不然也。濟嘗自笑平生貪得之罪。亦惟茶第一。都是受之而不報。又侈奢之罪。亦惟茶第一。茶愈好。飲愈豪。每一開始吃茶。都用兩砂壺。此往彼來。竟不可一刻無此兄。近年托人在宜興購一砂壺。取米元章詩茶甘露有兒。因鐫露兄二字。惜所托非人。壺不佳耳。以此所費不少。則侈矣。然非知味之徒。雖文人尊客。亦只以下品相酌。客或索指佳茗。亦只添水不換葉。告以盡在壺中了。客有知之者。每大笑而去。又曾上人一當。見卽喜色相告曰。爲公覓得新芽茶四大瓶。全以奉貽。已命僕卽送來。欲與公。余感其厚意。先以天闢新茶與飲。客以爲未甚佳。再換新綠雲一甌飲之。始大樂。余怪其僕何久不至。客笑曰。實未有佳茶奉貽。以公好置佳茶。以下品奉客。爲此報公吝耳。溼愕然無可如何。客仍盡甌中元汁。笑而去。此一事溼切齒恨之不能忘。以是溼得佳品。盡量藏之腹中。以防人騙。梅天一過。香色味俱退。明春得佳茶。能從速見賜否。溼頭眩。可云已愈。勿念。至於筆墨之債。續修宗譜。成十六卷。不獨新增八卷中多傳記之煩。原有八卷亦多謬誤。參考史乘。勞實倍之。今年已成。前年彭澤

許止淨居士。有歷史感應統紀之作。已排印流通。李晉卿任捐貲付梓。許居士因更修改增廣。屬魏梅蓀任校勘之事。梅翁轉以屬達。各人俱同意。遂不敢辭。檢書校字。其勞苦尙可言。惟擇錄史文。或有未當。所加評語。或有未圓。不得不稍有改竄。與梅公相商往復再三者。則其勞苦不待言也。現已印成。奉貽一部。此書大體俱完善。小有未妥者。目錄每人下。稱某卷某頁。此係洋裝書備查之例。又目後另分爲廿四類目。頗有人類不齊之弊。亦用某卷某頁例。不知歷史以次序爲主。非類書也。此事屢與梅公爭之。不能從。云係印光法師意也。遂罷。兄暇日一流覽之。意以爲如何。千乞賜教爲禱。卽頌道安。謹頓首。十一月十六日燈下子初寫成。破筆臭墨盒。臨時加水。故不如兄來信墨色清純。字則筆筆珠圓玉潤也。一笑。

雷兄鑒。本月因寒假閱卷。及俗務所稽。致前月例函未發。罪過罪過。來書語語切要。佩慰何極。所引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豈有一聲佛不動十方佛者乎。此語在初學閱之。只於學易學佛。兩俱難入。今妄爲申說之。易稱君子。皆指聖人。聖言如天之風雷。聖行如地之生發。有此功用。故能動天地。不可將此言行作他處言行會也。經云。一句佛謂之萬德洪名。當知念時攝一切戒在一聲中。行時納一念在一切戒中。如此念佛。卽念是佛。以一佛念十方佛。卽十方佛。念一聲佛。一滴卽海。海卽一滴。故一聲能動十方。亦不可將此一聲作六字誦作一句會也。滌嘗爲心意亂者。言一切莫管他。只要一聲佛。譬如穿鐵線。不細不能入孔。爲博觀經論者。言一切莫管他。也不要一聲佛。譬如網不在綱。不能收攝由己。此文殊普賢所以仍須歸淨土也。吾輩從師。師提出二字宗旨曰。聖功亦是體用兼備。望而無功。何名曰聖。功而非聖。何名聖功。故知此一法門。決非空言小謹所能了之也。併以質之。兄不知然否耳。懇於暇時爲我細思之。皖人呂碧城女士。前已聞其性行。讀其詩詞。大概浪漫而才者耳。近讀其歐美之光一書。已皈佛素食戒殺矣。徵集近日蔬食戒殺法律團體者。約數十國。列表詳載。真近日一護

生菩薩也。此書廣行最爲契機矣。上海佛學書局出售。價亦甚廉。兄能戴眼鏡一觀之否。近日手足並瘳。拈毫作函。殊草草。卽頌道履冲勝。瀋頓首。陰曆嘉平初七日。

雷兄鑒。嘉平月初。補發上月一書。想已達。茲又過祀齋二日。明日將到校矣。令孫昨日來。聞起安居。甚慰。與之談至昏黑。始去。其器識頗溫厚。大有可造。惜讀太少。大本未立。於心地發明。將來稍有障礙耳。伊問應讀何書。因其六經未讀過。四書僅及論孟。偶舉論孟語。亦未能澈底明瞭。故倉卒間無從置答。瀋嘗謂不讀六經。不知四子之精。今驟以此語人。必畏難而不信。不以此語人。何從知天地萬物之匱備於一性。卽備於一身。此是人人所固有。與所執業無關也。瀋卽略舉數人告之。諸葛亮之躬耕。朱買臣之負薪。韓康之賣藥。嚴光之釣魚。其人之氣象。必有溢於耕樵賣藥釣魚之外者。此不可不心儀之。伊亦以此言爲然。兄於課暇。能以函啓迪之。再由瀋引申其所未圓未備。不敢辭耳。廿年來。視佳子弟如拱璧。自慚非良匠。每以疚心。又不肯爲人師。益覺材之少。實非爲謙。兄當能知之也。老友漸稀。有如秋葉。兄七十。瀋六十四。大事另一問題。總須先攝心於至微。方能保身。至今終日觀書危坐。無稍倦。燈下猶能作蠅頭小字。願吾兄爲我一快慰耳。聞兄齋菊尙精采。寄上番餅十枚。侑兄持酒相賞。亦爲菊賀也。一笑。手肅卽頌佳勝。瀋頓首。

雷兄道鑒。得二月廿一日函。知感冒已癒。甚慰。春假七日。原擬赴揚州一行。已與友約定。因候鍾山來客一晤。旋又陰雨。遂未成行。初意由揚可至泰。謀一小聚。今知一切行動都是機緣爲轉移也。鍾山氣體甚好。微有老態。可放心。瀋前與兄言。一句佛可動十方之說。係就實際理地言之。若已了此義。仍須指珠執名。以俟純熟。此一定之義。兄之慧或不疑瀋爲反覆也。緣近日與友談及。又多鄙視朝夕清課。誠爲誤會。故聊言之耳。今孫女一文。清腴中時有警鍊語。難得難得。初爲文可用此體。易於下筆。

。稍久仍須作長篇。有結構時。無論何體。自成片段矣。兄意如何。今將原稿附還。妄爲下墨。希察之。寄上徹悟禪師語錄。戒淫保壽錄。山右誠獄記各二冊。亡友王木齋遺詞一冊。共七本。囑寫狹長小對。定報命。但先有申述者。拙字已不佳。寫狹長之對。如在竹竿上滾錢。官溝中跑馬。殊難有使氣之樂耳。奈何奈何。前日例函。以稍俟誠獄記刷印裝訂。故遲至今日。勿罪。餘再佈泐。卽頌大安。瀋頓首。陰曆三月初七日夜三鼓。

雷兄鑒。前得手書。敬悉邇來起居安適。極慰。頑軀亦安好。惟胃口有小病。現加醫治。決無礙也。龍宛居士衷論一書。昔年曾一讀。未了了。再讀一過。服其辯博精要。此次又細讀之。其糾正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亂之義。自足補雲栖靈峯之缺失。而措語似稍過。又云。千餘年來其能依訣真修實證者。省大師外。竟未見有第二人。亦似稍未廣。此由居士以已所修證苦心。爲人善讀者。領其意旨。正不必在言句間。較量瑣細相訾警也。瀋於佛教。篤信十惡之戒。萬萬不可犯。念念提撕。始知無一日不犯。悚懼毛豎。於淨業篤信淨土。實有絕非權說。往生與否。惟力是視而已。不知其他。以與兄相知甚深。故敢冒昧言之耳。兄之篤實和厚。同輩中罕有其倫。瀋所深敬。惟機神稍有未圓活處。似爲外境所縛。乞留意自知。此係關於默默勘驗者。萬不可爲外人道也。小對寫成卽寄。小女今年八歲。尙不甚鈍。習篆筆意可覩。體不強。故已不欲嚴課之矣。餘再佈。匆泐。卽頌道安。瀋頓首。星期五三鼓燈下。

雷兄鑒。久未得手書。瀋亦久缺牘候。始以暑假試卷。評閱填表。煩瑣無味。殊損好懷。繼則小病數日。近又酷熱異常。正昌黎詩所謂神焦鬼爛者。閱報紙。內憂外患。天災人禍。無一不相逼而來。吾輩雖未負一種責任。蒿目四顧。其能無所動於中耶。兄入夏以來。起居想安好。月初楊院石偕高壽徵枉過。寫手書並見賜天目茶。知兄近狀。楊君刻石甚入古高。君方以六書訓詁泰州方言。皆雅流。非今士之匹

憐也。惜以客多未得久諄耳。來函謂瀋篤信淨土實有一語爲未誤。此是兄正信早已先我。不覺額手。瀋初年喜禪語。漸次喜義解。最近十餘年始信淨業。然平日口頭所說。全是空泛不實。支蔓胡扯。每一自省。罪無可懺。今一意從戒字起。篤信因果二字。始決知淨土實有。再觀經典所云。過去西方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極樂。佛不妄語。故決信實有。喻如環遊地球歸來者云。有一國山川人物。國俗種種。中國不信有此。豈不可笑。同一國土且然。何況遠隔十萬億佛土。愚而不信。未足責也。再觀淨土聖賢錄。居士傳燈錄等書。種種靈異。瑞相現前。仍冥頑不信。此輩只是可憐而已。兄根性篤厚。瀋萬萬不及。願兄勿疏惰自誤。兄及壽南囑書之件。稍暇即寄奉。刻下畏暑。實難握管。求諒之。兄暑假作何消遣。令孫想已回家。第一須教之讀論孟。將來方能自立。心所不能已之言。兄當能鑒之也。東南旱象已成。泰縣田畝若何。今以番佛十尊。爲兄浮瓜之需。頑軀粗安。餘再佈。此函側坐膝榻上寫。萬勿令人見也。匆匆。卽此暑安。瀋頓首。夏歷六月五日。

雷兄鑒。接到滬函。甚慰。腰臂酸楚。此或老人入春常態。近日曾療治否。決無大礙。函中云。見闔閭窘狀。及聞北客所談。未免殷憂。然皆妄動無益。惟有痛自儆省。求一心之太平云云。甚是甚是。細察此語。瀋仍有不得不言者。見聞二字。便是色聲。二塵無人能離。無時無處不有。若云動心。則不勝其動。卽是爲塵所擾。失本覺矣。不必佛言。卽書經稱舜烈風雷雨弗迷一語。何嘗不是修正定義。心本太平。儆省以求。入細入廣。大則不誤。若於本太平者。再求太平。恐愈用力愈不太平。不必佛言。卽孟子言。不動心而有勿助一語。何嘗不是修正定法門。兄篤實過人。眼力精銳。會通處微有不足。此雖無大礙。恐怡然渙然之境便少耳。幸垂察焉。銅士先生索書拙詩。爲錄舊作二首。壽南索書。亦寫一小幅。以償夙諾。因有餘墨。又寫小幅寄兄。亦舊作二首。一併付郵。到時請兄分致。瀋懶於爲詩。所錄二首。

似微有寄意。未知兄云何耳。並望指疵。鍾山臘底來。得聚晤。其氣體已復元。可喜之至。瀝亦甚安好。因事須至南通一行。乘由火車至蘇。留一日。至滬留一日。乘輪船至通州。留一二日即返。蓋不如此。不稱勞人草草也。行期當在春假中。一切再面述。此覆。卽頤道安。瀝首。星期四日燈下。

雷兄鑒。別來兩月。未得兄函。想起居安好。瀝亦因俗務煩瑣。未得一致鑑候。想能諒之。近日外交風雲。令人憂慮。前函答兄。謂聞見即是聲色二塵。不必爲其所擾。兄今日或疑瀝言未免空談理論。殊不切要。又言之理論雖空。不爲所擾。便是實實得力處。兄但觀歷史。自五胡亂華。至於遼金元侵宋。明之倭寇及張季流寇。彼時中土人民。是何等塗炭。而其能支柱危局者。安祥堅定。是何等識力。史傳頗不乏人。何況吾輩伏處草野。無所施其力。憂危本於良心。擾亂亦無絲毫益處。疾風勁草。士亦須有氣骨。方是出處一貫之學。不當專指有位者言也。恐兄過憂。故以廣之。不知兄意云何。瀝刻下預備考閱試卷。大約一星期可以竣事。原有北行訪友之意。此時只好從緩。修屋負債。家人頗以爲悔。瀝笑謂。若早知夢中尿牀。便醒了起來矣。下學年事。不關一人。聽之矣。兄暑中是否回泰。乞示知。以便下次通函。鍾山無信來。兄處有信否。抽暇手泐。卽頤道安。瀝頓首。星期一早晨。

雷兄鑒。奉手書。知兄已復元。甚慰。瀝春間已決知兄之必能復元者。以兄生氣猶能與病理相持至數十日故也。左臂雖未愈。諒無大損。顧圖河詩云。攝生留小疾。亦有至理。吾輩於世出世間略有解悟。室花寶鏡。任運騰騰。漆園德充符一篇。大可爲吾輩鞭策也。兄歸里就一小事。甚好。瀝亦仍就舊館。餧粥之需。不得不隨人僱僕。正考父且然。有時亦頗以自壯。告兄一胡盧耳。近世學風與世風俱不堪。瀝常私憂之。然推其原因。全由不讀六經四書。則廉恥不明。立身無本。不讀通鑑。則利弊不明。亂政日

多。記前與兄言。此時當看剝復二卦。消息天然。非關人事。又不覺爽然自失也。年來心益虛。氣益下。借此爲養生術。似有小效。終日賣書。亦漸能知其本末是非之所在。此事甚樂。亦無從爲他人道也。兄在滻時。屢欲謀一奉訪。終爲俗冗所羈。久而未果。今兄返泰。想已安抵矣。中大開學。恐須重九前後。擬拘暇來泰一晤。亦無定期。此行若成。求兄祕密。瀋不願見人。尤深惡酒會之聚。子愚能否一晤。臨時再看。亦不欲援及病軀之意也。卽頌道安。瀋頓首。八月十一日。

雷兄鑒。兩接手教。具悉一切。承惠四十國幣。謹拜高誼。但<sub>瀋</sub>方有潤屋之富。而累兄老年客途所耗之入。尤於情理未合。亦心所難安也。今以奉贈作藝菊之需可耳。館事仍舊。聞之心喜。如此賢主人。實所罕覩。非兄學行。決難使人信仰至此。瀋默數同輩中。除鍾山外。可與語者少矣。平日往還。都是敷衍門面。從無切骨之談。偶然論文論字。亦同游覽市場。品評美惡。卻非買者。故<sub>瀋</sub>亦不願聞之交之也。兄近來起居若何。前云有失眠之症。已好否。夏間仰宣之女公子來。云兄嬪於擔管。此亦七十翁常態。故未作函相質耳。鍾山自夏間回寧一晤。後亦未得其消息。<sub>瀋</sub>眠食猶昔。亦健談。兄何日返滻。最好約定日期。就京江旅舍作竟日之聚。爲至便也。兄自稱不明不強。固是謙諱。然亦吾輩切已事。有暇能舉自勘或疑或信處見示否。專此卽頌道安。瀋頓首。中秋後二日晨。不明不強。在他人只是滑口語。兄必有所據。正好一商量也。

雷兄鑒。此次在京江旅舍暢談。極快慰。不意韓昌黎作二鳥賦。劉青田作二鬼行後。又有吾二人在風燈細雨中促膝對牀。喁喁于于。無一語及私事世事。雖未敢徑張古人。亦塵中所罕覩也。惟與兄默契於胸可耳。昌谷詩注。妄爲批斥。請兄細觀之。倘有未當處。乞明示。<sub>瀋</sub>從不自飾己非也。閨範小疵舍利記

。亦求見教。瀋意讀書以理爲準。不必問其爲何人所作。反有所偏袒。兄意云何。此佈。卽頌道安。瀋  
頓首。十月十三日晚。

柬徐一驥

一驥足下。僕尤不工爲詞。惟好之故樂觀之。尊作已奉讀。竊謂詞難於詩。全在會意尙巧。選言貴妍。固不可歇後做韻。尤不可滿紙詞語。竟無一句是詞。卽以花外詠蟬兩作而論。僕最喜其前一首。晚來頻斷續。都是秋意數語。若一味寄託。反少意味。僕錄清詞四家。於碧瀋尤慎。亦因其與花外面目太多也。所錄四家詞。暇當檢出呈政。嚴則有之。於晦澁纖艷皆不錄。非得已也。

改李繼羣張母七十壽序

惟太歲在昭陽。作噩星紀危七星之孟冬。吾友銅山張君令貽衷一兩昆季。以母太夫人七秩華旦。將就金闔。重邱稱觴爲祝。禮也。某等與兩君通家託誼。息壤同棲。或撫塵論文。或隻雞招局。機雲比屋。呼隔席以聯牕。羊求高踪。來萋裳而論昵。以是飮聞穆行。久式禮宗。豈有嚶鳴出谷。早通友于之情。兜觥在堂。反映康強之頌者哉。恭惟張母朱太夫人。寶應朱公房山之長女。系出高門。幼嫻內則。喜心爲窈。婉媛溢其飛譽。端操有踰。散朗標其惠問。故知翔鳳一覽。惟高梧始棲。種玉五雙。非藍田不美。其歸我資政公申甫先生也。以懿佩之相莊。得笙鏞之互屬。姑恩有齒。女史成篇。曰和曰順。人無間言。必就必親。家無廢事。果也雙鈴落於懷中。三珠擎於掌上。當天下需材之會。有家室和平之庥。郎君官貴。鴻羽正可爲儀。林下風清。象服稱其儕老。無如資政公以愛日方春。宦情似水。乞閒身以承色笑。思報國惟獨文章。青燈有味。蘭薰芳澤之書。白華誦詩。夕餚晨饑之薦。終以未及伯玉知非之年。遂赴長吉作記之召。太夫人四年榻畔。屏軀與瘦影相扶。五夜鐺前。藥味共貞心并苦。吁其戚矣。天將謂何。家學最貴世傳。女誠尤嚴閨內。太夫人銜哀成教。以母兼師。授晏子所遺之書。畢向平未了之願。雖公儀之

家。無煩織作。而文伯之母。不少憂勞。洵可謂虞恭內政。榮曜中閨者矣。及乎餘貽罷丸。兩玉爲班。兄則讀律於西曹。弟亦觀政於農部。伯歌季舞。遠迎就養之車。男唯女俞。爭勸上都之酒。昔荼今蕡。樂可知矣。然當是時也。京華雖滿冠蓋。國勢實類蜩螗。太夫人知廢知興。冰鏡在抱。致忠教孝。家國兼籌。因慨然謂曰。樓臺雖云近水。已值天傾地岌之秋。富貴儻來逼人。甯非虎尾春冰之禍。與其覆餗懷憂。猶攀龍而附鳳。曷若挂冠養寂。常弄風以吟月。太夫人提耳一言。兩昆季奉身並退。灼知世變。驚母髮之已蒼。何以家爲。知兒心之如草。惟時海陵夫子。闢道吳門。育材廣廈。想唐虞之盛。多曾閔之。傳。太夫人卽令兩昆季先後來受學。里依通德。家承賜書。童冠與偕。斧藻並飭。式金式玉。雅度儼其可儀。吹埙吹篪。高堂聞而咥笑。在昔狄梁公姨母盧氏曰。汝相自貴。吾子不欲令事周。二程子母侯氏曰。從善師友。吾惟患汝不能屈。以今方昔。少二寡雙。至若慈愛之推。溫恭之著。贍貸每及於六親。卽周尤矜於孤弱。食設醴如楚筵。命孫敬傳。臥廣幅如孟被。教子留賓。循循焉。熙熙焉。過門者如水知歸。聞風者不衣自暖。宜其壽隨年茂。慶與善俱矣。今者承顏春永。棣萼相輝。繞膝飴甘。蘭芽並秀。黃花香於晚節。莎竹覆而多蔭。潘安仁板輿之奉。正樂閒居。孟德耀稚髻自安。早懷遁世。某等幸詳懿德。獲拜後堂。欲馳烟墨。修女憲之篇。未解宮商。譜壽人之樂。惟念令貽衷一兩君者。德業孟晉。才望足欽。廣集河汾續經之書。實秉仇氏三遷之訓。大孝養志。豈借還丹。至德引年。何關真誥。滿秋光於玉杖。徵貴壽於瓦當。驗以人天。有同蓍蔡。所願言符莊叟。以八千歲爲大椿年。更看星近璣池。當五百里有賢人聚。聊陳頌禱。敬博軒渠云爾。

陶孝子家傳

光緒某年某月日上元陶佑霖以其考妣孝節事。上之大吏。旌於朝。詔如所請。又某年佑霖官主簿於德清。郵狀來勾文。余惟佑霖能謀所以不朽其親。將使邦之人得所觀感。日進於風俗之純且茂。理得而意美。

。於法宜書。乃按狀次之。以廣其傳。以列之家乘焉。君諱某。字某。少孤而貧。性孝友。壯游於四方。與人交要於誠朴。鹿鹿未有畸行。故人逐弗有知君之深者焉。嘗剗股瘡母疾。親族亦尅知者。咸豐三年癸丑粵逆陷金陵。君家已僑於蘇。每登高邱四望。故鄉烽火。道路梗塞。蘇城居下游。當賊衝。知此非奉母所。恆憂憤泣下。十年庚申。蘇州陷。君益無所爲計。倉卒謀避地。不自羸弱。母於背力馳。家人急足從之。俱弗及。以是君與母獲安免。初君有兄旅常州。蘇城陷。母憂無可致問。洎是亦來尋母。值於塗。憇母弟無恙。以次問細弱。皆離散矣。遂以憂卒。未幾。母痛子亦卒。君益慟曰。吾以母故。不徨卹家人。致吾兄死。今吾母又以死。天乎。不肖之罪。乃至此極。絕水漿五日。泣盡赤。殉焉。年四十口。又口年。與其妻曹并得旌於朝。曹孺人。君之配也。與君相失。亦負五齡子佑霖竄於野。旣又轉徙江南北。貧無所得食。幾死。孺人故家子。不任跋涉。脛血縷縷濡其履。憊又幾死。然嘗自痛楚。恆風雨露宿。孺人必拾農家敗囊笠被佑霖焉。喜佑霖亦漸長。暇知叩父及祖母何往。孺人雖漫應之。益飲泣。冀他日聚述佑霖幼時語。當得父及祖母歡。猶足自謝責。孰知慰於心者未及。而君殉母耗之踵至耶。自是教佑霖益嚴。同治甲子金陵克。始絜佑霖歸。竭其十指。俾得就傳讀。又口年。佑霖補縣學生。親故多以孤之成立來相慰。孺人不自喜。但詔佑霖前。觀縷君之純德三行。人未盡知者。與母子得不死於孤寡之故。佑霖方稚不能記憶者。且涕且口述。致佑霖亦失聲慟。嗚呼。柏舟之貞。孺子之閨。志亦可悲哉。某年卒。年四十口。論曰。秦之良以臣殉君。國人賦黃鳥。子殉母死。古罕有聞者。君母乃過歿。孔子稱觀過知仁。然則君之孝。君之能愚之爲之也。矧其型於苦節。又足以存君孤。副君志。君以愚食報。造物實憐之。非不孝而不自愚者之所及知也。愚亦顧可及哉。佑霖官德清。自待宜厚。顧名思義。所以報其先人。當何如。

葉戩門家傳

君諱榮。姓葉氏。戰門其字也。東台人。世業商。君年口口補縣學生。旋食餼。屢應鄉試不售。君益勤於學。睦尹某。獨知君。聘君主講邑中南沙書院。生徒蒸蒸。口年丁外艱。服闋。清廷科舉已久停。君援例以按察司經歷赴官山左。時官山左有聲者。鄧觀察璞君。衛觀察精卿。皆折節與君交。有鐵芥之契。然則君之所以自待與兩觀察之能知人。概可知矣。于役河工。風雨中積勞。幾致痼疾。辛亥政變。遂歸里。清素安雅。一如諸生時。鄉人夙重君。事必就君謀。推爲祭酒。君故才敏。於桑梓間。一以息事爲已任。初邑有衙田。乾隆時籍沒徐氏遺產也。向歸憲吏承領召佃。弊與年積。莫有敢過問者。光緒二十七年。邑紳某私買千餘畝。以定額退佃細故。致佃衆大憤。互械鬥。官徇紳請。捕數十人下於獄。君念佃農愚。狃於故習。將得禍。至可憫惻。邑令有所偏袒。拘人多議罪重。亦非所以安羣情。遂走陳說利害。力爲營救。出私財無所惜。事至民國二年始解。世家子某。至貧也。嘗爲鹽商經理某所銜。會有盜鹽場包席者。某以誣被拘。君知其枉。赴官具陳。某得釋。邑有質庫。貧民苦洋價腋削。歲暮尤甚。君集士紳請於大吏。得持其平。君之勇於爲義。性使然也。其他欲造福一鄉。而志未遂者多類此。君以民國某年月日卒。壽口十口。鄉人聞君喪走弔。私謚君曰文懿云。子口人。某(下闕)

王瀅曰。文懿君旣卒之口年。其子華來請爲文。余按事狀詳詢之。始悉君行誼本末。喟然曰。士讀書視有用世之志與否耳。位高卑。時久暫。非所計也。退而居一鄉。視能和民人。扶危弱與否耳。利害毀譽。亦非所計也。君力學未得澤及民物。可謂不遂其志矣。然遠近以長者相稱道。此宜歿而祀於社者歟。觀其所私謚。蓋綜君平生。徽美備於此矣。余亦何能易一辭哉。

## 嚴子和家傳

君嚴氏。諱壇。字子和。族居泰興之東鄉。甚蕃衍。自君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皆以讀書力田。秉德弗纏。君性篤厚。首念宗祊。字。祀祀秩。族屬交孚。創鄉校以育後進。一時絃誦。光於閭里。治

家戒侈逸。事無鉅細必就親。或疑君過自苦。君曰。吾忍忘先世勤劬也。取與不苟。然審義所當爲。揮斥鉅賈無所吝。諸子就省中學。聞法政大學設館儲圖書。中央大學增建講堂。皆解橐以助。有遠學才而貧者。量佽之。罔不動於義。而稱厥心。鄉里值搆爭。就君論曲直。或不卽解。君輒憂勞如已事。必至互相禮讓乃已。以是一鄉之人皆服君行誼。凡百措置。必與計。君亦不獲辭。每冬夜設防。例計戶丁輪值守望。時君已篤老。風雪沴寒。必親周視。未有一夕懈。其他當務之急。若禦災捍患。及近年潰軍偏鄰邑。靡不緩急有備。以盡其責。遇事所不可。一無將順。雖有嫉君者。而君始終無一言一色之矜。人益交服君碩德也。丁卯年。有族私瘞父柩於祖塋次。宗黨洶洶。將搆釁。君出曰。壤地。俾遷葬寢其事。是年冬十二月遂達疾。君生於咸豐壬子十一月二十九日。卒於民國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年七十六。卒前二日。鄰村有縱火被焚死母子者。君聞盡然。謂侍疾諸子曰。習俗不遷善。忍至此極耶。吾德薄。無以益鄰村。蓋以五百金購防火新具。分饋之。當有仁人。能贊斯舉。此誠非清源之道。冀福或稍殺耳。汝曹自勿忘吾囑。及卒。遠近聞之。雖婦孺皆相嚮脣涕曰。長德逝矣。其治於人如此。子四。長寶存。清國子監生。次寶晉。次寶賢。江蘇法政畢業。次寶藏。方肄業中央大學。

王瀋曰。余讀後漢書至王烈傳。以義行稱鄉里。爭訟者罷。盜牛者改行。德化之被於人。固若是乎。此非可斯之今世者也。然今世之民。奚必不古若。誠得一二鄉老。本其信義。竭其誠摯以孚之。其所丕變。雖一鄉一邑。詎無補於風化之大。綜君平生。亦非有奇異爲人所難能者。特行足礪俗。惠足安人。至彌留時猶勇於爲義。若有迫不及待之情。此修其行以帥衆爲善。誰謂去烈久遠遂無足以風示於後者哉。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君固已知之且有之矣。

袁孺人家傳

袁孺人諱翠珠。姓謹氏。貴筑舉人謹遜軒女。貴陽袁君口口妻也。少喪母。年二十一來嫁於袁。溫謹有

儀範。酒漿酒婦必親。會口口昆仲俱客游。翁疾忽劇。鄉僻無所求良醫。則禱於神。剗臂和藥。竟得愈。獨人不知書。見紙筆輒作字。甚敬。開口口讀書聲必喜。必竊聽良久不知倦。以宣統辛亥正月卒。年三十三。子女口人。方幼小也。歲壬申。其女愈姿來首都就學。稍悉其家世姊弟。癸酉夏。復自滬來。出其弟所爲母事狀。請爲文。讀之甚簡略不備。始余譏民性日漓。親之言動多漫不省記。惟至祝壽述哀。則必飾虛詞。以厚誣所生。不自知怪。今觀愈姿姊弟。失恃二十餘年。不忘求彰母行。而所得於聞知者亦僅此。余益歎天下賢母以子女幼弱致懿行不詳者。何可勝道。此宜永念罔極。彌簡略而彌痛也。余獎不文。爲之傳以塞其悲。亦以爲世諷也。

蔣君墓表

君姓蔣氏。諱嘉淦。字瑞森。世爲江寧人。江寧蔣氏。以富饒稱。自君贈公昆季力矯纖嗇之習。上之國有大役。傾貲輸公。下至一郡邑。凡百義舉。罔不倡助。以成厥美。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非耶。至君又以仕進顯。有由來已。君性簡默。與人坦中而和。溫其有度。尤篤於孝友。時邑中陳伯雨先生以宿儒雖接後學。造次必於禮法。君東脩游其門。術業益進。初補縣學生。中式光緒癸巳恩舉人。再應禮部試。不第。以內閣中書外轉同知。之官浙江。嘗一權釐局。處膏腴而不潤。一署新昌縣知縣。一署處州府知府。所至清積牘。戢盜氛。奉牒厲行諸新政。皆不操切而事集。不懈弛而民安。大吏謹君才。上君勞勤。不知君悉本休戚與共之誼。有以浹於民隱。而與之爲通和也。世謂處家尙德。治民尙才。然傳言齊家以治國。豈非士君子先植德本。無間於父兄鄉黨間。而後措諸民事。爲董爲勸。動罔不協。而才以見焉。此殆理之確乎不可易者。初君昆季口人。同居而各異財。事至無間何若。君任其艱者大者。未嘗有倦色。有服喪。致折閱。君解私橐屢資之。未嘗有吝色。有早世無嗣者以己子後之。有弟卒而妾殉者。旣請旌於朝。復樹石以坊之。幼弱者倍益愛護之。亦未嘗有矜色。居恒念譖牒散佚。宗法失修。非爲人

之道。首捐貲置祠宇。歲時率子弟衣冠將事。必誠必潔。翶翕如畏。以故門庭以內。他人易以小嫌細故致齷齪者。君處之若無所有事。而皆雍雍秩秩。一出於敦篤之古。蓋以身教者從而治家與治民。非異轍也。旣值國變。遂罷官。居於蘇。嘗愛浙之明聖湖。每至興山僧野老相羊山水間。頓忘朝夕。蓋君天懷閑淡。自忘其爲宰官之身。人亦忘之而益樂與之交。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九。配某氏。曾祖某。祖某。父某。來請爲文。揭諸墓。按君事狀。多可紀述。獨念世道泯棼。士大夫能自樹立以爲世範者蓋尠。君於仕雖未盡其才。然考其行履。書曰。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君固能不失其義者矣。今吏治益不可問。而冒言妄行者。或且毀斥彝倫。以爲無與於治道。吾不知橫流之禍。將何所屆也。故揭君本末所以異於今之學者仕者。以爲世諷也。

### 新建石埭舒溪永濟橋記

舒溪爲石埭之鉅川。上承青陽黟諸縣山谷之水。淹淹委委。經縣治南郭。按圖志古之謂旋溪也。下合余溪匯諸水。道逕縣蕪湖入江。水性惟溪至湍悍。而縣南又當徽甯孔道。凡邑所產絲茶木石。往來輸運走四方者。非取道於是。咸紓而不便。溪故有木橋。制庳狹。每夏秋甚漲。巨流或溢其背。商販從木筏下駛。恆與橋相擊撞。橋輒易圯。邑紳陳勤吾京卿。旣憫歲繕之勞。又念川梁王政之所有事。今則鄉之士大夫亦與有責也。思爲永逸之計。蓋蓄志且三十年。而未之克舉。民國壬戌始謀諸慈谿陸君維鏞。太平陳君少舟。吳縣龐君竹卿。先自輸銀幣二萬枚以爲之倡。三君者好善利人之志。與京卿同。亦各輸巨金。於是京卿昆季則西市直刺。一市觀管。太平則蘇君慕東。汪崔夫人。旌德則王君駿生。六安則涂君壘亭。江寧則蔣君悔予。南通則張君嗇庵。天津則李君嗣香。項城則袁君述之。咸先後樂出資。復走書廣募。累鉅萬。筮吉興築。審易營創。上背下趾。悉用塞德門土。搏埴以斬葦永。旣畢工。橋長六百尺。廣四軌。孔十有一。愈益壯觀焉。費白金十三萬有奇。閱時始癸亥七月。終甲子十二月。役夫若干人。

蓋其役者爲孫君敏齊。桂君承之。而京卿猶子汝良。故習橋梁專科。尤躬自相度。久勞忘倦。均可謂勇於爲義者矣。橋成。名曰永濟。邑人旣重京卿始願之美。與諸君子之贊助於後。來請爲文。誌其略。銘之石。以示無忘。其辭曰。絃歌之鄉。靈水帶郭。四隩來賾。舒姑是宅。徒扛昔圯。穹虹聿新。乘流截險。輪蹄隱轔。不翼長飛。不航竟渡。於休陳卿。接我廣路。求深誠重。夙願迺成。康濟豈小。大河前橫。萬緣積工。千禩流澤。永俾勿壞。聲詔來哲。

清石銘

銘曰。頤乎其實乎。嘿乎其德乎。其不轉之石乎。介而不終日乎。斯則居之吉乎。

宣統辛亥。余年四十一矣。旣遭國變。閉門獨口口以顏所居之室曰清石。銘所以自慰也。

亡友楊孟華像贊

神遠以清。骨秀以英。式玉式金。烟月胸襟。君登賢書。恂恂有守。不鄙謂余。論交獨久。胡然投筆。躍馬橫刀。返自燕趙。我謂君豪。志未及伸。皇綱紐解。長歌短謠。悲滿桑海。姚江一卷。告我心開。豈悟宿命。又字續來。君心或知。生死如幻。懸懸我思。含毫永歎。

汪紹達像贊  
學繢雙池。醫踪九芝。亦儒亦仙。哲人在茲。江海廿年。志大力薄。松風之慶。高並雲壑。習坎入坎。曰維心亨。我思易義。低首先生。

冬飲廬遺藁跋

先嚴詩文。平日不喜存稿。亂後復多散佚。病中見舊作。輒囑家人焚去。縣或潛以他紙易之。今收拾殘餘。得如干首。其中多爲先嚴所不欲存者。而付印期迫。不及請前輩刪定。負疾滋深。又先嚴生平鈔校批識之書。無慮數百種。其詩文書札。散見親友處者。亦復不尠。他日當一一彙集。請先嚴友好重定付梓。則縣庸妄之罪。庶可稍減於萬一乎。癸酉春仲女縣謹識。

冬飲廬詩稿

王灝

留題先子萬松庭讀書卷子弔陳鶴鳴先生

先子弱冠後六歲師事陳鶴鳴先生因僦居萬松庭爲讀書處因製斯卷自爲記咸豐元年辛亥先生攜所著返徽三年癸丑先子隨人至徽將謁於里第至其家人云先生未返且無耗先子愕然詢之鄉人有知其事云陳先生歿久矣其遺書亦喪亡先子大慟自是余家歲時祀先畢必祀先生四十年無缺光緒十四年戊子先子挈瀆訪庵址惟門外數松存耳因呈二十八字先子云留俟百年以誌歲月云耳民國丁丑瀆病

錄

鳳篁瀘月響禪關。半是僧壇半講壇。檻外狂濤終不去。陳先生云此處松瀟似普陀。白雲回望數松寒。

歲暮感懷寄呈秦州倅汝槐六安

賢豪不常聚。造物難致詰。不見秦先生。月及兩圓缺。我生寡百嗜。書史癖惟一。得師如得官。好友如好色。雖各不得意。姓氏差可述。街西六十翁。謂高中翰德。腹笥富卷札。杜門較蒼雅。古文古音別。持論苦太新。動遭里儒叱。喜我能文詞。責我尤痛切。前年北邙山。澆酒哭詩骨。其餘二三子。各各粗有筆。王生昔攻苦。謂秀才沛。蕭寺火松節。趙生乘博士。謂明經世駿。今下世。南豐人。改官去京闕。不羈有朱生。謂秀才禮知才力可洞鑽。十日九不飽。下氣事帖括。與之數子交。接人喜得措。英英方少年。忽死忽離別。惜哉詞壇春。文酒並蕭瑟。昨者先生歸。邀我話契闊。得聞所未聞。一坐每日長。尖郤胸中疑。百端庶可揭。何期入山雲。旋泛過江月。先生累一官。自言亦雞肋。老壓百僚底。自此兩肩髮。時時蘋鱸思。挂冠苦無說。明年報滿期。何不理歸筏。江南文彥敷。況無先生近。繆張兩宣公。謂編修荃。修撰審。詞翰灑碑碣

。昨甫窺一斑。未敢遽優劣。其它諸名宿。或一面不識。偶讀傳誦篇。虎皮半羊質。先生破萬卷。小學十居七。工爲經生文。手摘六書失。隋晉考通假。唐疏陋鈔撮。新居與我鄰。亭可艸元結。他時載酒來。問字便入室。或時借書校。叩義屢造膝。自我遭孤露。東書常不發。家貧門戶瘦。遠游志頻決。奈此母病軀。語我我淒絕。飽散等飢聚。甘苦令兒察。母心豈不深。知兒性方拙。策兒通古今。告兒處窮達。以此謀一託。米鹽計屑瑣。寒或酒爲命。閑卽詩過日。尙憶先生行。東裝在秋末。落葉織江湖。里巷又風雪。渴思與別緒。落筆十指竭。十紙飛到時。封符喜初畢。倘有片言贈。一讀百憂豁。

謝公墩梅花用東坡松風亭韻

梅花爲城香滿郵。春風暗返仙姬魂。欲開不開作微笑。老幹尙積苔花昏。我訪古梅喜欲折。枝高花俯如窺圓。謝公墩孤玉梅繞。墩陰花冷墩陽溫。豈其涼燠有殊氣。冷照古雪溫朝墩。花中人亦似巢許。萬花開時香到門。問花會識謝公否。山月欲落花無言。花雖不言我心許。澆公與花同一尊。

張烈婦

張烈婦。仁和人。翁官少尉夫庠生。婦屢翁任佐夫讀。夫也所學純乎純。歲壬辰。夫言歸。夫歸明年病忽危。烈婦還家事湯藥。暗裏血淚潛潛垂。手爲文。自禱天。願續夫命祈夫痊。夫命可續妾心死。割肉淋漓啖夫子。夫子言琅琅。對妾呼高堂。扶不起。夫在牀。喚不應。夫在棺。令翁恩兒重妾罪。椎頭觸壁生何望。妾今已矣誓絕粒。日傍夫棺惟飲泣。神完志定鴆亦甘。阿翁感嘆心先酸。連理枝。死央墓。死則同穴生同衾。生死不離夫一步。君不見鄉人爭道烈婦名。有司例請朝廷旌。我知婦心如皦日。形容何人存特筆。事在光緒二十年。烈婦死時年廿七。

長二十尺闊十尺。此據丹陽記。二十二行空行一。天禧寺前三段碑。斑斑駿駿石如鐵。零星二百廿四字。此據金石記。天聖元年歲乙未。秦月己酉帝曰都。太平兆自臨平湖。如何歷陽山石本無理。使者詐言文成作皇帝。臣某再拜奉表聞。適時宮中歌舞無朝昏。但言天之福我天有恩。是年大赦開死門。印綬賜三郎。太牢祭歷山。詔爾立銘贊靈德。休徵之詞壽金石。華覈撰文皇象書。九江巧工朱氏刻。文成典重字體雄。可惜飛渡天塹來阿童。江東故國刲火紅。五十三年大業一埽空。此碑亦復傾仆碎裂空山中。一徙籌思亭。再徙尊經閣。古苔沈沈碧陰絡。宗師題後石豫題。天臺一趺踵而作。符籤不足信。字畫如有光。拓本我皆追微茫。二百一十二字尙完好。此亦據兩漢更有一十二字磨滅無偏旁。旣聞嘉慶年。此碑燬大火。舉世噴噴誣妖舌。安知此不爲祥卽爲禍。我亦不解當日橫江鐵鎖將何爲。吳王宮殿鷗鵠飛。江中半壁降旌了。禪國山頭弔古碑。

內兄秦孝廉匯生饋荔支再乞數枚戲呈一絕

君家於我婚兄弟。仙荔分來情味長。若念穆之飢渴甚。不愁消食似檳榔。

江秀才慶沅以四律見贈依數答之

門巷愔愔掩綠苔。瑤函忽對藕花開。何圖丘眼真狂士。也復低頭到不才。老筆依人王粲悔。孤桐知己蔡邕來。幾回細嚼君詩味。雋似冰梨舊姓哀。奇負於我是家風。識字偏輸兩石弓。快劍本來虛缺折。方輪何敢問窮通。高談自詡能言鴨。積債身如負蠻蟲。莫怪王郎憔悴甚。書聲多在五更中。疏狂未肯以詩鳴。李譜奇書傲百城。下筆不知今作者。買絲多繡古生先。愛才有癖甘笞撻。斥俗如仇屢

惡聲。太息當年生死友。絕交無奈涕縱橫。時與友人議論不合。

生來不解惜年華。破帽闌珊酒姬家。閱世但儲三副淚。湯卿謀云。人生須有三副痛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爲。一副哭文章無知己者。一副哭古今不偶佳人。多情思買一昏花。名心已定纔求友。擔石俱無轉狎邪。今見魯連應下拜。自居兔後是田巴。

呈秦州倅汝槐

賤子同治辛未生。先生名從東髮聞。備爵齒德三達尊。江東作者猶紛紛。豈不講席開河汾。惡氣汚人元規塵。先生卓然抱典墳。五百四十部說文。一一攬鉤其元。五經紛綸代數人。段玉裁錢大昕盧文弨桂馥汪中鈺樹玉孫。星衍乾嘉而後誰扶輪。先生手著書等身。欲以一髮維千鉤。吐納百家分故新。其餘文字皆絕倫。貧老不作王侯賓。一官又策監州勛。後進我如蟲處裨。未及親炙心已傾。日日涉獵枵腹仍。敢道此足張吾軍。偶然下筆忘醜鄙。先生胡爲笑且囁。書來許我文章能。雖能文章氣未馴。我感知已舞躚躚。退而買書借書頻。誘我力學甚矣恩。麻炬火代膏焚軼。所嗟孤露難自存。先子見背傷袁門。母老妻弱弟未婚。時時愁嘆驚四鄰。憂患驅人駒縛轍。蒺藜刺骨艾灸筋。先生慨然洗我貧。寒灰每感朝曦春。頗問起居皆如恆。讀書耄矣無倦勤。推其親親而仁民。百碑在口應不磷。如賤子者志業淪。短翼敢望廁鸞羣。雖然逢人乞米薪。年少氣猛猶育費。不受騎乘馬脫繩。筆墨之外有性情。嬌歌名酒思紅裙。非我者多頗有云。山膏好罵形如豚。惟先生或不我嗔。小子狂矣貧有根。貧雖有根心率真。自爲惡詩如鳴蟲。此事肯與儉父論。假如先生知吾情。謂我詩筆猶縱橫。大發玉聲鍼其癰。賤子頓首謹服膺。

半畝園弔龔半千

半畝名園毀。清涼山亦孤。當年住遺老。小刲感啼鳥。詩壁風吹壞。樓居雲可呼。絕憐埽秋葉。猶自貌

浮屠。

隨園

此老有真意。桐鄉官即家。天然作詞賦。辛苦理烟霞。娛母始沽酒。無兒多買花。淒涼寓公墓。空贖古斜梅。

琴隱園

將印換詩筆。東南墮玷光。老猶身報國。奈此雨荒莊。石澗梅花落。琴臺澄月涼。我來弔貞愍。絃語斷斜陽。

五松園

猶號六朝青。松松皆典刑。天教伯淵叟。來築草元亭。門小藏書圃。文高聚德星。風流何易歇。澆酒叩山靈。

陳圓圓小像卷子

獨花孤島爲誰春。回首溟雲十丈塵。如此興亡不關色。畫師纔敢寫天人。  
一顧恩深一曲歌。酒闌簫吹走關河。將軍縱負君王詔。已借陳娘殺賊多。  
玉佩珠袍二十年。延陵冠劍鎮南天。馬頭不敢膺裨翟。絕勝蕭家馮小憐。  
無奈笙歌有變聲。蓮花小偈懶他生。當時定下婁妃泣。愁絕南昌羽翼成。  
烽烟不動瓦倉莊。豪竹哀絲古戰場。若使西施老春殿。難將傾國罪吳王。

題天女圖

羣飛小妹年十五。口噴香霞鳳皇語。珠輪籠看散花來。春衣尙帶嬌桃雨。玉鏡星絲照海東。輕軀細骨步天風。兩行鸞鵠參差引。一寸蓬萊指顧中。歌聲何處吹黃竹。淺笑流光睡飛玉。翠水涓涓新篆龍。閒時

曾共璫妃浴。小立渾忘上界寒。髻高未戴芙蓉冠。碧烟裙綴紅顏潤。影落銀河自愛看。相看不語暗過首。  
。瓊花萼上驚無有。坼細誰裁月半鉤。袖長恐拂星如斗。欲行未行風抱腰。玉蓮步懶春雲嬌。接天萬樹綠於齊。虹霓帶亦東邊飄。忽忽歸赴羣真約。薄醉蓬山應跨鶴。不識人間有刲灰。三十六宮珠錯落。

雜詩

辛壬癸甲草間活。斷髮出門吾甚怍。士夫那識忠孝字。慙知天變有蝗蟲。五月十一日雨蠶如梅大。如何如何惟樂飢。每尋老蓉謂紫嗟以啼。經旬一博了白日。跌宕豈顧羣兒嗤。情知吾生本草草。看人不如看花好。滿眼東風一卷驟。閉門自署酸齋老。

秋感用杜少陵秋興韻

覬院矯鶯嘲上林。畫旛淋雨尙森森。莊嚴劫火秦灰熱。鐘漏聲遙漢殿陰。雙爵金觚愁挂眼。九龍香輦蕭  
歸心。御溝多少流紅水。欲浣春衣淚滿襟。  
嶠函紫襟帶紫雲斜。月滿行宮駐翠華。遠費供張天已泣。若探星宿海猶楂。丹楓侍從盟銅券。芳草王孫輸塞笳。一片滄桑間黃幄。長安風雨正看花。  
三邊多難月無暉。王氣天山箭影微。當道老猿空棒喝。諸陵歸鶴帶魂飛。烽燧虎落星遙報。楚漢鴻溝約  
近遠。一戰回頭驚趙幟。長城自壞野花肥。  
全局難翻已敗棋。河山花鳥總銜悲。牽羊帝胄鉤猶秉。刑馬盟壇會幾時。父老中原愁火熱。金繒絕國禁  
輸通。車塵何日迴龍轡。獨倚天南有所思。  
恩重神鰲總戴山。幾人功罪有無間。生逢明聖嬰秦法。氣作風雲輩漢闕。節度龍軍終馬革。門庭多孽泣  
龍頸。元戎一纛天王地。聞道雄師奉詔班。

津橋歇浦莽回頭。番屋連雲氣不秋。紫燕黃鸝常辭國。南船北馬自邊愁。生憎急羽飛軍鵠。敢倚忘機狎海鷗。衣帶一條天水碧。幾人戮力在神州。

安劉爭策補天功。穩坐波濤百據中。葑草蘿殘疏禍水。旌花開老奠清風。頭應湘雪愁成白。人愛江雲晚更紅。畢竟武昌魚味薄。歸來建業號漁翁。

春潮流恨水逶迤。堅臥東岡願守陂。媚世替慚顏鐵甲。洗兵誰挽海條枝。妖書怪牒文星闕。豪竹哀絲御

座移。自是口口能誤國。江南花落淚雙垂。

### 湘水寄木齋漑上

湘水茫茫信有無。紅蘭愁夕碧雲孤。天涯能寫蛾眉怨。只有紋秋屈左徒。

### 東羅申田觀營

河山重秀後。元氣在高門。恥與時賢迕。眞諳吾道尊。性情關治理。王字戀君恩。回首寥天雁。蕭蕭樓影昏。集石思兄溝。斷豈生命。鵬心猶縱天。風雲渺難接。窮窯爲誰妍。片硯墮塵埃。深樽酬大千。悵然一孤笑。跫突可能賢。

### 宣統二年與徙道人撮影既成因題五十六字

徙南六十我四十。歲在庚戌冬仲日。翩然來訪意何攀。脫手贈我鳴琴一。古人交道淡而密。如絲合絃桐傳漆。雖則紙上道俗別。有不別者此琴識。

### 贈別王徙南道士

人生聚散知無定。亂世重逢似夢中。古屋宵荒燈照淚。衰年心苦梗隨風。得安眠食全微命。何用江湖數國工。應憶南朝水雲叟。抱琴歸去等冥鴻。

辛亥中秋病枕作二首

墳門宿負等追北。擁被屏軀託靜便。一悟慚除身業苦。多憂轉益道心堅。蜩螗斯世從人沸。清冷中秋付醉眠。倦卽拋書醒還讀。夜來窗月愛嬋娟。妻孥病似溝中瘠。令少呻吟亦大難。樂鼎粥鑑母餘涕。戴天覆地我銜酸。蘭心露重經秋弱。竹語風疏更夢寒。有弟江頭憶家切。書來猶是訊平安。

雜感

橫流滄海不可極。一渺江花薦早秋。繢几涼生娛墨戲。屏風清絕鑿茶甌。屠龍意技今摧剝。攬鏡功名古謬悠。日暮仙山鶴書少。頽雲喬木恣神游。

病不能寐明月在牀偶然成此

一燈回向萬人海。眩眼天花露電虛。稍覺清鐘消智火。沈思滿月望方諸。早衰何補衆生病。多刲自嫌精進疏。檢點檠盤與禪榻。青山甚處覓安居。

夏孝廉仁端索錄拙著詩以應命徵翼定盦體

狂汪述學世欲殺。才巍古微祖者希。仁和中書老徵省。怒墨亦逼星斗飛。文章經世期有濟。幾見天馬詫馴機。同源何必詫異派。數子不作吾誰歸。

鄰東雅捉姚綠督。謂聖坦丈。一字綠督。捫腹數典三千年。君才傷骨只太俊。萬卉搖眩心纏綿。我抱莊騷泣山鬼。肝肺太古陶哀絃。登高茫茫淚滿把。瘦郎忍誇枯樹篇。

觀水漲有作

雨潦秋更漲。菰蔥被田野。十達九不達。水可半扉也。居者屋如蝸。行者舟當馬。舟車至爭道。鞭策互

撓惹。候退未有期。奔風雨連灑。默默窺天心。兀兀淚滿把。民貧卜世亂。生事久云寡。飢渴乃並至。盡日水光下。倚閣歌漂搖。誰與司牧者。

雨後登樓

一倚簷櫺翻百憂。谿光殘日動高樓。絲絲鬢影秋相照。額額城陰濕未收。遠有鴻聲連大野。暗疑天意助橫流。西風蕭瑟霜葭晚。冷眼危欄送去舟。

孤雁

秋田經水浸。孤雁到江城。此計汝應誤。離羣魂易驚。等無遺穗拾。休作不平鳴。處處猶矰繳。單寒念爾生。

觀雲

入山雲易閒。出山雲易變。波濤起虧守。萬態逐風旋。助晴有嬌色。送雨忽成片。口口口口口。無心看不厭。

青溪舟中癸丑三月

差差新水碧容刀。搖影林亭散燕勞。曾貫春醪孤艇在。莞蓬山笑亂雲高。天低可杵餘喬木。頭責從人指二毛。贏得樽前今昔異。荒灣淒唱夢細飛。

癸丑五月十四日陳散原俞觚齋招游焦山三宿松寥閣賦詩五首

焦山落我眼。影秀浮蓬壺。帆舟曉日明。微風綠蠕蠕。樓殿拍水飛。牒石肩不踰。檼碧架高雷。江淮來委輸。湫洞鬱無聲。一噴碎萬珠。茲山古天險。嶽嶽特百夫。歷刦當流中。氣尊骨不枯。着我來振衣。疇寫凌風圖。

陰涎滴蕉洞。捲危半株頤。老僧臥江光。夢穩心磨他。方知出世法。艱苦棲松蘿。不受塵網娶。差免孝

然呵。摩頂猛自思。此意我則多。杳聞定慧鐘。晚僧課多羅。柏古挂冷霞。到寺屢摩挲。默誦南巡碑。何者非逝波。

堂頭出寶墨。文楊雙精忠。是日觀畫卷子甚夥。不獨信國與樹山也。浩氣在白日。灑之爲鸞龍。幼熟二公事。歌哭驚羣童。余幼時多聞母說古忠孝事。記母憫我愚。犒我梨棗豐。忠孝斯本原。養正幸及蒙。自此母輟講。我耳非如二公者。輒涕泣不已。兒拙令養薄。學荒德未崇。又爲溝壑民。對此心忡忡。

松峯晚共飯。客散江樓寬。前一日有數客同來游者。散原脚不機。冥對天星寒。飄蕪澹蕩人。感歎在雲端。頗恨萬象閉。無月無好觀。茲游豈失時。冰丸正團欒。盃筭甘冷啜。就枕各不安。冥冥風揭簾。微微露侵欄。象山暗如几。倦限時一看。似有空外音。慄魂聽風湍。

江山壯南戒。將歸造層顛。渾渾元氣包。高祿風埽天。佛光黯危樓。木末冷眼懸。坐見百變滅。沙鳥雲烟帆。吾身亦鄰虛。吸習煩塵煎。純思久不飛。終冀佛見憐。息影茆蓋頭。寸壤隨前緣。高擣辭山靈。神恩永絰綸。

自焦山渡江與行十餘里至琴園候車漫賦此篇

江光欲濕人。篷底別金蒜。歸途觀勝賞。夙約期踐半。瓶齋久有甘露竹林之約。是日又未果。竹林烟鐘深。甘露崇臺矣。鳴  
猿候已過。在眼成汗漫。微陰罩墟落。町疃風韌亂。黃塵各在頰。笑就琴園盥。訪戴知無因。騎從憩得暫  
•陳俞舊宿客。把茗瞪就案。佳構我初歷。物物寄遐玩。深疑主人賢。水竹具靈段。女布比戶織。布  
好率錦燦。昔誦大東詩。杼柚空可憲。賦役今重傷。萬命懸莫遣。彫殘更奢逸。此責究誰擔。益臣呼高  
天。盡壯思再三。幸續寒餓命。敢怨材在爨。亂世逢豺虎。贊化夢夷旦。夙有下帶憂。皦日鑒齒粲。

過明故宮

驅車出東郭。鍾阜豁明靚。循行得輦路。壞壁餘紅映。有明造草昧。四海頌仁聖。得賢輔太孫。正學受顧命。書生少大略。勢亟但憂惄。北兵奪門至。夷族過秦政。江山洒碧血。斷石氣餘勁。無補家國事。一死豈究竟。當時若早計。世危或轉盛。徒剗戢亂志。曷不從卓敬。西北易爲興。金元事可證。讀史每三歎。攬古益愁迷。興亡付徒倚。斜陽一碑正。

觀題

谿堂對秋朗。水月連風幃。兀兀繙古昔。有得如忘歸。沈吟一何幽。坐惜知者希。惟蟲信能天。意似通我微。物情轉可愛。不著閒是非。領取木樨香。與爾同息機。

題秦礪泉先生詩冊

天鳳鶴羽人間世。先生歸飛太遊戲。一笑但署蓬萊樵。滿抱秋光灑吟字。時清有味句欲仙。於今流傳當酒錢。休嫌牘墨無人拾。多少高門起暮烟。

周子穆姑丈七十徵詩呈四章

先朝數文獻。兩叟得天全。謂可園文主教生局十餘年。正有齊年契。同刊六鑒緣。傳經風滿席。閱世夢成烟。一晌書窗話。人間又見仙。

十年江上住。何異願船身。風水心相狎。蛟龍氣自馴。瞻烟動高詠。對酒豁天真。筍蕨還家老。懷哉此逸民。

坐隱棋千劫。清標鶴一軀。由來靜者壽。直味道之腴。踵息綿繩榻。胸珠湛玉盂。閒門稀客過。好夢更邇邇。

天香曆鳳桂。玉枕滿秋光。難得清時健。強於卻老方。諸郎華國器。三雅古懽堂。世事謀沈醉。何須問海桑。

葉樣如侍郎畫牡丹何青粧通政題藏者仇洙之大令屬賦詩

妖紅萬片沸如海。默默愁隨火新改。眼明忽覩絕代葩。詩老風流宛然在。霞膚月額千金難。羨君對酒縱橫看。誰言富貴空尺紙。試比長安爛熟官。

燕人李息好金石書畫年三十稱息翁又稱息老人所易名字至百十數有曰下曰哀曰凡者字有壠廬自證曰哀公有息翁晚年之作印章又有丙辰息翁歸寂之年印章尤奇丁巳二月自浙來言能辟穀七日冬常著校衣忘寒將於盛夏著棉習忘暑近又改名嬰比於再生勢不得不然也因戲贈二絕句

盜得黃芽母氣新。活埋菴裏陡翻身。英英一把寒瓊骨。驚倒驢年學道人。生有靈鬢似聖童。前身應海太龍鍾。雞窠從此忘年好。一笑回看是息翁。

輓觚廣

兀兀高齋夢不回。衝風飄淚幾人來。生疑語鶴依橋冷。清似丸蠅付世猜。接席湖光侵病骨。盤雲詩思奪天胎。漁樵舊侶知相憶。歲晏空波起百哀。

自有餘酸未退胸。塾巾孤似郭林宗。把君乳酪三旬別。夸我西湖百態濃。猶以爲言江海照人幽夢散。圖書驚眼蠹塵封。青溪又是梅花發。忍挂霜蟬弔冷踪。

花木詩屋後荒圃家人雜植花木因各爲小詩紀之凡十六首

緝珠身滿香。鐵骨母所愛。斜枝易爲古。不許挂衣晒。花時調女孫。折與丫角戴。(紅梅)千金寶一月。華發我獨舞。風亦名青風。雨亦嫣潤雨。閑門春苔深。只有燕未去。(杏)

雕玉攢密房。潔外有餘憇。山茶似肥婢。只傳兩頰粉。憐爾不作態。慣得夫人晒。(白山茶)

奉不負貧家。求女得正色。聘之詩自寫。雋事可落牘。佳種二本。俞瓢齋所移贈。余以手錄陳一顧空人簡齋詩報之。據毛氏所藏舊鈔本也。一顧空人

寢·霞衣向風側。(牡丹)

種竹萌已繁。看竹影亦好。我家多鳥雀。亦不寂昏曉。鄰僧闔然來。相向一絕倒。鄰僧初以余嗜筍難之。數年來觀。遂大拊掌。(竹)

生兒不得力。薄養念家計。忘憂聽兒讀。愈仰慈母意。進蔬有鹿葱。每飯暗隕涕。(蕙)

是身無中堅。寸心有舒卷。清涼與炎熱。迷悟一以轉。誰叩芭蕉禪。寥天青冉冉。(芭蕉)

山妻起獨早。花下沃豆汁。散髮玉光流。顧復過嬰赤。此趣兩忘言。幽幽坐風夕。(秋蕙)

書堂欹深紅。穗影風日晏。時來掠蟲網。幾點散幽草。稚女隨我嬉。爪膚解相覩。(紫薇)

枇杷夏清發。一樹碧耳耳。移植賴母力。三年高至此。佳實豈易得。憩陰且敬止。(枇杷)

小冠如雞雛。大冠如雞母。主人師木雞。學養養未久。爾亦不飛鳴。看看霜在首。(鷄冠花)

我顏難再澤。秋至忽神竦。凡花一春爭。溫此九錦寵。西風不世情。幾朵紅可捧。(老少年)

榴實秋不大。僵墮山鬼面。酸子非我歟。詎免衆所賤。所愛五月陰。稠紅點風片。(石榴)

待月月未來。牆陰露如洗。分明晚粧人。愁背窗烟裏。墜玉聲久無。懸知釵易米。(玉簪花)

癡女學母妝。偷釀海棠蜜。笑似黃臺瓜。三摘乃去七。嫣絕我有思。苔陰葑虛碧。(秋海棠)

汲古非爲名。如賣果不售。幽草四時心。寫我飯顆瘦。禮堂有遺編。年年薦登豆。(書帶艸)

後花木詩前所植數年有枯萎者續有  
所植再紀以詩凡十二首

千錢贖斧餘。鄰人將供爨。歲歲吐蠟蕊。揖我入我室。供之一瓶水。客亦不道寒。惟有笑相視。(黃梅)

暄風當南榮。香遠若相射。覺不離世間。雲光滿臺榭。使我思骨清。朗朗不知夜。(玉蘭)

好麗天與質。不寒春已盛。一株頻而莊。紺白祇作勝。風有王姬詩。穠華語非佞。(五寶桃)

垂絲瓊瑤雲。如女弱可念。穠纖能得衷。讓此紫縣艷。舉舉而葺葺。我愧好句欠。(垂絲西府海棠各一株)

刺葵相拂綴。華塢有關鎖。謝家紫香囊。常謂不佩可。采之欲誰遺。霧鬢眩一朵。玫瑰花編以爲籬又妻所深愛

殿春爭弄妝。貽我以笑嗟。先生老駕它。胡爾狎佳麗。清揚非所思。飽此好露氣。(芍藥)

蒲艾風已薰。鄰嫗饋新糉。誇我今年花。錦屏爛無縫。嫗意笑不言。乞與老馗供。里俗重午多懸鍾馗圖供蜀葵。祓不祥。

(蜀葵)

種蘿清明前。花高盆已陰。我有水月心。孰是香色界。一榻忘午風。搖除天不鑑。(荷)

簾外有舞雪。簾內頓忘暑。北窗跂足眠。有夢亦太古。非烟玉步搖。魂來倘栩栩。(銀薇)

連蜷復連蜷。桂樹香亦老。何用當風立。有麝自可寶。我非招隱流。黃雪一任掃。(桂)

移來江上秋。媚我窗下匹。秦翁能狂賞。棕亭坐高日。回首錦障空。話此淚欲溢。外舅秦承文江上有別墅芙蓉周迴可二三里。余嘗坐怡怡亭上觀之。今文歿。別墅亦久荒矣。

(芙蓉)

枯枝不宿雲。生枝亦出骨。爾家在何峯。入世偃若櫛。蠻短罡風長。老影驚咄咄。(黃山盆松)

辛酉正月日謁泰州師於蘇適退谷水仙有並蒂之異賦成一律並東毛寶老

榮事今春二老同。雙花並穗照顏紅。清泉白石通幽夢。玉瓊黃流被聖風。前一日獲觀組豆禮器。因及之。蒜髮對搖香界

影。瑞雲常護蕊珠宮。休疑邢尹如相避。取證靈山一笑中。

壬戌蘇州度歲時退谷水仙盛開因出新意爲二絕句子受賞之屬作圖

春早小娘花瓣香。嫁得江頭白石郎。郎情不盡春江水。妾向江樓臨晚妝。  
采采幾叢黃玉花。春波浮動綠裙斜。媚行嫋視何人見。幽絕西施來浣紗。

平孫有詠玉蘭詩因和二絕句

朗抱溫溫見玉山。九天咳唾好春還。公門多少新桃李。領取東風不等閒。

銀雲倚處認仙家。萬片瓊瑤映日華。聽罷霓裳大羅詠。一枝如我是蒹葭。

爲劉丙孫畫扇畫蘭花牡丹丙兄屬作畫知將有揚州贅婚之行因寫此二花并成二截句意不盡詠花也錄奉一粲乙丑六月中浣伯謙記

鳳香露重曉同看。花骨清扶玉腕闌。一種氤氳好天氣。不知簾外有春寒。  
芳如水碧懷中珮。新是霞紋眼底緣。誰信貧家工愛護。安排紙閣又蘆簾。

梅蓀以芝壽圖其弟芝房芝房索題句因爲詩三章

有魄者石。金聲玉德。礪乎不拔。志士之則。

華芝振振。古香氤氳。萬卉其瘵。獨無冬春。

石不磷以壽兮。芝含齡以茂兮。愷悌君子。神所富兮。

題畫四首

蘭

香猗猗兮杳無人。葉葳蕤兮懷我春。蕭艾滿地世莫別。雨露得天君有真。不言不笑見心素。眼纈微醒似斜顧。女蘿山鬼千年幽。誰寫離騷斷魂句。

松

山雲自深松自老。游雲自忘故山好。風枝萬撼一月定。腕底清聲眼中飽。畫松如龍誇不肥。閭世那見眞龍飛。餐松息影養皮骨。我夢綠蘿烟裏歸。

荷

纖桂照水淨不波。盤桓鬢子風香螺。紅鸚鵡草玉妃路。彷彿紙外聞吳歌。畫工苦心筆盪漫。幻花獨表真色香。大光明藏天女禪。結習未空參莫得。

竹

湖州慣寫蒼玉骨。離形得似數竿綠。烟香放眼節自高。春雨打頭簷新沐。與世俯仰瘦不辭。但恨有淚無人知。憑君筆吐青花滿。多少人間彩鳳錢。

題劉石宜寒燈課讀圖

一燈耿在眼。萬泣不及泉。兒悲誰復知。才才成衰年。三句兩句書。累母長夜守。母寒兒亦孤。兒尙爲母有。取食類蛤蟹。所悲母年徂。少壯慣離膝。空作反哺鳥。哀呼若可應。魂氣飄滿紙。風燈飄夢過。牕照淚如水。

古樂山莊圖晉江黃秀烺徵題

槩谷佳氣清且疏。林亭寥如復曠如。背拊鉢巖面玉湖。山裙水帶圍成圖。此谷舊是先人廬。規以爲塋廣

有餘。鼻祖耳孫昭穆俱。族葬何藉郭璞書。古禮上秉墓大夫。嗟我黃侯今則無。敦本革俗茲權輿。歌哭作達來徐徐。似嫌人生多此軀。非厚蠟蠟薄衣烏。謀及魂魄爲都居。大宗小宗德不孤。有亭有堂蔭四隅。松柏榆柳梅桂梧。及時可醉酒百壺。生寄死歸此其墟。一笑青鳥術何愚。作歌傳之爲世模。

題吳玉書黃葉邨圖

大蓑牛腰照眼來。湘雲楚水晚秋開。扁舟若作還家夢。過盡林亭半草萊。  
買得青山足蘋歌。詩翁乘醉埽烟蘿。無人知是江南客。深影閒門落葉多。

戊辰上詩社第三集同人再集玄武湖限七古分得陽韻感賦此篇

百回不厭問水鄉。提挈鷗鷺來浮觴。桃源今知非世外。豐潤門新有更持盞了日貞丸蛻。豐潤門之議洲渚水清溯源遠。  
•天影蕩我三人航。是日索筆海榴漸明鶯啼老。一樓萬絲收晴光。入座軒眉急茗飲。兀兀吻燥嗤渴羌。僧籬破筆  
嶺再出。不可得豈怪涴壁兼書牆。淋漓大句照一胸。有題句在壁季剛旭初前游。樓外已換青荷香。季剛旭初前游江南士女多豐昌。  
•舊夢合眼卅載強。青聰寶瑟波照席。當時年少吾能狂。亦念飢驅走京國。看山尋松日日忙。江亭晚風  
石闌曉。薄醉歸洗顏塵黃。俊游勝侶儻可紀。謂已未入都與陳師曾同游。西山窮戒壇柘諸勝而歸進入眼底爲滄桑。今年江介盛  
文謐。排日一鑿翰墨場。管墨不爲諸公棄。何意天海翻雷硠。千變百憤在家國臨觴把筆涕滿裳。誰歎  
揮戈如魯陽。詩好不如劍在牀。我老兩眼但看水。白日短髮搔蒼蒼。

失題

谿曉興夷猶。櫻筍細嘉約。橋南買酒舫。北轉境更拓。搖天搖榆柳。水色靜風幙。同舟人若仙。何美季  
與郭。傾襟飛笑嘗。果餅恣硏嚼。川光倏明晦。禽語變鳩鵲。眺聽心往孤。歡適趣領各。美游得永日。  
事往尙如昨。自嗤成勞薪。獨醒負杯酌。孰擠哦惡詩。持用博一噱。李剛云。詩以擠而工。故未歸調之。

早春玄武湖己巳年作

感春心未寧。出郭理游事。雲連非世姿。莞爾見新致。依波風絃轉。空香來何自。微陰連圓洲。杏繁闊深翠。山圍氣始益。天澹影更媚。開情一啜吸。意外得骨醉。欣欣欲忘言。勞生吾久愧。

壇居此遠市。臨麗詫無匹。我有買鄰貨。定學雲不出。行行得樊圃。倏邇舊雨室。謂孫少江家湖上老兵今荷鋤。理蔑尙師律。驚見蜀客句。示疾亦道術。尹止園前寄所著書。旋傳其殉事往各笑喟。一茗坐半月。何處鉗車聲。山眉障烟失。

同人游玄武湖詩已成余至後呈一絕索笑

鴨嘴船歸日已斜。橋西煙柳似勝雅。湖波轉處吹香雪。猶倚春裘看李花。

初夏偕友登掃葉樓頗感舊游晚循冶城至圖書館小飲因賦三首

野風交夏綠。人語乳巢依。坐割遺民席。來餐玉水肥。山有還陽泉意中薇自老。眉外鳥孤飛。惆悵今何世。

吾生暫稅繩。

山樽數疎彥。今日復誰同。謂陳伯嚴劉幼雲胡漱唐俞鯨齋陳蒼虬諸人屢游此搖雨吟情在。書雲薜壁空。一僧成市隱。萬感入飄

風。老樹西移影。遲遲錢晚紅。

古城陰自閑。登眺奈愁何。江勢隨年遠。天光切鬢皤。縱攬高世想。誰訪碩人過。一晌書叢醉。狂吟眷舊蘿。余自甲寅居館中。

與汪振之最相契。

同學友見示百舌詩讀而有感成六絕句報之

百舌詩成已費才。又聽簾外嘲歌來。草堂花竹經年悄。此意沈冥絕可哀。  
江皋門掩雨如絲。脆語叮嚀有夢知。曾是吳闈尋樂慣。茗香花氣坐忘時。  
隔林嘲出百回新。似掃陳言證慧因。晴雨不關春總好。耳邊消息問誰真。

桃李成陰事不虛。盡情啼處怕春餘。鍼砭鼓吹休相擬。聽到驚心是讀書。

出谷來廢伐木歌。枝頭好友與婆娑。陽春未罷花蠶盡。奈爾鈴圓磬澈何。  
好音相遺日希微。腸斷東風信辭歸。我是啼鵝成反舌。銜春還繞故林飛。

杭州許氏女蓮芳未婚夫死請於父不嫁養親今老矣南昌邵潭秋撮其詩文詞之述哀者爲之徵題賦此  
貞孝兩不移。羅帷鑿獨影。愔愔寡女絲。彈之老彌永。高情誰可方。萬梅一月冷。

永新李金谷以母死難徒步來江南述哀乞詩爲賦此篇

鳴音滿林促人亟。七十李母避不得。賊拽母去兩鬢白。母怒賊怒欲相斃。願決見齒母命畢。青石岡上草  
血赤。兒號尋母百踊舞。恨身不當賊魚磔。旬日殮母顏猶昔。皆裂忽胸前淚滴。義烈慈孝情更惻。見者  
聞者皆心靈。嗚呼於今瘡痍萬家泣。都似銜碑口生石。

題陳可園丈自書小傳卷子

程莊宋之風已遙。江表數文獻。皤皤可園叟。四部有纂繕。平生老駝坐。觀舌頗健飯。自協幽人貞。忽  
變天地變。沈憂首復明。世換方百眩。寒郊語窮賴。養真詎非善。孟郊寄張籍。有不如餓生接清顏。山樓  
卉初蕊。諸談獲佚聞。晚日每遐戀。丈病目獨過盜山圖書館。偕今來睹遺墨。歎逝歲如箭。一紙存微言  
矧匹五柳傳。高雲回風悲。後起孰與殿。

賀邵母符太夫人七十壽癸酉冬

福五壽自天。坤三貞斯吉。邵母鍾那身。七十光德業。爲女爲母妻。晚世足取法。所難真孝慈。完完在貧  
乏。偕歸古梁鴻。鬻子今劉驥。謂令子潭秋。門闌溢喜氣。一德所翔洽。家宴酒自旨。霜鬢梅可插。至樂年復

年。歲在紀開甲。

王母胡太夫人七十晉一壽辰

鶴養鳳清閑海桑。板輿林下滿秋香。前承色笑三珠樹。後起聲華四照堂。曉湘有四照堂印。薦味回甘天所富。布裙忘老德彌光。開屏一桁山如畫。相對。定有仙雲擁壽觴。

厓泉老友七十一矣索爲詩寄此以博一粲

幾官不救窮。一世畫山賣。蕭君我舊友。骨聳脫天械。自寫元氣胸。實力非狡猾。要其得力處。何者南北派。以此攝淨念。樓居神不憊。散原八十餘。有杖壁上挂。去秋來寧晤談甚健。君亦數載別。江海隔清話。昨來遠索詩。技養似爬疥。世路今崎嶇。裂齒何足怪。聞君因跌傷齒。勿徒笑翕然。老酒勸一啜。

伯宣兄余二十年舊交也七十索詩書所懷以侑一醉云爾  
甲戌仲秋

林花匝軸足盤桓。人海逢君已挂冠。今日新街談舊夢。丁香細雨倚春寒。君新街口舊居。庭外有丁香一樹。余每徘徊其下。今君移居。宅已拓爲馳道矣。

歌詩忘老太慾生。落紙雲飛女亦英。君適張氏。女工詩畫。常侍君過余。空谷蒼然肯相問。到門先識杖聲鏗。

甲戌仲秋王母孫太夫人七十壽蘇宇索詩甚懇至報以此章

三十成孤鸞。七十猶慈鳥。我聞母行誼。百艱無一渝。有子海西歸。異術方俞廬。母老亦多疾。花竹奉清娛。今年設帨辰。秋香藹庭除。臥榻神自全。祝頌非區區。色養甚芝榮。晨夕慰勤劬。古來善事親。所綱醫門儒。儒門事親方書也。蘇宇視母疾甚憂勞。故云。

采菱

泛泛水香至。杳杳蓮塘接。聞歌有人來。溼紅滿尖艤。  
因樹以爲屋。編槿巧作籬。好花總隔眼。一任游人窺。

題

何人筆得華亭似。姓字久傳騷雅兼。一回開卷一歎絕。梅香茗盃共清嚴。

墨妙流傳兩莆田。曾見余澹心手寫玉琴齋詞亦莆田人。玉琴詞客荔支仙。號。比玉自老眼忽接三百載休閒家山非舊年時聞方札中索牛脯詩有既亥還能更丑不之句。比玉自老眼忽接三百載休閒家山非舊年時聞方

戲作壺蘆圖贈翔冬

吾愛翔翁雄且妍。臨風醉影搖青天。千賢百聖嘔不盡。請看塗烏流水編。翔冬詩稿自署曰窮流水。

青天完完窮似詩。翔冬有青天窮是句非句令人心咄哉窮眼與輪似。腰腹空大誰能爲。  
光光昌昌飢不飢。莫疑此中藏異書。亦莫疑鬻賣大種。爲鬻寫作酒瓶圖。

翁未醉時氣蠢蠢。岷崙霹靂滿手提。倏而駭睡落大句。恐更驚倒太常妻。

匏錫作角土作斚。鬼多仙少眞無顏。斚有大戶不磊落。我恍遇之堯之灣。堯灣翔冬所居。

露兄交久無治習。萬蓄佳具來相撩。翔冬許贈小圓砂壺久不至。瓜瓠摩挲玉乳滑。何日放我親茶嬌。  
新泉活火香入腔。各得味外那肯降。忽聞掉頭契七碗。曷不併力敵八缸。人稱顧八缸酒

翔冬豪於飲。戲作此圖贈之。綴以七絕句。近聞止酒。頗侵我茶癖。故有末一首耳。丁丑正月日  
並誌。時年六十有七。

紀哀詩有敍

余以丁丑春患病見先慈來囑勿藥呈詩若干首明年歸見舊存稿俱失因錄出數首語多質俚故不以示人也

前母棲南通。談身世托一楓。闕冢山蕭寥。山主姓隔歲父不認。戴頭幸玉完。買土見泉潤。次年先嚴至多一墳。遂並修之。歸魂未歸骨。前母與先嚴合葬。屬後人勿遷葬。歸魂未歸骨。但招魂而已。臨風撫絲絃。

四年送五棺。骨肉能有幾。先慈陳氏。以辛酉冬卒。前一年長男鑠兒卒。次年次女瓊卒。又後一年元室秦氏卒。二年弟仲弦亦卒。一步一醉號。無告乃至此。仰視原上山。俯瞰川上水。明知此間樂。孰云天有耳。

識我爲山僧。語本出以卜。兒生竟徹瘡。不食菜邊肉。哺米汁使大。聞鐘音恆哭。搬柴運水來。何以報鞠育。

兩旬絕乳漚。如雀甫雛殼。先慈以米哀音撫而視。永念我父母。肥兒藥無靈。全活知已苟。人乾南城外舊有人瘦乾。先嚴以溼羸。時呼之云。今尙存。何怪老更醜。

我觀海寧潮。缺月在客枕。外家門祚衰。殉咸豐癸丑之難。全家投水。遇救者遂寄上元籍。誰與謁墳寢。雲昏山樓樓。江響石鞶鞶。大有陟屺悲。瞻望目流瀟。

一妻三十年。一弟五十載。曆頭歲月增。終有別日在。先後難預知。艱苦不稍待。昔饑無午烟。余子自粥。凡三年。日食兩餐。今案有餘醣。

弱魂從風至。牕紙若冰裂。空房夜逾靜。冷氣近毛骨。衆雛驚復睡。短燭坐恍惚。何處踏葉聲。虛廊影微月。

姊亡哀以思。妹卒悲且訝。自嗟蟻蠅蟲。百累替婚嫁。茹荼吾所甘。終窮吾不怕。癡頑欲訴天。人嘲鬼亦罵。

六十稱冬翁。自鞠亦無狀。有似吞鉤魚。隱痛掣腑臟。不爽誠中醫。悲滿時一放。飢餐困卽眠。七秩倘可望。謬謂六十以後名望七。

丁丑病夢先妣遠來視疾遺詩數已不悉記惟此零句尚在心中如頂願何會通一竅鼻梁斷未汝應知云云如大道希夷莫浪求懷中先要冷湫湫云云如工夫莫被莊生笑兩字炊人是大方云云並記以自箴

母歿兒存已可憐。鐫心零句益潸然。只愁空際無尋處。萬頃風濤萬頃烟。

書事

此來稱樂國。一榻臥邱樊。何處非吾土。逢人問故園。城偏歸夢阻。樓迴戰聲繁。所愧無佳釀。鄰翁枉見存。時鄰董翁

見存。枉顧。

養疴寧海路。封淚寄幽燕。謂散原翁白馬悲張劭。圍城記魯連。藏書同感喟。挂眼待桑田。何日還家去。重吟三吏篇。

樓望。此戊寅春寓寧海路舊作己卯秋始憶而錄出未以示人也冬飲記

樓居寂坐守清嚴。默誦黃庭與玉鈴。身外不知人世在。病餘微覺曉風尖。一丸蘆菔澆胸火。百變朝昏下眼簾。滿抱幽憂無客過。野花如霧雨纖纖。

初還里雜述十首

辟兵不知老。老至尙俳謔。好古有遺訓。藏書翻一階。根疏成獨活。天遠隔同懷。妹翠甥男舊僕能扶我。  
•迴頭淚欲揩。

門風雙樹寂。門前樹昨爲風拔。家具一筐貧。相識幾同調。今知非舊鄰。亂當所見世。健亦就衰人。日日繡經坐。  
•何曾惜此身。

寸草亦衡冤。懷芳辭故園。微陰當午晦。急雨入林喧。氣韻難爲類。冰霜總不言。驟經重理處。只隔舊  
蘿門。

飢餓圍城裏。辱生詎敢貪。竭居空亦適。草具惡還堪。緒性應無累。割情如不男。遙遙天外影。一蝶付  
冥參。

白雲肥可啜。唾手在虛空。塵地難爲馬。能天自有蟲。渴銜千里水。靜聽滿飄風。聚散秋蓬似。勞勞會  
此中。

盈器人所憊。算盡禍之胎。存歿關天意。江山起烟灰。久忘征戍苦。疇念鼓鼙哀。倘有田園句。何如歸  
去來。

休論身外事。空處只蒼寒。老樹禿無影。孤雲閒可觀。驚風吹世換。晚雨逼人酸。是相還非相。簾明光  
滿欄。

去年齒頤二。今年牙落三。落勢如臘蠟。又如稀髮聃。大聲漱月魄。華色膩雲藍。更有無言事。來人只

筆談。時方略  
血。

月牆綠蟬鳴。風樹語鶴鵠。纔是還家客。何堪撲杖游。叩門惟立壁。觀化盡浮漚。穩臥藜床聽。人號雜鬼啾。

不鳴復不飛。信天翁自肥。漸知死有命。初得定無依。花發門關早。腐寒客過稀。青山鐘梵定。遙念幾人歸。

### 題漢廬豐碑拓本

殷孟倫自蜀來持以相照云此新出土吹角壘古碑泐甚不可讀余按此碑金石家多不著惟遵義鄭珍有歌一篇今按碑首行建安二字甚明又廣修皆與鄭說合因從之並爲詩曰

建安寶劍鎮蠻方。鬼守雲蘿漢火涼。此石自存吹角壘。何曾邪許到山堂。鄭據墓隸碑目及輿地紀勝定爲山。卽巢經巢也。

果是廬碑歲已千。所悲塵海幾桑田。土花滿掌難剗剔。卻憶宣宗廿九年。按鄭曾遣其弟璉於道光己酉臘西所拓。也戊寅四月既望。冬飲居士王瀾題。

### 紀夢詩

余夢爲同官所誣某公白之始得歸某公子來屬賦余曰不敢辭視其題蟹胥賦也語不悉記因並誌之張網爲帆計已疏。還家猶及勵春鋤。驚心昨過投金澗。淚滿江風賦蟹胥。

### 次吳霜厓除夕韻卽東璞齋

方昔何暇辨吾衙。野哭聲中度歲華。亭下勞勞傷過客。尊前可可憶唐花。貧知到處居非易。老悟浮漚住卽家。滿地干戈滿天雪。危樓閒坐聽蕭笳。

春感再次吳韻東璞齋

胡蝶成團蜂作衙。相將空際鬧春華。縱橫汚我奔車水。歌笑隨人墮溷花。近日徵歌者必至東花園一帶未必桑中堪有喜微聞江外欲無家歸飛燕子驚心甚壞蝶猶然隱亂笳。

三次吳韻東璞齋

平生未解是趨衙。夢裏何曾錄夢華。直以孤心況明月。慣攜禪意看溪花。乾坤欲毀方知蠱。風火能閒自有家。卻笑襄翁窮不死。又來江上聽羌笳。

四次吳韻東璞齋

萬柳援天綠可衙。日長殘卷對南華。化鵬擊水心原壯。腐鼠驅人眼未花。果是蠅且難別味。繇來野馬易忘家。劇憐羈旅江頭客。一樣臨風數怨笳。

五次吳韻

荒烟斷磽指官衙。彷彿遺民識翠華。一片燒痕連野草。數株破屋見鄰花。攝生方歎身爲贊。閱世真堪心出家。金冬心自稱。多少鷄蟲爭得尖。不驚鼓吹但驚笳。

友人因小嫌失官作此嘲之借吳韻

誰書何必更趨衙。作計非時袞已華。座上幾人嗤伏孺。眼前何一不空花。江湖滿地將安托。風月無邊卽是家。但食蛤蜊謀醉倒。頓忘空外有鳴笳。

友人書來頗自咎再以二詩廣之仍借吳韻實則已七次八次矣  
豈藉岷崙與押衙。休因淪落怨鉛華。風高易轉凌空絮。雨重難沾惡溼花。懶似楚康偏學鍛。別如杜甫欲無家。遙知別有傷心處。墮淚非關塞上笳。

黃紬臥久放朝衙。又逐輕舟訪麗華。得寶漫歌忘未疾。問天何事雨新花。法華偈云。天風吹萎。更雨新好者。錢輕原可

同榆莢。飽死將母嗣米家。愧我白頭稱蕩子。枕前猶聚九邊笳。用駱右丞蕩子從軍賦。

九次十次次吳韻璞東齋

避兵徒步委趨衝。波暖何曾看日華。老友驚心成宿艸。謂陳散原歿於北平。春城轉眼見飛花。魚游濠上洵知樂。

鼠踞書叢未是家。卻憶彼姝樓上望。補裙高髻奏藍笳。

遺書忠孝屋堪衙。豈借皇華與白華。十口窮居見天意。數堆故紙逐風花。所藏明初鈔本楊城齊集百餘卷亦失去。但求餓渴無心害。自有文章屬作家。謂韻君璞諸人。空際冥鴻君莫笑。那知世上有悲笳。

寄蜀中友人

退篋思嚮已自嗤。衝風何用更禁持。生乎今世天將間。壯不如人老可知。別後衣冠成襪襪。倦來談笑付狂癡。蜀江飛下蛾眉影。名酒猶堪酌一觴。

寄牆翁十二韻冬飲初稿己卯六月

詩翁熊熊發酵胆。肯事蟲魚寶鉛槧。寄句乃與冷鐵似。大樹那有蚍蜉撼。盤空欲窺日月背。入海慣摘睡龍頸。得句得珠如得仙。滿把珠光不能掩。我昔就翁聞詩法。虎氣逼人兩目耽。此字從目不從耳。洞微何惜金僕姑。滌筆可盡玉齒苔。造境造句要自得。彈壓靈怪歸平淡。我聞翁言心骨震。問胡爲然自視歟。翁本嗜酒今嗜茗。偏師犯我意敢敢。盧仝作歌聊自娛。周仁溺褲悍不喊。翁倘畏虎時噉人。宋熙寧後茶禁甚嚴。故謂茶爲草大蟲。請渝新泉浮檄灑。

弔瞿安

兵戈何處不玄黃。回首吳門共舉觴。風雨叩門君莫忘。去一燈閒坐百嘉堂。君所藏明嘉靖本有百種。因以名堂。君主潛社盟。長板橋頭好放船。滿腹牢愁一聲笛。但逢井水弔屯田。

自春徂夏無雨枕上成六句明日足成一律  
詒甸成龜兆。羣生籲大慈。蟻通官不瘞。龍見祭無期。禱雨之典廢。惟農人以土龍游於市。火色燔雲片。陽聲燥鼓皮。偶逢老農話。豎歎半然疑。

數日得雨再爲一詩

澗甚訝天漏。搖搖夏屋鐘。四郊回摸虐。八口慶秋登。飢饉憂仍伏。雷風勢欲崩。平居心自訟。涼意與騰騰。

連夕大風雨木拔牆傾明晨知江圩無恙風雨未息存以待刪

無家休問歲。人語聚烟蔥。堤險蛟龍狎。巢傾鳥雀傷。風搖瓦湖白。雲合一天青。老樹盤渦裏。夜來聲更狂。

朝暉一首戲仿梅聖俞五平體

愁來如春風。花飛樓西東。羅敷近朝暉。開屏雙顏紅。

前一首仿梅聖俞五平此仿梅氏五仄備體而已不足晒也

紩開日易晚。薄醉且就枕。被冷夢不熱。我比蝶瘦損。

梅夫今年移居隨園適其母大人六十九因以爲壽

何用倉山具主賓。無邊風月總清新。贊來作客兒扶杖。到處尋花鬢有春。老厭兵戈飛酒盞。澹依蔬筍似

鄉親。明年喚出諸孫戲。玉色當門屬阿莘。

答蘇字

學儒未學醫。五十氣猶勁。十步九欲跌。不識軟脚病。走詣蘇字診。喜與我同姓。撫膝無殘碗。絃約三寸徑。初貽繞望策。君贈手杖。再叩原壤脰。此笑不可療。止缺維他命。流汁融粧糠。懦然滑其性。血壓詎足憑。諸語亦爭勝。君謂余體瘦。只爲老秀才必不中。余謂君體肥可賀耶。其後神筋惛。擾擾至懵懵。君有兩西儒。奔車爲延陣。或言血之衰。或言血之盛。壽夭難預期。居易我爲政。愚生本羸軀。自晒久破顙。一身易瓦裂。百凡那冰瑩。君書師眉山。筆勢偏反正。昨以尺素來。萬里發孤興。我旣不解藥。何取口舌佞。四肢百體間。可軟不可硬。軟則生之機。硬爲死之證。蒼扁與俞盧。一一窮究竟。倘值壞病者。分誘有醫聖。仲景云。病不應藥。謂之壞病。不仲景爲此言。亦係闕德行。譬如彼貧血。血室已懸磬。若再量抽之。血耗貧乃更。此由情躁妄。蚤暮斬速應。我此數年內。向壁以虛聽。心光湛然明。何待太圓鏡。君書勸蔬食。養生敢不倣。未能牛馬走。出門仍車乘。貞疾竟不死。朋來交幸慶。君家達五翁。里閈有佳評。名醫不損人。覈實頗相稱。亟道蘇字賢。慎與齊戰并。盤中無苜蓿。陳寅恪來見渡稜。去聲花花欲空。負此庭宇覩。好聲譽書已殘。淚眼短几凭。傷今更苟活。朔雪迫嚴令。深龕衛雙足。主靜合禪定。莫誤號寒言。庶答仁者贈。

純安從廬山來攜自鑿峯頂茶見貽賦謝

泉峯交映處。草木與仙靈。野意托高峰。香雲裏。亂星。不貪成豹隱。小飲飲龍腥。三峽懸流急。知君作雨霽。

全家工製茗。兒女入山烟。但得芝蘭氣。何關杜火天。

方密之云。茶之精者不在嫩。故不貴社前火前。蓋謂明前雨前也。此身儕鹿豕。

無夢到戈鋌。消渴今誰問。闕門各驪然。

客至

老嫗意自適。貧居病更佳。叩門無熟客。馬亦鈍如蛙。

玉簪花

忽隨瑤姬皇寶釵。秋花清似露初揩。弄花人去無尋處。只有碧陰橫上階。

天竺

黃梅同插耐寒時。顆顆勻圓一串垂。拈起珊瑚人不識。錯疑紅豆號相思。

夢中作

細聽檐前鐵馬鳴。又聞花外紫鸞笙。無情有思何人見。第一銷魂是此聲。

又一首

頻仰幽鳥是青鵠。誰道羃臺無此深。踏盡紅嫣三十里。可憐天碧雨涔涔。

小詩

丸丸江氣松柏高。輕風激浪掀江濤。我攜嬌女玩江月。江月忽大風颶颶。  
聲自何來海門闊。千片明霞浮古雪。登高也復可憐人。滿地野花斷腸色。  
方花鏤杜排九榦。有天人下稱獨清。如以秀骨見高格。何必僂指又天驚。纏草紅蠅自婉變。寶馬神雲豈  
流衍。湘臯小姝誰可方。七尺珊瑚不應卷。

癸未八月初九夢游山中題石壁

無絃有琴音。得水卽泉味。心清每回頭。何處響空翠。

冬飲廬詞稿

王灝

菩薩蠻

柳風日午零香絮。廊鶯獨和幽修語。寫翠更傳紅。嬌多臨鏡慵。春魂驚不得。夢剪吳波闊。天碧雨滂  
滂。此愁深未深。

睡情滿頰脂痕緩。玫瑰花發天難晚。強起賭樗蒲。十床羅被輸。笙囊懸繡綠。魂在雲屏曲。懶得可憐  
生。薄妝催未成。

釵光鬟影籠香霧。鴛衾窄是消魂處。山枕背蘭缸。鳳鞋珠一雙。腰圍酣抱月。情重腸翻結。惜取少年  
心。白頭絃上吟。

玉驄江上空烟草。曉粧自惜紅顏好。花氣雨溟濛。樓台雙燕風。長安天樣遠。莫是郎情淺。多謝子規  
啼。夕陽西又西。

他生未卜蟬離別。單衾冷抱紗帳月。消息又天涯。鶯聲千片花。畫眉人自嫁。滿鏡櫻桃雨。淚眼爲誰  
波。綠陰春奈何。

湘波萬疊龍堂冷。碧簾幽咽霜華緊。歌斷酒微醺。美人天際雲。古釵封寄與。勞燕忙如許。歸戀白頭  
無。拋殘千斛珠。

燭曳搖辭飛仙影。鏡屏烟合扶桑暝。臥聽海西流。靈槎星漢秋。嬌雲牽翠袖。人隔西簾瘦。贏得淚成  
河。恆河仙刦多。

良會不再。始覺緣慳。墮溷飄茵。有同感矣。雜錄舊作菩薩蠻詞七首。雖係書事寓言。然錄至  
此。令人芬芳悱惻之懷。不能自己。筆端絲絲。皆清淚也。肥環瘦燕。詞人並誌。  
減字木蘭花(以下代入作至水調歌頭止)

年年團扇。玉顏愁絕秋風換。添了吟蛩。幾簇幽花籬冷紅。瑤情萬里。天遠欄干人獨倚。半臂須催。  
月滿西樓待雁回。

菩薩蠻

見雁有作

楚天無甚秋將夕。畫屏羅瘦人影碧。等柱十二行。離情烟水長。江南書遠報。萬一今年到。城郭是耶  
非。那人歸不歸。

浪淘沙

遲日滿窗紗。鸚語無譁。小廊春色故穠些。瘦盡爐煙人倦午。簾影當花。繡幕捲朱霞。魂夢天涯。幾  
時芳草夕陽斜。燕子可憐飛緩緩。歸去誰家。

河傳集詞名

南浦。眉媚。極相思。大有楊枝柳枝。浣紗滿溪。蝴蝶兒西施。陽春玉漏遲。輾轉金井丁香結。秋夜  
月。燭影搖紅。瞥看見花回。上行盃。八歸。留家孤鳳飛。

憶秦娥

梧桐落。金風細細侵簾幕。侵簾幕。紫鸞笙咽。玉鵝衾薄。夢回一晌聞檐鐸。殘燈歸雁秋蕭索。秋蕭  
索。惜花人瘦。翠腰如削。

青玉案

寄內

江湖滿地飄零苦。算有淚。無彈處。破硯寒蟬風又雨。阮囊依舊。壯游都悟。空對羈魂語。華年錦瑟  
成虛度。忍唱江南斷腸句。一付魚書。憑問取海棠開落。瘦腰何許。誰處愁眉聚。

水調歌頭

溫州飛霞洞

洞府落花靜。曾眼萬塵空。四圍山影爭翠。霞起不能紅。青草白雲仙境。謝客可堪重到。苔壁爛詩筭。  
斜日黯今古。平臥一樓松。滄海事。書劍侶。總飄蓬。者回蠻屐來破幾鋪。浙西東。煙水遠明孤嶼。  
誰信憎人魑魅。佳處薜蘿封。坐嘯感牢落。殘酒醒疎鐘。

尾犯

用柳耆卿第二體寄木齋仲魯海上

來牛去馬。問大千塵夢。幾人醒者。忽聞風雨摧花鏤韻。潸然愁話。行雲太驟。望不極蒲帆挂。聽秋窗。  
•一鼎枯潮。藥煙燈影清暇。且把蘿門局。也感良朋相慰藉。算標梅寒女。索米饑臣。淒涼身價。得  
失鷄蟲化。拚醉臥吳姬墟下。君信否。定後禪心。綺筵都是蓮社。

八聲甘州

題春皆刺史看劍圖

亂邊烽起。陸有龍蛇。中原嘵臺高。引吳鉤不語。星寒大漠。海沸驚濤。生世幾丁陽九。哀筑和離騷。  
國士而今老。換了霜毛。聞道灘江消息。尙蠻碑毒霧。淚眼秋潮。認歸來長鋏。血影動眉梢。待拂拭。  
鶴鵠奪命。正歌殘山鬼又鶴號。天風冷。唾壺噴擊。破月如刀。

思佳客

秋到相如瘦幾分。藥煙燈影似前生。一絲命續風中縷。半瑛潛餘刲後塵。千里夢。再來人。舊情重與  
絮春溫。荔枝紅了蘋蕪綠。兩處寒山檢淚痕。

浣谿沙

小詞二首枕上無寐所作也。脫稿後即起而錄之。篋上明日當以質之木齋。不知可存否。無想山民自記八月

初九日三鼓

且作歌者可笑人。未須青鬟負穠春。丁歌甲舞睡惺忪。鏡檻日長花沸眼。帽檐風急海生塵。忍持心力  
間殘燈。

一任高樓玉笛吹。簾西花晚酒醒遲。嬌郎何事比雲凝。怯度纏屏風惻惻。別來香海雨絲絲。纏塵影  
憶當時。

鷓鴣天

醉別西樓黯自憐。未成決絕更情牽。疏簾雕玉魂搖抑。密字真珠淚滿篇。人寂寂。雨絲絲。有花枝處  
有秋千。羅衫不耐春陰重。開盡荼蘼似去年。

鷓鴣天

口口口口口晚鶯啼處錢春歸。妝成玉鏡嫌蛾瘦。彈罷銀箏怨雁飛。風動燭。露垂幃。小紅樓外綠  
陰肥。沈香火細天涯近。誰道相思寸寸灰。

燕幕遮

自題畫蘭扇面

瑣窗東。紫毫筆。寫個蘭貞。留個春消息。欲笑欲言如舊識。一線香魂。蕩出花頭墨。美人姿。君子  
格。又是春心又是秋顏色。冷露微微禁不得。夢入幽房。也覺嬌無力。  
好花枝。扶不起。細草纖纖。飄得魂如水。九畹秋心歸十指。和影和香。放入金箋紙。鏡中人。時自  
比。儂貌輸花。花貌還輸你。莫怪豐神清若此。便對東風。那不羞桃李。

浣溪紗

爲友人寫涼意圖因題

露滴新秋畫意濃。朱欄幾曲繞疏桐。陰陰蟾月半簾風。宿酒醉扶羅袂軟。晚花香惹鬢雲鬆。碧天如水夢相逢。

臺城路

周子牧丈屬題尊人負骸圖

城陰依舊歸飛燕。滄桑墨痕誰補。過眼砂蟲。回頭風鶴。多少野花無主。孤兒草履。正一片驚笳。亂雲低度。黯黯宵程。灑人碧火上衣聚。春暉但餘恨土。母辱兒足繭。淚滿棲路。履異霜嚴。歸同草裏。忍誦蓼莪哀句。江烽照處。認夢影樓臺。綠楊非故。月黑山寒。孝鳥啼恁苦。

齊天樂

紅欄一角吳天秀。濛濛絮雲吹晚。岸騎嘶花。汀舟泛月。幾許夢魂誰管。芳心自款。料倩影細桃。畫樓妝嬪。負了東風。少年只我未染衣。春華可憐暗怨。也知歡會少。此意須遣。禪榻清歌。鴛屏粉淚。那算而今綠淺。滌桑照眼。漫漸入琵琶。翠樽低勸。看取斜陽。茜波流恨滿。

浣溪紗

題吳溫叟青溪泛月冊子

落拓江天白袷衫。笛聲吹雨柳毵毵。最憐今夕是江南。幾處樓陰花似雪。十年塵夢水如環。誰教風月忘清酣。

玲瓏四犯

庚戌上元前一日伯巖招游半山亭因和壁間王夢湘舊題

澹日草薰。疏風雲活。山亭眉際如舉。挾書捫虱意。一笑成今古。山翁醉眠甚處。料當時鶴柄無主。側

幅孤尋。亂松斜日。惟有石泉譜。人生幾回漚聚。檢落廊墨暈。吟思偏苦。髮絲清磬老。夢影南朝去。  
•殘僧漫話爭墩事。早愁入春城簫鼓。誰說與催歸。又昏鴉繞樹。

燭影搖紅

張令貽有亡姬之戚繪圖索題寄以此解

秋在誰家。雁聲潛入吳雲杳。寂寥山館已驚心。畫裏梅痕峭。認取章郎舊稿譜。漁絲沈吟未了。纏衾香掩。錦瑟橫陳。都成空抱。莫是才人。問天只有情難老。西風換了一簾霜。牋寫黃花照。囁徵含商自好。•點羅屏燈昏到曉。漫疑腸斷。不損華年。關情多少。

大酺

丙辰四月春陰惄人有懷雨叟昔游今年八十矣適以詩來索和時事驚心不可言也因呈此解

漸柳絲稀。鶯聲盡。問訊西城吟館。瑞花紅在否。料白鷺飄對。舊編還展。人美蘇仙。鶴飛遊戲。信有斜川能伴。萍香潭下路。是年年挑菜。醉扶春遠。記同上僧樓。笑言瑤席。此情餘縷。鬢毛原易短。楚雲夢。休訴雨荒雲散。但檢點詞箋賦筆。布襪青鞋。江山一任啼鵝換。落日平蕪意。牋分付倚欄心眼。  
•看歸燕韶光轉。婆娑老子。睡起簾波空卷。好天不成又晚。

浣溪紗

丙辰十月李息霜來金陵以稚泉所寫墨索題匆匆又將旋逝矣  
抱得冰心未忍開。山煙湖水淡徘徊。蕭郎點筆夢成堆。惜別莫辭金爵酒。清愁休奏玉龍哀。小屏天遠袖香回。

浣溪紗

題蕭屋泉所寫紅梅

獨抱冰心未肯開。山煙湖水總徘徊。蕭郎點筆夢成堆。買得胭脂無用處。厓泉旣喪侍姬。言及。輒涕下。坐將幽淚濕莓苔。蓬山幾見舞鸞迴。李玉谿詩。紫鸞不肯舞。瀟遙蓬山雪。余讀而哀之。

唐多令

友人李息霜將入川爲頭陀因以舊藏筭係李蘋香朱慧百二校書所書畫付之裝池爲橫軸以贈其友復自題前塵影事四字其友屬余題詞  
側帽少年游。前塵夢已收。鎮纏綿小字銀鉤。畫裏眉山青更遠。山影外。有高樓。莫莫與休休。花空煙水流。勝吳羨猶管閒愁。彈指一聲春在否。憑問取。老堂頭。

浣溪紗

衷一十兄出示寶鏡印陀羅尼經刻前半稍殘損蓋雷峯塔圮後所得也余按咸淳臨安志及錢氏黃妃塔碑記俱不載建塔年月今春復見此經卷首幸完好有題字云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造捨入塼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紀據此則塔當造於宋開寶七八年間距今甲子八月廿七日已巳九百五十餘年歷世既久此刻益堪珍襲衷一復丐陳君仁先作塔圖一幅合裝成卷囑題因記崖略於後戊辰六月王瀅短紙撩人眼乍醒。好山猶發佛螺青。記扶雲影到南屏。秋葉半空林寂寂。夕陽欲去意冥冥。一微塵裏護殘經。

浪淘沙

戊辰除夜寫紅梅寄吳中友人

歸路已東風。身似飛鴻。吳城回首太匆匆。舊日小脣詞句在。只付紗籠。坐聽晚來鐘。酒滿囊空。殘年春事醉醒中。喚起紫鸞筵上舞。雪影搖紅。

壽樓春

春日玄武湖

憑花邊樓高。看湖城蘸水。依舊周遭。幾點鍾山眉翠。鏡中魂銷。風又起。煙平橋。甚畫圖春工能描。  
漸渚暖蘭生。鶯飛草長。西子比嬌嬈。承平事。游驄驕。記閒愁賀鑄。來醉衛皋。可奈江南歌管。斷腸今朝。空後約。尋櫻桃。料倚欄調鸝人遙。趁霞外歸蓬。吟情暗搖春半篙。

木蘭花慢

蔣蘇广以其尊人讀書宜南高廟垂四十年矣渝桑屢變南軒尙存旣囑鄧孝先作圖又介魏剛長來徵題因賦此解

認西山翠冷。飛落處。鳳城陰。是當日金門。壯游臣朔。慢隱橫經。春明隊歡尙記。擁茶煙。幽事話江亭。古屋輕塵不到。清鐘遙夜還聽。禪局。過客已晨星。回首幾沈冥。算著帝僧殘。詞仙筆妙。夢想能憑。疏編舊題漫覓。看兵戈誰護老冬青。卷裏啼鳥淚滿。愁邊籠火寒熒。

減蘭

馬湘蘭畫蘭

湘魂似水。碎玉聲中收不起。鶴硯星星。一樣秋眸別樣青。江南柳老。誰唱馬家春獨好。譬眼滄桑。我亦瑯琊大道王。

浣溪紗

片段蒼湘片段秋。幾程煙草幾程愁。飛花流水共悠悠。一半夕陽新雁過。數聲長笛亂雲收。晚唐紅袖倚高樓。用二樵詩句。

冬飲廬藏書題記

禮記說義纂訂康熙刊本

王瀋

按是書爲涇陽楊梧著。凡二十四卷。已缺首冊二卷。分節訂義。簡而有本。可備參閱。偶從敝簏檢出。欲補成完書。蓋山圖書館及友好藏弆者。詢之並不知此書名。疑箸者去江南稍遠。故流布未廣耳。觀其板本。必清初所刊。存吾家敝簏中六十餘年矣。略有損蠶。因念此必有先人手澤所寄。姑裝成十一冊。俟訪求全書。以竟補完云。乙亥秋八月冬飲漫志。

孟子要略

壬子二月二十八日。湘人某君邀余小酌豐潤張氏園。因觀白皮松。凡三株。皆數百年物。某君指爲六朝恐非。然張氏主人昔爲合肥塔。絕風雅。織造此園。雖多未合處。固能愛是松者。今爲軍士所踞。恐後之來者。不摧折爲薪不止也。過小書室。殘書積地下。尺許厚。率無善本。爲歎惋至再。某君告余。主人藏善本書最富。久爲人所掠去。物之聚散。信有時矣。何意數十稔之所經營。一旦不能有。至圖書花木。一任僉父之狼籍。而無可如何。豈非數耶。檢此書歸。漫書其大概。所以志歲月云爾。清頑自記。

四書宗印天啓刊本

宣統辛亥秋七月。王木齋所詒。是年冬在園城中閱一過。余前見華亭張鼐讀書印一種甚佳。不知其原本是書也。伯沆記

七經紀聞

是書無他刊本。余於宣統辛亥冬十月得之坊友。云。此江寧溫氏物也。檢其書眉箋證字蹟。則確爲明叔

官保手書。又卷內存有何媛叟名刺一紙。稱。「附還是書四冊」。益無可疑矣。此刊流傳已少。因合裝爲二冊藏之。辛未正月冬飲記。

卷中箋證。或稱案。或稱竊謂。惟卷一「怠棄三正」條上紅筆有「淳曾說以殷中春」語。「孟侯」條上綠筆有「淳依俞氏說」語。「將仲子」條上紅筆有「淳案易林」語。官保初名葆淳。後以避穆宗御名。始更名葆深也。

又伯言大令以四書紀聞翻刻見詒。重讀一過。皆此本所已載。惟少「克明峻德」一條。「攻乎異端」二句一條。而「賢賢易色」及「陽虎曰。爲富不仁矣」二句二條。又四書記聞所無也。

四書記聞

辛未孟春。管伯言所詒。余初有鄧刻七經記聞。及檢是書。皆鄧刻所有。甘跋稱別有七經記聞。蓋未見鄧刻。偶誤也。冬飲記。

四書反身錄

壬子二月老友王木齋奉贈沉一先生。

贈言一則

子輿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瞿曇氏曰。衆生皆有佛性。此皆就其本性之善。而充類至盡言之也。其實人人具足。而非具足。箇箇現成。而非現成。蓋此性遷轉於後天之氣質。汨沒於多生之結習。漸覺從欲則易。從理則難。於是聖賢度世立教範之以學約之。以修五經四子書。千言萬語。無非對證發業。使人自修自證。自證自悟。到得身修心正意誠則修爲之事畢。而性之本然復矣。吾友沉一子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日講求爲己之學。嘗謂此書字字有關痛癢。是真能讀孔孟書者。冀此後於人倫日用極平庸卑邁。

卑遜處。腳踏實地。刻刻提撕。由集義知言養氣。以馴至不惑不憂不懼之真境。則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正毋庸分別名相。日想像妙明圓覺也。德楷并記。

讀書日記 劉源深

辛亥仲夏購於海日江左書林。木齋。

樸實說理平易近人。是能讀先儒之書而驗之躬行者。

古文四聲韻

王子年得是書。缺末二卷。甲寅七月影抄補成。多在暑夜燈下。並校閱一過。子孫保之。酸齋記。  
汗簡收古文七十一家。是書收古文九十八家。其增多汗簡者三十二家。除重出標目及韻中無字者十家。  
又除汗簡。共十一家。是實增多汗簡十六家。鄭氏珍曰：「全氏蓋未嘗細勘是書。故敢作大言欺詆。觀  
其言。北宋雕本當有全序。而今失之。則似因未見序文標目而始云然者。然卽各字下所列書目。其增  
多汗簡者。亦可勘見。而亦似未嘗寓目。何也。」其說甚允。撮記於此。酸齋。

毛詩古音考 崇禎刊本

光緒癸卯秋同里王木齋明經所貽。惜卷四缺二十餘字。丙子夏六月從江南圖書館補完。沉一記。

說文逸字

是書有朱筆駁者。其說頗可參考。又當與李佐周說文逸字辯證並觀之。冬飲漫誌。

北夢瑣言 雅雨堂本

此書頗有漫漶。因取繆刊校補一過。繆本增入逸文凡四卷。較此本尤善也。庚午十月初四日冬飲燈下記。

三朝要典 景寫本

玄默語灤陽月。以國幣五十枚。從江南圖書館景寫。繙閱既畢。不覺慨歎。冬飲記。  
王山史曰：「此書成於逆黨。故論者欲毀之。余謂諸君子之心之言。亦賴之以存。當與元祐黨人碑。並  
垂後世。小人以此斥君子。適爲君子之榮。則正不必毀矣。但去留隱顯之間。頗好行其奸。又不可不知  
也」。

按明史。倪元璽請燬三朝要典曰：「三議關於清流。此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當速燬。又曰：  
「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  
。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又曰：「翻卽紛蕩。改亦多事。惟有  
燬之而已」。此議最允。

王弘撰山志二集。有云：「文文肅公曰：『三案是非。平心乃見。蓋梃擊一案。事干宮闈。豈能窮究。  
掠過亦是權宜。紅丸一案。所多在一賞一優旨。至移宮一案。自是間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子受抗言  
之罪。無使隱忍不移而開日後簪處之禍。觀後日容氏光景。則此日之急移。有功無罪矣』。余嘗作三案  
論。獨是移宮。於梃擊紅丸。不盡同東林諸君子之意。亭林頗然之。或以爲不宜易言。今觀文肅語。當  
時之賢。卽有此公論。蓋先得我心也。若王司寇孫宗伯二公之過求。讀其疏詞。亦自昭然可見。不待他  
人後日之細究矣」。

唐鑑

是書實據唐史機要。義正而文簡。昔宋元祐中。伊川先生謂人曰。「近方見此書。三代後無此議論」。  
又崇寧中。蘇欒城謂人曰。「老來不欲泛觀他書。近日且看唐鑑」云云。益信淳甫先生。不徒以文章鳴  
天下也。

南渡錄明鈔本

南渡錄刻本已數見。字句互有詳略。今取八千卷樓所藏傳是樓鈔本校一過。亦不盡同。此猶爲明鈔。可貴也。甲寅四月酸齋記。

### 鄉園憶舊錄八卷

是書雖間有欠雅處。然蒐輯山東掌故及諸前輩遺文軼事。頗有與他書可參觀者。因購存之。无想山民記。

### 思痛記

是記余家舊有藏本。久爲人攜去。昨過毛寶公書樓。見有是記。因丐以歸。時余寄居吳門也。

### 武功縣志三卷

武功志體例謹嚴。紀述精核。而官師志善惡並載。褒貶互施。尤爲難能。人物兼載后稷。及唐高祖太宗。列女兼載姜嫄太姜。皆具卓識。王文恪公姑蘇志。載晉穆帝后何氏。周宣帝四后。例適相符也。

### 朝邑縣志二卷

明韓邦靖

按志七篇。僅五千七百餘字。可云簡古。然名宦不載事蹟。選舉亦無年歲可考。失之太略矣。王阮亭謂此志可與對山武功志並稱。亦不盡然也。癸卯小除日伯沆識。

### 慈山老子道德經解

甲辰嘉平之望購此。窮日夜讀之。要言元解。粗有會悟。覺其平實發揮處。如持衣底神珠。圓轉瑩澈。使讀者忘其障翳之苦。得大樂趣。援筆記此。時漏四下。窗外梧竹影。於雪月中能一一畫也。沆一誌。

### 老子

戊午秋七月。謁泰州師於蘇。留居門下二十日。暇輒過劉甞詩齋中。見其所藏明刊老子。係其遠祖在

明時所校。有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十月十九日孫男都題字。因假歸校閱一過。冬飲燈下記。時十月十五日也。

莊子旁注

明孫文恭應鰲莊義要刪一書。世馳傳本。莫子偲跋文恭全集。亦稱少時僅一見之。余從木齋家假觀之。演中初印皮紙本。絕精妙。所云要刪者。蓋刪節失得之義纂。又有所增補。余疑擇錄一二。會木齋得疾。其妻強索以去。今不知散失何處。獨惜文恭是書。黔中藏書家且未有。豈當時刊成後。板遂遭燬耶。書凡十巨冊。督刊者皆演中官吏。書職名甚多。首頁有官印。似爲衙署所藏。約略記之如此。冬飲居士。

藥地炮莊 康熙此藏軒刊本

余二十一歲時。聞先師楊樸菴先生。屢稱無可大師藥地炮莊。爲說莊第一書。即有心求之。廿餘年來。僅得卷首一本。至辛亥六月。乃見有持此書求售者。欣然購之。如獲異珍。首卷復缺四序一題詠。幸前購殘本。有此六葉。遂以補入。此書始成完書。然已二十五年懸懸胸臆。僅乃得之者矣。此書未必如唐刊宋刻。盡人知珍。而覓之如此其難。可慨也已。爰識其緣起如此。丁巳冬至後一日。上元王木齋記。

藥地炮莊 民國二十一年臨美閣校輯本

東甥天民以是書餽。揭其首無序文及發凡併總論三篇。余架上適存原刻首卷。可云巧合矣。冬飲誌。甲戌八月二日。

鑑題此藏軒原刻本。或不知更有卷首一冊也。是書刊於康熙三年甲辰。小引自署浮山愚者。

南華真經副墨

舊藏大字原本。因缺其半。遂以贈坊友。二十年來不可再得。時時思之。今年始聞興化藏板猶在。因囑妹婿楊君爲余訪求。旋即寄至。喜極。發封。乃知並非活字原板。係近年重刻者。刊工既未精好。紙墨亦甚粗惡。頗未愜意。然捨此亦無佳刻本。不得不貯之架上。姑記數語於此未知有再得原刻本之日否。宣統三年六月休夏里中无想居士自題。

管子戴望手校本

戴氏此書校例。見首卷末葉。「凡灼知其誤。及考之宋本而不合者。證之它所徵引而亦縣絕者。用○。有疑者。用△于旁以識之。衍文則用口」云云。第十一卷末云：「此管子中第一難讀之文。釋其可知。缺其不可知者」。第二十四卷末云：「管子自宋時即乏善本。校讀甚難。余嘗集諸家之說。條分件繁。爲管子校正廿四卷。世有通人。欲注仲父書者。當以余書爲先路」云云。按管子校正。刊于同治壬申。潘文勤癸酉作敍。已稱子高病。蓋未久即下世矣。此書爲治卿太守校於吳齊門官舍。爲丙寅年。則猶爲壬申歲六年手蹟也。往余于邵陽魏季詞姑丈處。見子高所爲小行楷。以篆文作今體。絕古雅。此書每日校記。亦各體俱備。雖工整不逮。猶想見揮豪自得之狀。彌足珍矣。治卿太守名佐字。廬陵人。姓劉氏。卷中有稱壽經堂主人者。僅一見云。丙辰十月朔。記於冬飲廬。

淮南子冬飲手校本

附錄劉校茅一桂本題記一則。劉天部曰：「淮南子雖集衆孤里夫以爲懷。然其出語出妙。時有可與莊列並驅爭先者。文字書中一奇觀也。此書極難得善本。廣漢魏叢書中所刻。及花齋所刻注解。多有刪節。且有誤改正字爲俗字者。惟此本注解獨全。惜刻鏤不精。多有譌字。乃取袁石公評點本。互相參校。卽花齋刻本也。脫誤處俱已改定。遂無一字遺缺。可稱此書第一善本矣。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夏至日。南豐

劉都天部記」。

閱遼困敦之歲。余寄家吳門。從友人南豐劉夢詭。假得明茅一桂所刊淮南鴻烈解。蓋其遠祖天部先生都手校本。卷中有劉都之印一方。卷四末頁有天部方印一。慈民收藏經籍金石書畫長方印一。全書朱墨爛然。所錄茅鹿門。袁石公。張賓王各家評釋。皆題頭細書。精雅絕倫。按其自記。則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五月校畢也。先生自記有云：「淮南子刻本。於高注多刪節。花齋本文然。總不及茅本注解獨全」。余取莊刻校出。亦時有異同。又有稱據茅本者。按之不合。因並著於眉。以俟再考。莊校本已通行。茅本罕見。爰就莊校本用黃筆鉤乙。務存茅本之舊云爾。旃蒙赤奮若正月人日。冬飲記於雙修樓。

余就此本以存茅本之舊。已詳歲記。又六年。復暇讀出。凡天部先生所校。用墨筆錄出。間有數條。字蹟不類。疑爲慈民先生所補。惜墮謬殉。無能證出矣。余反復細閱。茅本多譌字。然文有足正莊刻里譌者。莊据藏本。注誠完備。然丈有大段脫去。茅本獨存者。蓋藏本所據注。似未一字增損。茅本所據注。或較藏本爲尤完。惟時有節其繁複處。故致不同。合兩本觀之。自易瞭然矣。所可異者。莊校於明刻。丈參考茅本。而按語中有稱各本皆作某。惟藏本作某者。今按出茅本正同。又有稱藏本所無。據茅本增此十餘字者。今按出茅本並無。此或偶誤。丈非小失也。諸家評語。既以三色筆錄其八九。更以紫筆點閱一過。因再識出。玄戰語灘且月大暑節乙酉日溧水王瀋校畢於冬飲廬。

朱子大全 同治求我齋仿嘉靖本校刊

洪幼琴云：「此書刊於金陵。校勘極精。蓋時督刊者琴西先生也。幼琴持以見贈。因誌之。冬飲。乙亥夏日養疴荒齋。檢閱是書。念幼琴下世久矣。數年前聞其子慕誠好藝蘭。曾一訪之。慕誠亦未知余與幼琴有撫塵之雅也。今檢後跋。知是書刊於同治辛未。是年秋八月余始生。每一展卷。不覺憇憇。冬

歎又記。時年六十有五。

藥言

是書爲夏博言刺史所詒。理義平實。措語多精粹。潛心讀之久。而渾身都是道氣。惜今之少年解讀此書者甚少。終其身於世諦中討生活。無惑乎其日趨於卑下荒誕。而其疾將不可求藥也。沉一紀。

宋元學案

愚於是編。如鼠飲。河無所得也。於無得中言得。書曰。克勤小物。盡之矣。

感應篇引經箋注

歲次重光協治編月二十二日敬閱此本。計四過矣。冬飲記。時年六

金剛經 潮陽郭氏仿敦煌石室唐柳誠縣本

跋稱金剛經悉依唐柳公權石墨本上板。今取到羅本石室祕寶乙冊此經校之。亦小有異。如二行「不也」二字無。十六頁「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十一字無。廿二頁「不也」二字無。廿三頁「得」字無。廿六頁「心」字無。廿五「須菩提」三字無。廿七頁「心」字無。廿八頁「者」字無。廿九頁「實」字無。卅一頁「沙」字無。卅三頁「具足」二字無。卅四頁「自爾時至衆生」六十二字無。卅六頁「讀誦」二字無。卅九頁「心」字無。又後二行「心」字無。又四「持用」二字無。四十頁「何以故」三字無。四十二「不也」二字無。四十三頁提作薩經。末有「長慶四年四月六日翰林侍書學士朝議郎行右補闕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

柳公權爲右衛僧錄準公書」。四十一字。不知郭氏所據是此本否。似石室不應有柳書二種石搨也。又此刻經中卽字。石本作則者尤多。提行空格。亦多不同。偶差其異於此。於是經不可思議功德無量也。辛未七夕。冬飲記。

江蘇句容赤山法師塔銘

愚聞石埭楊仁山居士云：「赤心公初從某師發悟未徹。久而自疑。又行脚參訪。歷若干年。始會末後一句。公結茆赤山。一時禪人客決者雲集矣。」寄公此銘。似有未詳密處。然大事已明。固不在肇參豎拂間也。

入法界體性經

入法界體性經。佛住寶積三昧與文殊明法界義。文殊與舍利弗問答之義亦深。

如來智印經

智印經與智吉祥等所譯佛說大乘智印經同。而不逮其詳明。且缺乞食及分身佛來集二事。

圓覺經略疏

是經佛與文殊普賢等十二菩薩次第問答因地修證法門。無想居士敬志。

楞伽經會譯

龍舒云：「宋譯四卷太晦。魏譯十卷太繁。唯唐譯七卷最分明」。今乞讀唐譯。以藍筆爲識。丁未讀一過。無想自記。

戊申休夏以綠筆讀魏譯一過。無想又記。

三教平心論

靜齋以悲憫心。掉廣長舌。三教聖人定能相視而笑也。近日誇佛之風頗熾。愚以爲唐宋儒者不然。此所

謂明眸不識鳥之雌雄。亦何必與盲人辨烏鵲哉。無想記。

阿彌陀經 周叔迦用唐寫本校印

敬誦一過。字句與今流通本小有異同。於經旨無闕也。冬飲記。

維摩詰所說經

此乃老友高止安之批論。止安性愛涉獵。且勇於自信。一知半解。間有是處。不可謂非好學人也。鈍根記。

鳩摩羅什天分極高。於儒書無所不讀。此一卷經乃極得意之作。故儒者亦賞嘆而用之爲典要。正是抑披剃而崇男女屋室之大倫也。彼和尚者安得知之。

圓覺經

此書在長沙。袁叔愚主事所贈。上元王木齋持誦。

此經頓漸雙收。爲初發心向學人指示正路。當爲三藏十二部之總持。不第爲菩薩說法也。

羊山梨莊先生語錄

絕地天通。自成一子。蒙叟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者。己酉十月購於申垣城隍廟攤肆。木齋。

湘谷初續稿

彈駁各家。持之成理。宗旨大似方東樹。雖間有偏執處。終是自出手眼讀書者。上元鈍根老人記。是書余愛其持論頗有見地。近自鎮復購得一分。卽贈清石學人共析此疑義。木齋又記。

十六金符續印有原墨本

此容齋藏印精拓本。所拓既少。當時祇以詒同好耳。後西泠印社所影而出售者。與此雖不盡同。然最精

之印。無蹤於此矣。冬飲廬藏漫記。

又西泠影印之木。精采鋒穎。遠不逮此。非對勘味玩不能知。今聞並影印本亦不易見矣。

總目

周鉢八十三頁

古蠟封七頁

漢玉印十七頁

漢及晉魏蠻夷官印百九頁

唯印六頁

私印二百二十頁

兩面印六十二頁

唐宋元明官印二十八頁

右吳清卿中丞所藏印。湖南新田某君忘其姓字所手拓也。某君工金石篆刻。從清卿最久。余內兄秦子灤令新田時。與某君善。遂以持贈。子灤走急足餽余。是可感也。宣統二年秋九月無想居士自記。

縣按新田某君爲樂炳元。余聞諸秦艾三云。

染蒼室印存原搨本

吾友陳師曾。以畫名海內外。工篆刻。嘗出示近代名譜。余亦出十六金符齋所拓藏印十巨冊並觀之。師曾評臨。尤見理趣。己未秋初。余北游。過所居槐堂。流連必竟日。此冊別時所貽也。其後師曾南來。復爲余製數印。並精好。忽忽十年餘。良友宿草。每憶同游戒壇潭柘間。夜看松月。四山雲來。師曾微

步高睨。影峭若孤鶴。此境今成隔世矣。思之惘然。因墨其後。丙子立夏。王瀋誌於冬飲廬。

山家清供

宜統三年辛亥十月十二日金陵城陷。會辦江防松江提督走徐州。余家自九月閉城後皆粥食。城陷數日。故家藏書狼籍街市。偶過東牌樓。以銅元一枚購此卷歸。補其破碎。藿食之夫。固宜於此求適口。強於拾橡樛多矣。清頑自記。

漢學商兌

是書前閱二過。甚艸率。茲三讀之。始歎其無盡之盛心也。冬飲。

石渠錄記 王慶雲

閩縣王文勤公所撰集。冬飲閱藏。

此書宜統三年十月所得。讀一過。民國二十年冬再讀一過。冬飲記。

悅容編

是編稱天放生輯。蓋無錫葉文通作也。名畫。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學。故爲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也。當溫陵焚藏書盛行時。坊間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文通自有中庸頌。法海雪。及是編。今所傳者。獨此耳。文通甲子乙丑間游梁。與雍丘侯五汝戡。倡爲海金社。合八郡知名士人。鐫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此始。後誤納一麗質。爲其夫毆死。文通氣息僅屬。猶鳴冤邑令前。無有白其事者。汝戡言。其遺骸至今旅泊雍丘郭外云。見周櫟園書影。辛未冬仲。伯沉呵凍識。

沈氏之說萬曆刊本

恢詭雄放。此書可傳。初以其在焚燬之例。藏之。繼好其說。益不以示人。因記。伯沆。  
乾隆時此書焚燬。未必不因此編。(卷五攘夷說後)

鮑明遠集冬飲手抄本

光緒庚寅夏六月。從翁鐵梅段正德本。濯手錄。並誌。  
此四十年前物。去春竟未檢得。甚可惜。今年忽尋得。不覺驚喜。自此以後。每年俱有鈔本。以其嗜  
也。因再記。戊寅陰歷五月廿七日。冬飲。

樊文彙錄冬飲手錄

余少時聞前輩言。讀樊文如飲辣酒。鉤棘喉吻不得下。終是鬼道。檢園池記。果不能句也。得趙。吳。  
許三家合注。始能句。因亟錄存。得孫注。又錄之。今年春正月。從湘友段得胡注。遂合前後。彙錄成  
一冊。三家注各有同異。傳本甚謬。孫注好泛引。然錄三家注幾備。其可貴在是。此冊凡用舊注皆  
不錄。櫛復也。胡本  
絕去依傍。頗有舊注所未及者。余維宋玉晨。劉忱二家注。既久不傳。茲錄五家。已足味玩。據孫本附  
錄。有楊德周。沈裕校刊注本。胡本跋有趙師尹。張子特二家注本。倘異日訪得一讀。更快也。

樊紹述文輯注冬飲手錄

樊文彙若難讀。因錄趙吳許三家注成一冊。孫氏注本。其用舊注不錄。餘多泛引無當。故刪節存之。附  
樊跋一首。則從石笥山房文集中錄出。補於園池記之卷末。計十日始畢。甲寅春三。酸齋記。  
孫可之文集冬飲手抄本

己巳冬十一月初五日。復據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校一過。記其同異於眉。確係謬誤者。始言其誤。餘則悉存宋本之舊。冬飲誌。

孫職方集此從汪本錄附以備搜考

家有寫本。爲亡友潘昭度所貽。存篋中久矣。庚辰春。客有示我南都吳門二刻者。方校得異同。幾二百字。文止三十五篇。異同爾許。是亦得失之林。敢就淹雅正焉。烏程閔齊伋。錢唐江汪師韓著孫文志疑十卷。其自敍云。『反覆熟讀。疑其文惟載在唐文粹者。復佛志奏。讀開元雜報。書褒城驛。刻武侯碑陰。孫氏西齋錄。書田將軍邊事。書何易于。十篇爲真。載三篇。此外同僞撰也。所疑諸篇詳敍中。以爲蓋出宋人僞撰。是以方輿勝覽引龍多山錄。方回瀛奎律髓載李朴詩乞巧詩用辭舌字。皆未足取信』。敍長不備錄。此本刻入叢睦汪氏遺書中。余按汪氏本凡例有云。『孫文刻本。僅見天啓間吳祖堂氏。烏程閔氏。近年宜興儲氏。餘所見多鈔本。訛謬甚多。欲求王文恪吳下舊本。林茂之間本。並不可得』云云。其爲未見宋本無疑。今據光緒二年孫集跋語。見上頁黃顧二氏所校。亦時有異同。亦各據宋本。昨取續古逸叢書景宋本校一過。至龍多山錄起辛而游八字。又與顧所據本不同。是孫集在宋時所刊。已不止一二本矣。當時亦無人疑其僞撰羼入。何也。蓋宋本流傳不多。自王文恪從內府鈔出。孫集始有刊本。或且疑爲文恪所僞撰。尤爲不值一哂。提要於汪氏所疑。謂爲別無確據。甚是。余既就汪本校此集竟。間錄其箋注一二。以省繙檢。漫識其後。己巳十一月廿二日冬至節冬飲又誌。

協律鉤元四卷附外集

己未初秋。同里王木齋所詒。缺卷首十餘頁。因於鑑下以小行書補成重裝。無想居士自題記。

索韋陳氏。有屈辭精義一書。甚有片段。此集存篋中久。乃用宋本校一過。今夏病榻取出玩之。除李憑笙箋引。秦王飲酒。洛殊。真珠數篇。較有闡發。餘與鄙見甚不合。大氐昌谷謔。托意奇詭。遠去筆墨畦徑。杜牧序之。且謂有不能知之者。今按篇強解。又好以制藝手眼說其章法。審不令人齒冷。所引諸家語。董氏尤多鄙穢。余雖無喜素韋書。至此集竟不能在袒。抽筆批抹。誠知狂妄。高明呵罵。所不敢辭矣。癸酉六月廿九日。書飲漫冬。此上四卷。依續古逸叢書朱氏所藏宋本校一過。己巳九月廿四日甲辰冬飲記。

姑溪集宣統辛亥刊本

是集脫誤甚夥。今據研經唐舊鈔及傳鈔兩本。互校一過。凡異同確知其誤者。則據以改正。二俱不可解者。兩存出。至疑其誤而各本俱未校出者。則別加釐案以列於眉。示慎也。又是刻成於宣統辛亥七月。至九月金陵陷。板遂燬。流傳既少。彌足寶矣。乙卯六月十一日酸齋校畢。揮汗記。

顧堂先生文集景抄本

是集依原刊宋本校過。惟末一卷係八千卷樓丁氏所抄補。近日續古逸叢書削而未印。暇當攜就蓋山圖書館補校之。冬飲記。

林君復詩戴鹿牀手寫宋元四家詩本

戊辰八月廿三日午後微雨。依朱孔彰仿宋巾箱本校一過。冬飲記。  
又朱刊本自跋云。曾見舊抄本。又從孫仲容借得盧抱經校林和靖集數紙。載羣書捨補中。亦非無據也。  
冬飲又記。

姜白石詩全上本

廿四日依江都陸氏刊本校讀一過。冬飲記。

明日又取歙洪氏刊本校一過。又記。

黃學士文集景寫本

余於丙辰年。就江南圖書館景丁鈔成。校一過。今夏復假叢刊二次張氏景元槧本。再校一過。凡鈔手訛  
貶。悉據補正。張跋云。「是書取瞿氏殘本。得二十三卷。合宗氏殘本得八卷。闕十二卷。從日本靜嘉  
堂景印陸氏舊藏本以足之。」余接丁鈔係光緒初年所景。恬字已缺筆。茲據瞿本補入。原缺者五百五十餘字。據宗  
本補入二十字。是陸氏麗宋樓本。尙不逮瞿宗殘本之初且完也。丁鈔景自陸氏。據陸本文校補七十餘字  
。則丁鈔之失校可知。惟較刊本多四十七字。皆精稿。此必從它本搜補無疑。余惟初印元本已絕無。卽陸  
氏本亦流入異國。誠不能無慨歎。然因此而合印元本始出。獲覩氏宗藏本之尤精。並因逐字再校。檢出  
丁鈔所獨有。是又余撲筆驚喜而不能自己者矣。壬申六月晦日。冒炎暑校畢。溧水王瀅漫書於冬飲廬。

金華黃先生集四十三卷 景寫元至正刊本

文獻集二十三卷。刻於先生死後五年。此則未列前二年所刻。有至正十五年貢師泰序。四庫既未著錄  
。阮元亦未進呈。黃丕烈所藏。錢大昕所跋。皆未全。竹書堂先得殘抄本。後陸心源得上海郁氏元刊  
全帙。始假之補足。較正統補刊本。文多數十篇。誠希有祕冊也。

右錄丁氏善本藏書志一則。據此則丁鈔非全從麗宋樓景寫矣。余聞浙人孫康侯言。丁鈔全從陸氏所  
寫云云。康侯係陸氏掌書者。其言甚詳。非無據。故附載於此。

清容居士集

宜統辛亥十月江寧圍城中以青蚨二百枚購之。時會辦江防松江提督張勳治軍甚嚴。居民雖閉戶。絕無騷

擾。亂民百計毀之。是非眞到至此。國事可知矣。無想居士記。

梁石門集

先生生於元大德。歿於明洪武。學有本原。文詞質樸純美。其涵養深也。論其位置。固是戴剡源勁敵。無想記。

剡源集

宜統辛亥十月購於江寧圍城中。沉一記。

是集據重刻剡源文鈔四卷校閱一過。其字句仍小有異同。備錄於眉。以資考訂。

宋文憲詩集附潛溪燕書 康熙仙華書院刊本

宋文憲詩二卷。遺編一卷。余從敝簏檢出。按燕書序稱。從鋪肆裏烟物。得元刊潛溪集殘帙。燕書特全。歷覽目次。與高淳韓叔陽所刊世稱韓本者。頗多未載。全集燕書逸二十四首。并起末二首云云。今韓本且不易覩。况據元刻。雖殘缺猶足珍貴也。修訂二冊。並墨其後。甲戌孟冬。  
集詩是共百廿八首。按張雲翼所錄目次爲四十三首。而錢選有畫山水圖歌。爲集所無者。目亦失載。又宋文憲全集張哲序稱。新增與附錄諸詩。爲兒以培得之歷朝詩選者。亦不盡然。何也。

弇州四部菴萬歷刊本

藝見弇州四部菴百七十四卷。諸家目錄並同。而與汪道昆序稱表百八十者不合。心頗疑之。今見此本。自百七十四卷下。多燕說三卷。野史家乘攷誤三卷。與敍合矣。兩本互勘。字畫毫髮無異。則決非翻刻。何以諸家俱未議及耶。余因偶檢弇山堂別集。忽悟兩本不同之故。蓋別集未成以前。四部菴原係百八十卷。別集既成以後。四部菴始爲百七十四卷。何以言之。正菴燕說三卷。今俱分綴別集各類中。野

史家乘考誤三卷。別集增爲史乘考誤十一卷。此其確證也。又按正藁刻於萬曆十八年。刻別集時。但將正藁末六卷刻去。而於敍稱卷百八十者。仍而未改。遂致正藁與敍有卷數不合之疑。豈當時四藁繁重。流傳甚少。及兩書並行。則只有刻去六卷之本。故諸家著錄如此耶。然則此百八十五卷之本。匪獨紙墨精好。尤罕覩而可寶矣。

### 倪文貞詩集冬飲手鈔本

倪文貞詩集二卷。總二百八十三首。無敍跋。友人胡翔冬據原刻手寫。行款墨幽。缺筆譌字。一仍其舊。余傳鈔。不盡合原式也。按公文有蔣士鋟全集之刻。詩未收入。其見於康熙御選明詩者。僅皇極門頌歷一首。他選本若明詩綜。明詩別裁集。明人詩續鈔。乾坤正氣集。詩輯所載並同。列朝詩集無文貞詩。疑公詩刻晚出。故致缺漏耳。乾隆時。倪文正遺詩。又載禁書全譜之目。以是流傳益渺。今得睹此。何異星鳳。老眼昏燈。錄成此冊。附明史本傳一首。暇當更輯他書與公詩可資參證者。累錄於後。亦補箋之意也。闕蓬閣茂病月升八日溧水王濯識。時年六十有四。

### 詠壞堂集冬飲手鈔本

右詠壞堂詩四卷。外集二卷。系年詩二卷。缺二卷。甲寅年余館江南圖書館暑夜燈下所錄也。間以語於陳散原。遂假以去。有題語在卷面。越七年辛酉秋。柳翼謀出所藏二卷。爲辛巳詩。亦有散原題語云。此一歲作。酬應七律特過半。而澹秀矜鍊。猶足與前刻相伯仲。流傳尤少。殆由勝其人。或篇中於清未入關。屢有指斥。犯大禁。曠藏者不無賣禍之懼耶。余儻補錄。苦未有暇。今歲七月中旬。左掌患瘍。痛楚至不可耐。日惟錄此以消遣。合計得十卷。裝成三冊。按大鉞自序。系年詩始丙子。其訖於何年。不可考。此集錄及辛巳。則丙子詩下一卷。眉批云。丙子詩下一卷。已補入集中。

甲戌五月。冬飲誌。」丁丑詩二卷。戊寅詩上一卷。己卯庚辰詩上下各二卷。當有刻本。尚在藏書家次絲塵蠹間也。猶憶數年前。江孝樓告余云。劉龍慧處。藏有詠堂詩殘本。但未知有辛巳以後詩。及余所缺者否。暇遊函訊龍慧。補所未備。大鋮人既不足齒。而余好其詩若此。亦可笑人也。然此集自散原段去。俞楓庭好之。攜至滬。朱彊邨好之。攜至蘇。函索年餘始返。胡步曾好之。攜至南昌。王簡庵然父兄弟並好之。錄副三餘返。鄧孝先好之。段去付小胥。由蘇而蘇而滬。爾函索年餘如索逋始返。諸友人好大鋮詩與余同。其可笑當亦與余同。記散原語余云。「不以人廢言。此當爲五百年作者也。但稱其新逸可誦。固是識不足。亦胆怯不敢言」。余不覺大拊掌。此余所以暑夜中痛楚中伏案錄之而不辭者也。乙丑重九日。掌瘡始瘥。因墨其後。又集中有詞二闋。移錄卷末。卷首有崇禎十五年夏口門人張福乾敍一首。殘缺過半。不錄。无想居士王逢識於冬飲廬。

大鋮猶賤。事具明史本傳。爲世唾罵久矣。獨其詩新逸可誦。比於嚴分宜。趙文華兩集。似尙過之。乃知小人無不多才也。無想居士。

芳絮深微。妙緒紛披。具體儲章。追蹤陶謝。不以人廢言。吾當標爲五百年作者。丙辰驚蟄散原。

大鋮五言古詩。以王孟意趣。而兼謝公之精練。律詩微不逮。七言又次。然推論明代詩人。如大鋮者。豈文。潘岳。宋之間。險詖不後於大鋮。其詩至今存。君子不以人廢言也。戊辰孟冬太炎。

客難執徐厲舉之月癸巳。偶得从伯沅先生段讀。

乙丑六月。鄧邦述借鈔一過。

煙霞萬古樓文集

神狐通天。終不脫凡胎穢骨。吾惟服其狡猾已耳。

清音集

壬子六月江寧魏梅邨自灑寄贈。沉一記。

是集自魏剛長寄贈。讀一過。時民國元年清宣統四年秋九月也。余方臥病齋中。今又以小疾再讀一過。偶一僂指。蓋十九年矣。閒話卷末十條引用史記。若有所寄意。蒿庵本遺民。知非漫爲之也。重先協治  
舉月晦日冬飲記。

陋軒詩信芳閣刊本

余所藏玉蘭堂刊本。尙有詩九首。卷一方畢不知何故失去。今附入續集之末。或係信芳閣排印偶遺所致也。(卷一)

本集凡一題數首者。例加又字以別之。此卷前一頁忽連寫。寫者校者俱未留意也。(卷三)

夢喜堂詩

是編五卷。計四集。刊於吳門。按沈文蕊序爲乾隆十九年甲戌。時公方爲江蘇督學也。二十年回京。二十三年以工部侍郎七月著翰林院掌院學士。八月卒。四集計詩二百三十一首。八旗通志載太谷堂集六卷。爲重訂之本。而云初編。時名夢廬集。又不載此夢喜堂詩。豈此編絕少流傳耶。

五百四峯堂詩鈔

爰從洪北江詩話。讀二樵詩。酷嗜之。又數年。始讀其全集。覺具嚴淨詭異。可藥俗滑之病。又數年。從嶺南四家選中。獨得黎詩。選鈔一卷而所夙嗜者。亦有遺漏。去年始託同邑友人鄭仲耆。在粵東購得此卷。惜蠹蝕多矣。北江評二樵。謂如怒猊飲澗。激電搜林。蓋嗜之甚。故不嫌其堂廡之精隨也。乙卯正月二日。酸齋自記。

丙子除夕冬飲讀畢。自記。

巢經巢詩鈔

此集爲魏提法梅蓀所貽。云宣統辛亥客滇督幕。遣人至望山堂印得十數部。黔中亦不易覩也。余後詢之。遵義人。則云望山堂藏板次年全燬於兵矣。偶讀是集。喟然記此。戊午七月冬飲。

文道希先生遺詩

己巳冬。葉玉甫來金陵所詒。冬飲記。

葉譽虎以文道希詩一冊。贈伯沅。屬余致之。余諷玩彌日。因題一詩于其端。輓近詩才孰射雕。遺編宿  
張耀新著。故家影事如雲幻。一代豪情仗酒銷。落梟中年傷汛梗。荒唐萬口說焚椒。西江水激山孤陷。  
賴有斬人慰寂寥。己巳十一月庚寅朔。伯沅老世兄正之。黃侃。

獨坐高樓夜乞森。幾回開卷更長吟。江山雅稱才人筆。家國難忘逐客心。采石錦袍千載遠。桂林玉案四  
愁深。明珠投闇知何限。焉得蛾眉盡解音。季剛示文道義詩。並題長句。余有感其事。恨憫終宵。率爾  
成詠。因書其後。請伯沅先生正之。己巳十一月汪東。

張文襄詩集

公詩餘事耳。然不翹專爲者之工。其確傑處。粹美處。皆百年來所未有。集中贈斬水范昌棣句云。「平  
生詩才尤殊絕。能將宋意入唐格」。可謂自道甘苦矣。無想居士自記。

匡廬山居詩

重光協洽余月陳登恪自九江寄來。冬飲記。

集中詩以七言律及七言絕爲最佳。格老而韻遠。甚不易到。古體猶爲本色。精力遜矣。

月子棲古詩十九首詳解 饒學斌著

可備一解。未爲定評也。

查注蘇詩殘本

九僧詩抄本

癸酉正月十三日泰縣姜瑞書以此本見示。云從江陰繆氏抄得。讀一過。訛字太多耳。冬飲燈下記。  
香雨齋蘇詩僅十一本。所缺甚多。然亦不忍徑棄去。姑存案頭。隨意繙閱。詩佳不必全。亦古帖不妨數  
行之例也。無想山民因記。

漁洋詩話三卷

宣統三年辛亥秋八月余方臥病里中。聞鄂亂。憂心如焚。益無聊耐。偶檢敝簏。得此卷。蟲蝕鼠嗜已不堪。力疾自補破碎。兼補殘缺。及摸黏諸字。手自裝訂。以供病榻之玩云爾。無想居士自記。

制藝叢話

余舊藏明人及國初時文稿甚多。自科舉廢。半爲好之者取去。半爲坊友取以襯書。余所存惟殿本欽定四  
書文一部而已。今並此一部亦失去。偶檢敝簏。仍有叢話八冊。無聊時一繙閱。如隔世事。亦可一粲也。  
•甲寅冬病榻漫記。

列朝詩集

此書已用原刻本校過。惟汪辟疆所藏原刻本每卷後皆有補遺。仍須借補之。以成完璧。

玉鳧詞 手抄本

玉鳧詞一卷。留松閣刊本也。同時如王西樵鄒程彭美門皆奇賞之。言情之作稍失之妖淫。高者從唐五  
代得來。次亦不失歐晏周秦正派。因錄一通存之。沉一自記。

彈指詞三卷 抄本

昔年讀梁汾詞。皆選本。以未睹全帙爲憾。今年秋始得盡讀之。時寓江南圖書館。因囑從游羅生錄一通

• 甲寅八月下旬酸齋主人校對無訛。因記。

先生嘗曰。吾詞獨不落宋人圈積。可信必傳。嘗見謝康樂春艸池塘夢中句。曰吾於詞曾至此境。昔稱彌勒彈指。樓閣門開。善才卽見百千萬億彌勒化身。先生以斯名集。殆自示其苦心孤詣。超化入神處。此諸洛神彈指詞序語也。此序今不存。從微省詞鈔錄載於此。

長離閣詩附訂茗柯詞一卷冬飲手抄本

采薇詩見平津館叢書。尙易得。惟茗柯詞有名。而刊本難得。並合訂爲一冊。伯沆自記。

宜統辛亥秋七月錄於俞氏水榭。沆一自記。時年四十一

曝書亭詞

余初得此註。以爲初板。後又得一舊本。較此多封面一頁。參訪姓名一頁。遂疑此爲翻板。暇時細勘之。乃印手有輕重。非板有異同也。且李氏並非流布宋元。又當時必有初印本。流布坊間。必無翻板之理。豈李氏註成此書。不欲多傳。付印不多。板卽束還高閣。故凡例有俟續補註之文。然則並此印本。亦可珍矣。冬飲記。

又按此書末葉有己丑重校四字。其爲補板無疑。雖似勝於原刊。究不逮矣。冬飲又記。

按敍。此書刊成嘉慶十九年甲戌。至道光九年己丑年校。故勘其板片。並無異同。間有誤處。或仍而不改。或竟改去。其爲挖板無疑。原刊不可多得。得此亦爲幸矣。冬飲自記。

玉琴齋詞

余按賴古堂藏弆集。錄澹心尺牘四首。稱有浣花草堂集。見集目卷亦。詰鄰集又錄尺牘三首。稱有硯山草堂集。見卷十五。目同。皆此集諸家所未道及者。姑識於此。俟再訪之。戊辰七月廿五日白露節冬飲。

穀人詞

穀人詞學清真而少典雅。學玉田而少雋雅。學稼軒而少哀感沉着。殆欲兼數人之長者。卒未能陶鑄自成一家。伯沆志。

庚子重讀一過。抹去前批六字。書此以誌悔。伯沆又志。

山中白雲詞

是書爲前輩高子安藏本。同里侯健伯孝廉購得持贈。後序稱附刻樂府指迷。此本缺。疑尙非完書也。伯韓自記。

樂府指迷二卷載秦敷夫太史所刻詞學叢書。中上卷論音律。下卷論詞。頗多精確之論。又記。

姜白石集  
乾隆癸亥江都陸鍾輝敍刊

己亥春三月購於邗江書肆。伯沆記。

此本不迨揚州鮑刻之精。較粵刻又缺續書謹一種。非石帚全集也。

香雪廬詞

華廉詞體貞清妙。工夫自佳。長調氣局不大。學蘇辛而學不足以副之。當是讀書少之故。伯沆志。

長亭怨慢

甚幾日愁烟夢雨。纔送春歸。又催人去。一葉帆孤。東風吹淚墮南浦。畫闌倩影。是那日分攜處。茜雪尚吹香。忍辜了嬌紅庭宇。延佇。盼柳梢殘月。又上一痕眉嫵。當時錯也。仍祇道尋常離緒。念別來葉葉春衣。已減了香塵非故。恁短燭孤蓬。獨自擁衾愁語。

吾友木齋得此詞於恪士士恪。亦不道其得詞之由。相傳爲嘉興某宦家之女士作也。萍鄉文道希讀之。自謝不及。况華廉詞哉。愛之重之。附錄於此。伯沆記。戊戌春正月

水雲樓詞

伯沆老弟詩才清絕。近復嗜倚聲。詞雖小道。一代之中。可數者亦無幾人。鹿潭哀怨蕭瑟。卓然成家。其佳處正不在鏤琢字句間也。同里王德楷持贈並識。

昨日論詞。知吾弟詣力所至。將來可與參大乘。可愛可畏。薄靄烘晴。鼠姑初放。正絕妙詞境。何妨來舍一暢論之。卽候伯沆仁弟大雅刻佳。德楷。

宋六十一家詞選

沆一大弟。幼工詩。哥近復究心詞學。里閈過從。時相討論。謬謂近代詞人。僕尙能宗旨大雅。虛中實腹。若進以博覽研深。讀書窮理。其方於右作者何疑哉。小兄王德楷識。

霞川花隱詞

婉約柔厚。以疎宕之氣行之詞格。在半唐冷紅之上。五十年來。雲起而外。無能與抗衡者矣。上元王木齋記。

雲起軒詞鈔 徐刻本

是集余舊有鈔本。字句間頗有異同。間一標識其上。或道羲手自改訂。亦未可知也。

芸老詞共百五十餘首。初選得八十首。加朱圈其上。數月後重讀一過。又就鄙意。遴其尤精者二十餘首。復增朱圈一。斷爲可刪者八。餘俟異日再定。芸老爲近代詞學一大宗。所以嚴爲甄采者。實不欲此集有毫髮憾耳。

詞原斠律

是集爲鄭大鶴所箸。陳雨叟所詒。昨從篋中檢出。蓋已越二十餘年矣。余不解音律。遂未甚繙閱。今開卷猶見鄭氏印章及陳氏瑞花館減印。晉舊日稀。頗增悵惘。它日有研此者。必能珍視之也。昭陽作噩相

月冬飲偶記。

繪芳詞

此輯共百餘首。不知周夔何人。竟錄至十七八首。閱其所作。凌雜無味。又不知與蕙風有何交情。濫收至此。將謂天下盡吾耶。高按。作者題玉禊詞隱。前有蕙風題詞云。歲在壬子。避地海隅。立秋後四日輯繪芳詞成。則蕙風自織也。

御選歷代詩餘話十卷抄本

歷代詩餘近年已有石印殿本。此詩餘話十卷係甲寅年倩人所錄。計付工月鈔貲番餅二十餘矣。貢士聚書。其難如此。冬飲偶記。丙子初冬。

小檀櫻室彙刻閨秀詞

詞本六十家。此二十九種從志仲魯案頭得來。原係散頁。必積餘以初印數種餽仲魯。其後餽之三十一種。余未及再索。不知又落何處。今仲魯已歸道山。偶檢此詞。輒爲悵然。宣統二年夏日晒畢。沉一自記於無想山房。

清詞四家錄冬飲選本

珂雪詞結響甚高。賦物不滯。通幅無一怨語。自以詠古諸作爲第一。其餘他作。亦筆勢森秀。真國初一作家也。冬飲題記。

碧笙詞綴饋碧山。能用重筆。故其氣靜而洞達。法而奇致。非工力深至。不能如是也。五百年來。江寧詞人。多足名家。然以骨論。此亦僅見矣。錄先生詞。蓋不獨重其人也。冬飲題記。

半塘詞初從南宋入。至晚年始有北宋意致。海內幾無與抗手矣。余前見半塘未刻稿。昨得自訂者。熟誦至一年。錄其幽潔之作。惜老人已逝。無從證明。後有作家。必不以余言爲異趣也。冬飲題記。

紅樓夢冬飲五色手批本

宜統二年辛亥春三月。得自友人齋中。各卷俱有破缺。甲寅秋間。汪振公爲覓得石印石頭記首冊。因摘要存之。復手抄缺頁。訂成完書。時在江南圖書館也。癸生自記。

甲寅夏六月。在江南圖書館。與汪振之共談此書。因出藏本。用硃筆評點一過。丁巳秋初。復用黃筆評點一過。至戊午六月始畢。時將有姑蘇之行。二十二日燈下無想居士自記。

錄筆係辛酉春間所閱。末三十回。至壬戌冬初始畢。又記。  
自有小說。無此幽奇圓妙之作。真百讀不厭之文也。作者已自云眞事隱去。假語郵言。而閱者必求所以附會之。豈非笨伯。丁卯夏六月閱竟。又記。

太歲在玄武。港灘。又閱一過。計已十九次矣。除夕前一日燈下冬飲記。  
戊寅十一月十五日閱竟。冬飲記。時年六十  
有八。

紅樓夢索隱

既不能據此以正史誤。穿插亦何用。余以爲作小說看。便有味。若作史科看。便索然矣。且事事隱合。以爲得閒。試問所據諸書。便可稱鐵案耶。恐亦見仁見智不同耳。若謂此諸書。便可作鐵證。試問諸史可爲鐵證耶。此由胸中先有諸人。故稍說則引以證之。稍異則云反筆。似此何書不能索隱耶。且改易代。不罪譜紳。而獨責二三婦人。亦太小矣。近年政府內幕。事事皆可告人乎。作者迎合一班人心理。流通是書。本無不可。若謂惟此足服人。不敢聞命。余極喜看此書。二十次矣。最不喜索隱。非敢然也。求之於心。有未安耳。又此筆無影射語甚佳。而作者反以爲閑文。則大謬也。

凡先嚴生平友好。及門諸賢。藏弆先嚴詩文。及論學書札。爲本集所未載者。乞錄副賜寄南京門東邊  
營仁厚里三號王宅。以便編印全集。王縣謹啓

附錄

黃楊篇并序 丁丑

胡翔冬

曩余賦自怡齋三詠矮松曰師黃楊曰友弔蘭曰婢伯沅頗賞其趣松蘭久枯死今年黃楊亦彫悴無生意矣而伯沅忽遘風疾言動不自由感歎之餘因而有作

在昔絕交游。孤陋點自謚。雖然非草木。曉了一般意。益松置案頭。敢以師禮事。黃楊識之早。不憚遠而至。乞裁牛首蘭。買百錢。蓬普自成媚。我歌衆爲舞。焉得不天忌。師死何惜婢。良友今憔悴。閨年覺其由。獨也得地。萌蘖遂不生。瘦瘤重爲累。誰能罪貞宰。生殺視兒戲。萬古萬萬古。我與物無異。酒云能解憂。當及蓋棺未。君登六十七。而我五十四。誰爲賤丈夫。龍斷求倍利。君謂五十死不虧本勞勞白髮黃。隱隱南山翠。貞宅久不歸。鬼笑何其咤。嗚呼人如此。不爲樹流淚。

壬午元宵賦寄伯康兼懷王伯沅趙蜀琴吳眉孫諸叟 四首錄一

柳翼謀

周處臺邊老伏生。年年槁餓石頭城。滬濱豺虎吞泉府。蜀道鱗鴻阻驛程。涸鱘伊誰通溼沫。瘦羊憐爾致精誠。龍蛇倘解賢人厄。爲我殷勤更寄聲。

客有馳書告冬飲翁餓者蘇字弁走驛貲以賙之長謠敍悲并贈蘇字

胡小石

婁湖夙栖肥遯士。冬飲高節吾所尊。數椽寂寥古臺下。陷賊詐死長閉門。寢蠶甘人狐鼠壯。老不得出誰相援。六代斜陽照擁鼻。但許飛鳥親徵言。昨來有客疏近事。妻孥絕粒難圖存。燒薪縮屋餘者瓦。采薪充飯調以羹。先生堅臥猶讀易。首陽蘿葛行將捫。蒼鷺水擊病初起。乍聞斯語聲暗吞。在昔南雍廁儒彥。英英槐市如雲屯。陳侯山俊博踵伯厚。四明學派推承源。季剛說字千鬼哭。勝義欲固楊許樊。利度玉

瑤定宮羽。霜匡聲律真軒軒。就中胡三翔最橫絕。駛詩瞬睨飄雲霧。羣於翁也服玄覽。消搖頓破風與旆。廣敷文史張五館。卽談空有窮祇洹。案劍時或笑毛李。高詠頗亦尋謝袁。天闕攀松寒月碎。吳波轉絮春酒溫。一夕模鑿擅溟渤。從此流血漂乾坤。果恩射火鐘盤爐。衣冠顛倒西南奔。家亡負戴同上峽。前游埋沒隨少痕。巴山黃霧戰瘞鬼。滇池白浪搖羈魂。天涯邂逅一蘇字。牽犬賣藥謀朝飧。欷噓對影刺桐底。江表往事那可論。俊賞十九成異物。掛眼蓬顆宿草繁。冬飲頭白獨留命。待歷龍漢觀塵翻。志士溝壑固其分。飢腸綫客入紀根。南州今年物價踊。市糴米石鈔萬元。餓死正須別早晚。嬰鳴尙解念舊恩。推食寄遠很薄少。呼救四鄉晨迄昏。潤轍胸沫濟涸鮒。焚林冒餒哀窮猿。乞隣誰謂非直道。止渴不挹盜泉渾。當日冬飲薑風疾。精氣荒忽周夢竈。蘇宇奮身抗斗極。鍼石運手甦殞頸。萬金良藥贈不惜。處齊益視陳修園。令君能言蹶能起。神功遐邇爭騰誼。邊頭赴急忘逢懸。素交百世諸籩壘。多君獨行合作傳。勢家紳佩紛接轍。伐木廢矣朋友缺。義風再使澆俗敦。淪瓢寡助坐自愧。脰指東望脊嘵暖。

輓冬飲翁 甲申

鍾鍾山

碧石交情重。兵戈別恨多。匪辰豺在邑。久病雉罹羅。空有青林夢。難爲東海波。驚雷聞噩耗。爭禁淚滂沱。

屈指師門彥。堂堂今子張。工夫就平實。文字有光芒。君子原無死。傳經實可傷。益蘭與槐茗。從此不能芳。

八載口推壁。一朝棺附身。龐婆留後死。左女託何人。乞米猶存帖。藏書欲化塵。及門多美士。應有報師恩。

冬飲先生行述

先生姓王氏。諱溼。字伯沆。一字伯謙。晚自號冬飲先生。其上世出東晉王導。譜牒視他族爲詳。世居溧水。明末遷南京。今爲南京市人。有所書撰。輒署溧水。從其祖也。祖諱某。字易堂。豪於貲。雄偉不常。與大俠相善。竟賴其力。免於洪楊之難。晚見先生學書端勁。喜曰。兒當以書名也。父諱杰。字鶴臚。亦有隱德。不習家事。元配談太孺人沒洪楊世。繼配陳太孺人喜讀明史。御下嚴而有恩。生男二人。女三人。先生其長男也。陳太孺人體弱。生甫半月。即無乳。以米汁沾之。及能自飲。又不茹葷。父母憐其瘦。爲作肉洎。強之而後舉。夏臥復被中。太孺人嘗從外指其第幾脅。歷歷不爽。因戲呼人乾云。幼穎甚。教之讀。數遍即成誦。六歲叩見端木子疇。徘徊堂下。聞客語及吳才老楚辭者一書。輒入耳不忘。成童避人爲詩。見者譽諸鶴臚公。公歸索其冊。得所聞某句。爲一莞爾。年十八。入泮。踰年食餼。鄉試幾中矣。因刻意揣摩。然竟不獲雋。鶴臚公卒。從父執同里高子安問說文。子安性方嚴。江寧名宿也。嘗爲講轉注義。不達。怒而推諸大門之外。先生大慚。篝火研思之。夜半忽悟。及旦叩門陳謝。子安乃喜。由是昕夕過從。古學大進。子安有子不肖。病且卒。付所著固齋詩曰。爲我嗣定刻之。其爲前輩所重如此。斬春黃翔雲。嘗主鍾山書院。先生一試爲案首。召之溫勉。爲述學問之要。聞者以爲榮。蓋翔雲理學名家。任四川臬司。有清名。其所獎拔。不徒以文采論也。事母孝。色養無方。恆坐短几。讀明史。太孺人手茗椀聽之。事稍隱曲。必宛轉推勘。難以諳諳。一室驩然。弟棟。習商。曾祖昆弟某。就業不成。相與連棟合爨。曲有恩意。王氏遭洪楊中落。季父某嘗爲京朝官。所遺華衣美玉猶富。先生弱冠後。頗豪放。從友人飲酒賦詩。錦衣佩玉。躍馬聚寶門外。見者目爲王孫公子。嘗醉臥三日。怒擲案上燈。幾燬書屋。立承太孺人命。終身不飲酒。清季秕政屢作。吏緣爲奸。中戶漸耗。先生於是慨然有經世之志。稽覽東華錄大清律例諸書。謂州縣小官。惠猶可以及民。將求僻縣以自試。太孺人止之曰。爾性剛。不難忤長吏。吾已老。焉能視爾抵罪死乎。我在。爾不得輒爲官。自是

不復言仕。隣里王木齋。學廣氣豪。長先生十許歲。先生兄事之。富藏書。恣先生借觀。然又矢口譏彈。不能毫髮假。先生每惶恐屏息。任其擣。久之乃能出一難。又久之則上下其議論。不復得輕置一辭矣。木齋所師友。率海內勝流。其仕於南。如文道希陳伯嚴。俞恪士諸公。一見先生詩詞。咸大驚。折節下之。陳伯嚴建精舍爲文酒之會。雅知先生有師道。固請就館。使子女執經問業。伯嚴子女八人。衡恪最長。名亞諸才士。亦欽重先生。先生於是游伯嚴父子間。俯仰提挈。所益弘多。寅恪以次亦漸發名成業。多本先生教也。先生貌體而長。善談名理。顧視有鋒稜。其持論初恆邈然若不經意。既而風馳泉涌。豁開山立。當者盡驟。然皆精敏妥帖。不爽昔賢宗旨。故雖不出戶庭。而以知名海內。然自以未嘗聞道。恆踴躍斂退。不以才美驕人。四十以後。專力宋明諸儒之書。而廣其道於佛門諸宗派。楊仁山倡佛學。每於刻經處會講。先生危坐寂聽。究極奧眇。楊公契焉。楊公歿。歐陽竟無獨宗唯識。漸詆天台諸學。先生以爲楊氏並建諸宗。合儒者兼包小大之義。今獨主一宗。不已隘乎。遂不復與會。聞泰縣黃隱朋先生。傳周太谷之學。立精舍蘇州。往來會學千餘人。卽詣精舍參謁。見其風貌安泰。侍坐者自然整肅。不覺心醉。請列名弟子籍。自是得間。輒詣蘇。帖帖從他門生謹侍起臥。黃先生知先生剛。欲使稍就柔退。字之曰。謙。陳伯嚴雅高黃先生。因一見受詞。退而語人曰。伯沆當世名宿。乃甘從斯人遊耶。伯嚴文章氣節照海內。顧不可與遊大方之家。論者惜焉。然亦以知先生意量之遠矣。先生之學凡三變。弱冠肆力古文辭。壯歲兼治經世之學。四十以後出入於佛老。及見黃先生。益信古聖賢之道。可親驗於今日。儒釋老特道之異名。後之有所異同。亦不得已。而較其偏弊爾。學取益吾心身而已。無事局束於一聖人之書也。嘗自誦曰。以佛治心。以老保身。以周經世。以孔教人。用鼓舞來學。恢張其志術。然實不喜和會各家。嘗嘆周易禪解四書宗印諸書。以爲學有淺深。凌蹠卽成病。若曰三教一爐。吾不欲聞之。先生之於道。可謂調適而上達矣。清末。嘗一爲上海某局編書。俞恪士爲南京陸師學堂監督。徵爲其教

習。嗣又爲兩江師範學堂教習。皆四十以前事也。鼎革後。任南京圖書館事。抑首善本書庫。掇其芳而  
噓其憊。淡乎若忘世之變身之窮也。民國四年。江易園先生始爲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親造先生之廬。延  
爲主講。先生以新說日出。正學且見棄。辭謝不能。及三進。先生曰。吾姑試之。因約不受聘書。苟見  
些。卽自引去。旣登壇敷講。學者翕然響慕。皆自謂得觀先生晚。先生自責極嚴。而寬以理物。說理宏  
闊似明道。造次剛介似伊川。表徵慮思慎晦庵。批郤道窺似陽明。其設教以儒爲體。以禪用。開以古  
大家詩文達之。以論孟宋五子之書。流連咏歎。洞穴幽深。使聞者憤悱。若火之然。泉之達。沛乎從善  
而不能已。嘗曰。國家值否剝之運。吾猶登講席強聒不舍者。將以溫養徽陽。幹風會於萬一耳。故其忠  
朗之懷。無隱之旨。周喻乎人。自是餘二十年。高等師範學校改爲東南大學。又并南京各專門學校。換  
名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最後正名中央大學。校譽益隆。四方來者益加。先生之聞望亦益遠。各院  
系諸生。聽先生之講。排門傾耳者。不可知其數。其在國文學系。親承指授。卒業以去者。且數百人。  
詩文書法。得先生之一體者。皆有以取名於世。慕先生之道。拔足奔塵。求合古聖賢之迹者。蓋亦不無  
其人。然而梗短波深。終無以測其涯際云。南京旣建都。一時名碩輻輳。其齊聲講席者。則有若鎮江柳  
翼謀。吳縣吳瞿安。斬春黃季剛。象山陳伯韜。同學黃門者。則有若泰縣王雷夏。江寧鍾鍾山。同縣學  
藝相後先者。則有若魏梅蓀胡翔冬。相與砥礪名節商略藝文。遏邪說於橫流。繫東南之物望。先生獨頹  
然其間。自謂一介寒微。苟全爲幸。若未嘗與於君子之林者。蓋不獨五十以後。德宇益宏。亦所更艱難  
最鉅。足使危心而深慮也。所君在門東仁厚里。琴書以外無長物。值其空乏。日爲兩粥。不能俱飽。則  
夫婦枵腹相對以爲常。鼎革之際。南京被兵。凡兩遭洗劫。盜無粒米。餽無完衣。令家人閉門臥。視餓  
死果何狀。親友怪其久不出。或叩門送錢米。然後一家有生意。其冬太孺人不御皮。先生曳給袍走上海  
。陳伯叢時亦在。出皮襖一襲曰。太孺人願以此禦冬也。先生叩頭謝。皆爲嗚咽久之。民國十年冬。太

人卒。先是子縚。女頽石殤。十一年元配秦孺入卒。次年弟棟又卒。四年之間。血屬死者五人。先生於是慘結肺腸。將任其毀絕。已而轉念。古人習坎心亨。吾獨戚戚如是。平生所學。竟無毫髮之效耶。因夷然委運。不復摧沮。王氏仍世同財。姑姊妹已嫁。有故而歸。先生爲之養生送死。主其婚嫁。長姊之夫金。卒無子。來就先生居。適楊氏妹夫婦皆卒。遺孤子女五人。長依於舅氏。長女星儀。適寶應朱卓卿。卓卿納妾。內不自得。亦使歸。曾祖昆弟生一女。已嫁復來歸不返。及倭寇起。長姊長女先後卒。又前殇子馬姪。一門坐食者。猶十許人。嘗曰。吾少穢必死疾。幸得全活。遂爲孀孤所依。是天留我送吾親親之女也。今至親唯餘一妻一女。誠得婚葬已畢。然後長辭。無復恨矣。聞者哀之。民國初。所入才三十金。十六年後。漸至十二倍。視戚友多窮餓。不忍閹戶獨飽。每支月俸。輒量諸家衆寡。或三十金。或五十金。付郵賙之。歷十餘年無間者。謂人曰。吾少貧。賴親友以活。是區區者。豈足云報。聊以安吾心耳。故年近七十。仍無隔月儲。民國二十年。東省事起。翌年有上海之戰。先生以爲倭人詐端已現。而國中黨爭無已。內亂外患。且相尋如環。每飯罷。對客言南明時事。淚下追顧。又怪清初經略台灣。勞費已甚。後人不知惜。棄之倭夷。今又敝屣東藩。一旦而撤四省之地。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由是講論益切。至聲氣洪放。不遺餘力。聞者竊喜。謂七十翁何鑿鏘如是。孰知忠憤所撼。先生受病已深耶。廿六年春。猝中風疾。口不能言。目熟視不能睹。數月始稍愈。其秋倭人來犯。中央大學從國府遷重慶。先生已扶人而行。猶以病不獲與。冬十二月南京陷。自是迄先生之沒。每爲書戒內地門弟子。凡數十通。不可盡錄。錄其有關者。其書曰。自病後三年來。頗有悟境。但只可自怡。又見得古人有不得不言之苦衷。弟萬不可以意見觀書也。又曰。溼服膺程朱二家書十年。借此兵亂。以試寸心。仍無把握。何況其他。奈何奈何。又曰。拙作讀四書私記。學庸已難再觀。諸儒所言。儘有跨越程朱。而程朱不取者。蓋其小器可哂耳。僕之愚。自問不如李卓吾毛西河。何況前賢。若糊塗付印。貽誤來哲。

。將在百年後。僕不敢矣。綜是三者。晚歲進道之密。不輕述作之衷。概可推見已。晚年嘗作紀哀詩。  
其一曰。四年送五棺。骨肉能有幾。一步一酸號。無告乃至此。仰視原上山。俯瞰川上水。明知此間樂。  
孰云天有耳。其三曰。兩旬絕乳漚。如雀甫離殼。哀音撫而視。永念我父母。肥兒藥無靈。全活知已  
苟。人乾今尙存。何怪老更醜。其四曰。一妻三十年。一弟五十載。歷頭歲月增。終有一別在。先後難  
預知。艱苦不稍待。昔爨無午煙。今案有餘醯。其六曰。姊亡哀以思。妹卒悲且訝。自嗟蠅蠍蟲。百累  
替婚嫁。茹荼吾所甘。終窮吾不怕。凝頑欲抗天。人嘲鬼亦罵。其音淒楚。殆不可卒讀。及南京陷。遷  
在難民區。有詩曰。此來稱閨國。一榻臥邱墓。何處非吾土。逢人問故園。城偏歸夢阻。樓迴戰聲繁。  
所媿無家釀。鄰翁枉見存。則又夷粹曠達。無急遽之心。蓋君子居安思危。困卽不失其所亨。先生平居  
勤心忍性。無一朝之樂。常誦馮瀛王之詩曰。但教心地無諸惡。豺虎叢中也立身。以爲吾雖頑頓。不敢  
不勉。及臥窮城。遂昭此志。近年禦倭之戰。其以鴻謨壯節彪炳國史者。亦已衆矣。至於愁病兩忘。從  
容取義。以完雅儒之守。則未有如先生者也。南京旣陷。公私嗟念先生。咸各有所餽。用是得繼饗飧。  
而藥餌猶處不給。卅三年秋。瀉兼瘓。憊不能支。季女夢丹剖股肉進。氣體忽平善。越數旬益劇。九月  
廿五日卒。年七十有四。元配秦孺人敬慎樸勤。以適君姑之旨。生二子。籀馬皆殤。三女星儀頽石前卒  
。叔網雲。適江寧鍾敬敷。繼室周育卿。亦黃先生弟子。淑慎知大體。齊家侍疾無不宜。先生之久病  
不殆。繄若人是賴。生一女。夢丹也。先生繪畫篆刻。並精妙。尤工書法。初效翁方綱何紹基。後乃自  
成一體。得其片紙隻字者。矜若鴻寶。所藏手鈔書及批本。丹黃爛然。絕可愛玩。所著讀四書私記。經  
略台灣事變。王氏族譜。清前四家詞選。後四家詞選。雙煙室詩詞文集。皆祕而未刻。不詳其卷。惟重  
刻山右獻獄記。校刊歷史感應統紀二書。及已出詩文流傳而已。先生孝友自天。阨窮不憫。藻思過人。  
足以名世。又漫不自惜。顧篤信程朱。及禪淨家言。適與時論相左。晚逢巨變。不激不隨。超然塵滓之

附錄

三六

外。非所謂隱居求志。守死善道者與。蘆新獲侍最久。愧不能發明盛德。謹列平日所見聞。備文行君子。採擇焉。卅四年五月九日弟子錢堃新謹述。

餘生偶筆

王杰遺著

粵匪洪秀全等。自道光庚戌年。倡亂廣西。屢經大員帥師攻討。未靖。所到之處。無不望風披靡。疊遭失陷。然距江南尚遠。雖有風聞。咸不以爲意。咸豐二年分。兩江總督陸建瀛奉命會剿。大約其時。賊已過湖南北矣。陸公迎至九江。一戰敗績。或云並未及戰。言之可恨。金陵省城。苦無確耗。癸丑新之初。道路傳聞。頗有驚惶之色。爾時文報。業已不通。在城大僚。及紳耆聚議。皆謂民聚則財聚。民能不散。可以得保城資。以故不准百姓移家。皇皇出示曰。如有遷徙出城者。軍法從事。且有倘搬運出城。被人搶劫。均置不問等語。此杰所目睹者。意在恐嚇小民。不敢逃散。沒有不虞。捐貲守陴。可以有藉。殊不知奸徒匪類。乘機而動。遂不可制。城中戶口。有冊可稽者。二三百萬生靈。盡遭塗炭。胥由於此。可勝痛哉。陸公於正月望後。自九江星夜逃回省垣。茫無所措。祁方伯宿藻。詢及軍務。陸曰。我仍要去守梁山。以扼長江上游之險。於是運米若干石。提藩庫銀三十萬兩。赴梁山扎營。作防堵計。然出示則有九江江南。長江一水可通。其間商客難民。紛紛東下。難保無奸匪混雜其中。此正月二十五日示也。蓋是時賊已過安慶矣。抵蕪湖矣。陸至梁山。一聞警報。未戰而回。進省城時。人無知者。其長惡張皇。可以想見。一應軍需糧餉器械。均爲賊有。時松江提督佛珠洪阿。帶兵二三百人。散住兩花山。各星支棚若干。名爲駐扎。而實無濠無營。具文而已。城廂內外人。爭來觀玩。直同遊戲。二十七日午後。忽然拔隊進城。隨卽閉門壅土。與道光壬寅年。夷亂閉城不同。聞二十八日早晨。尙開朝陽門片刻。有奔進者。有逃出者。然大衆無信。出者寥寥。隨亦壅土矣。是年自正月初起。天色愴澹。白日無光。非霧非煙。而一種塵霾之氣。鬱而不散。殆卽殺機之顯兆歟。上元令劉公同縷。請用堅壁清野法。陸不聽。且訶飭之曰。爾何等官。所識幾何。竟欲出位言事耶。二十八日晚。賊譖已抵南門外。在報恩寺前。楊永興飯館晚餐矣。大隊均駐板善橋一帶。二十日黎明。長驅入。卽日合東門之圍。祥將軍議

開城戰。陸又不聽。並云勝固可幸。如敗。則咎將誰屬。自此無有敢言迎敵者。賊衆水陸並進。自采石以下。至雙閘江口。晝則帆檣蔽日。夜則烽火燭天。鼓角哀鳴。浩浩蕩蕩。直至二月初七八日。勢始稍殺。此咸豐三年。金陵省城正月杪情形也。余家自道光五年。由邊營仁厚里。析居南門外西街。毫無憑藉。先大母命父叔兩人。竭力經營。在菜市口地方。開張德昌錢舖。歷有年所。自咸豐三年正月望後。因兌買官錢。爲籌防局用。叔終日奔馳勞瘁。烈難分身。欲移避家眷。不知樂土何處。且過遠則茫無依倚。官文鳴鑼曉諭云。賊在九江以上。不必驚惶。小民無知。信以爲實。以致城外諸親友。大率以進城爲策。因夷亂下鄉。並未遭兵。徒膺疾苦。是以同聲變計。貽誤非淺。余家亦租秤它巷徐宅。牀榻几案。均已搬入。一日杰攜介進宅灑掃。因房東一二閒言。恐家眷全至。一有不合。城門出入費力。反爲不便。其時有扛柩出城。而擁擠破碎者。有運糧入城。而驥馬踏斃者。道傍婦女。中路嬰兒。搶地呼號。幾於耳不忍聞。目不忍視。杰旋出城。至賈家凹村。以其人半屬余家佃戶。欲謀權避之計。奈人事終恐難協。合室商量。只得議將女眷。各歸母家。以致衣箱細軟等物。均分存城內。逃避之策。要皆不外進城二字。時本舖脚夫。高昂其價。每轎入城。一二里地。非三五千文不可。是以遲遲吾行。一日叔在報恩寺前。遇舊交單姓老翁。係鳳臺門外單家樓人。啓口問曰。你今搬往何鄉。叔以進城對。駭然曰。大亂奔鄉。爾何往死路走。如無搬所。何不權住我家。暫且息足。然後東西南北。任其所之。是乃活計。叔得此一言。如承棒喝。遂無進城意。決計投單村住矣。無形之中。若有撮合者。此余家進城下鄉一大生死關頭也。正月二十。全眷赴單村。行裝一切。俱屬草草。人旣下鄉。店亦閉歇。老父仍住西街。出帖招付錢票。至二十七日。城閉。候無票至。各家閉戶。人亦寥寥矣。計自開店至是。約三十年。僅有票錢數千文未至。想已早歸烏有。杰於廿八日午後。雇鄉轎一。親迎老父來鄉。是時天色愈加慘淡。自雨花山至西街。冷氣蕭然。砭人肌骨。非目睹身受者。不及覺也。廿九日早。雖云在鄉。相隔僅六七里。

地。忽聞砲聲隆隆。然不甚震動。猶疑爲達官出入威儀也。老叔攜二弟。及男僕于彬。提囊擔担。進城。購買零物。行至雨花山後。見挑柴賣菜者。皆空身喘汗奔回。面無人色。僉云賊已大至。叔弟等隨亦退回。神皆沮喪。終夜牆頭探望。惟見附城一帶。烽火彌天。黑暗中逃竄來者。蓬頭跣足。抱子攜妻。淪變之形。不可言狀。當此之時。余家眷口。雖立城外。竟不知計從何出。魂驚膽裂。徒喚奈何。單村離城不遠。次日聞有賊自土城頭來者。經鄰村鳴衆驚回。旋卽傳說。要搜附近諸村。土著之人。盡皆逃避。其時生母張孺人。患流火症。寸步難行。杰背負而走。約二三里外。就古墓壙中暫息。會雨至。賊未來。始奉老親歸。當時並不覺喫力。殆情急使然耳。嗣後連日。有賊入村。搜刦衣物。箱籠包裹。棄置滿地。近尺餘厚。悉無心收拾。然亦不必收拾也。幸賴祖宗默佑。未傷一人。如女眷及小弱弟妹等。皆沿村轉避。東來則西去。西來則東走。均幸未曾見面。老父髮白短視。故示龍鍾。亦無大礙。惟叔與單翁。迎門交接。一輩繩去。一輩又來。或二三人。或五六人不等。全仗老叔膽大敢言。隨機應變。得以未遭禍患。中間如二弟。曾走避未脫。託病臥床。賊以刀相向。強之起。意欲虜之去。叔再四乞免。不允。乃促弟起曰。去便去。何待殺爲。卽以手接弟之額曰。其熱如火。其面如灰。此壞人。不足用也。賊以手驗訖。遂麾而棄之。此二弟之一大生死關頭也。他如單翁有兩女。年將及笄。因避村後小屋中。遭有二賊至。耽耽相視。而卒不敢犯。叔聞趣往。復大聲以正言警賊。賊竟相將恨恨去。叔率二女歸。得無恙。此皆淑躋嚴氣正。足以震懾乎賊。而保全之也。然而危矣。每日自辰至酉。始得少安。緣是時。賊皆歸營。故無恐。單姓有破爛傍屋數間。向堆壽枋數十塊。叔因堆架而空其中。命杰與諸弟及單姓少壯子弟。終日潛匿在內。至二月初七日。叔因精力交瘁。全家幾有難保之勢。不得已思存其後。適單姓有人赴牛首大北山投親。頓觸於懷。命杰偕二弟。及于彬僕。附便逃出。投谷里村趙清泉處。時彼此並無消息。亦於萬死一生中。作聽天由命計也。薄暮起身。行至大店坊街。見有驢一頭。槍斃倒地。項

血猶涔涔下。爲時通衙閉戶。絕無一人。杰等經過。方瞻顧旁皇於其側。忽左首檐下。見有白鬚老人。身材不高。促之云。賊方覓人抬驥。蓋速去。稍緩恐不及。杰等乃緘口疾趨。行數武。回頭見有四賊。皆乘馬挺槍。戴五花藤帽。自衙左街口出。杰時向南走。賊轉而北行。竟絕無一回首者。彼此相歧。僅隔數號門面。一回顧。命皆不可保矣。此余由單村逃出。可以復來移家一大生死關頭也。日晡後。至北山。其地賊尙未至。詢有吳雲翁。係王同昌布莊管事者。與杰家店相近。曾有半面識。時將貨物。移至端姓祠堂。因相熟。留飯一餐。彼此敘談。各話生死。雜坐中有張樂貴其人者。向開茶社於鄉。先是叔與石埭陳靜菴先生。合開天昌茶葉澆坊一業。咸豐改元。因不甚得意。遂併歸陳姓。所有欠賬。兩造爭認。叔云兩人合開。尙難生色。爾一人必更難支持。此何可吃大虧折。陳乃執受業者虧之說。互相推讓。至居中者。無言可發。不得已。飛去資戶。計錢約一百五十餘千。張積欠十餘千文。叔憐其貧。當面銷訖。然杰等不知也。其人聞杰係天昌王某之子。因述前情。頗深感激。詢及杰之家屬。始本日尙可保全。急宜火速移出。脫離虎口爲是。杰當此時五衷俱裂。泣然曰。人豈有不愛其家者乎。但此烽火之際。存亡直頃刻耳。焉敢作必無恙想。張曰。試盡心何如。旋租張屋二間。並懇即時邀集同人。用柴籬數隻。裝抬女眷及幼小。伊竟慨然而起。旋招鄰族十餘人。僅用一二燈光。悄密而進。至單村時。遙聞賊營更鼓。恰冬冬三下。杰慮牽衆深夜至家。必使吾親大恐。爰囑同人。暫憩村外。杰以孤身入。老叔聞杰叩門。方疑未曾逃出。大爲驚愕。及述來意。幸甚。急炊飯餉衆一飽。攙老扶幼。登籬疾趨。至次日黎明。必須越過大店坊街。方克無恙。蓋稍遲必有賊蹤。此最要緊處。幸皆如願。已刻抵北山。大家藉草地坐臥。驚魂稍定。然杰自初七日薄暮。倉皇奔走。至初八日上晝。遙逢四十里。三往回復。抵村後。不覺昏暈幾絕。將息半日。是夜又雇鄉轎一乘。親來迎接老父。因夜間柴籬不敷。權請小住。好在年老髮白。蓋有單翁同處。一日之頃。諒無大凶。見面時。老父卽哽咽不能成語。杰頗駭。意必會遭賊虐。

也。後聞杰等。前在破屋躲避之處。早間賊來。即用鎗深掘。晚非昨夜逃出。洞中之人。盡歸泉路矣。言至此。不禁淚下。緣十餘口性命存亡。僅繫此數時行止。危乎危乎。孰有甚於此者。此余家脫離單村一大生死關頭也。由北方訪谷里村。天昌號。趙米行。均無恙。稍得接濟。爾時一家雖可偷生。究屬燕巢幕上。心胆懸懸。睽將一月。惟叔與陳靜庵先生。最相契。交亦最久。談及江南大勢。彼此雖離城四五十里。難保不同歸於盡。勸將杰與二弟三弟。隨伊返石埭。權爲保命計。且要其盟曰。如江南平。余家有。則送歸故里。否則卽以子視之。將來歸宗。亂離之際。得此相知。直仁厚可風也。叔垂淚拜謝。二月下旬。命杰等隨伊去。一朝分手。生死難憑。其黯然消魂處。又非尋常話別時等也。三月初。安抵石埭。住田坂村蘇懷翁府。向在金陵開天聚茶店。亦多年舊好也。杰三人遠去安徽。家中僅存老弱。叔獨力支持。形神交瘁。因向軍門榮至。北山當道之衝。時有兵過。恐被蹂躪。復移眷至谷里村南鄉山中。鴨塘楊村。張姓宅內。將及半年。杰因生母張孺人。朝夕懸念。寢食俱忘。幾至成疾。心殊不安。且上游賊由大通進口。涇縣灣沚一帶。時有警信。遂決計南旋。幸於十月間。附便回鄉。否則城陷池州。一兩月後。道路卽梗塞不通矣。此皆咸豐三年分事也。次年。杰因意外奇緣。六月間。忽得館於句邑南門外。堰北村趙姓。下帷甫半月。谷里郵亂。四鄉不能安枕。余家老幼。悵悵無之。叔乃星夜攜眷至堰北。就杰逃生。租趙君定保宅。奈兩手空空。進退無策。只得往溧邑。向梓庭諸叔告貸。不意叔一病難起。寓元壇廟。不食者二日矣。而月溪玉堂諸叔。終夜作四君子樂。輸贏動輒以百緡計。亦時出入廟中。我叔臥病在此蔑視也。後蒙同寓溧陽汎杜公。動其不忍。慨贈番蚨二餅。始獲回堰北。人情淡薄。一至於此。可慨也夫。是年二弟。已由張東垣母舅處。荐事常州。二妹亦隨卓府眷口。倉卒渡江。至六合矣。生母張孺人。卽於是冬患時症。因陰虛不能達邪。遂不起。杰負櫥被。奔馳三晝夜。訪尋宋震揚母舅。自秦村來診。至家而母已作古三日矣。嗚呼痛哉。棺用趙明修之母者。衣用孫雪舟之伯母者。其價

隨亦設法付楚。靈柩就趙定保村西之山。土名貴子山。坐西朝東厝焉。現已於光緒庚辰年。檢骨歸。在井兒村祖坟。與叔並穴矣。初杰遭此大故時。往溧水泥巷村報喪。梓庭及兩如叔等。均住斬宅。家猶頗裕。聞大故以四元爲弔。此外不得增一文也。杰請見叔祖母等。亦不允。悽愴而返。後賊有燬棺之事。張殿臣大帥。令本營兵。將各處淺土之棺。皆就原處深葬。誠盛德也。次年大營潰。堰北諸親友。如陳府孫府談府。均投下路。而余家貧甚。何能輕言轉徙。爲賊破溧水。若至句容。必由堰北村過。不得已移至虬山之麓。下山地村。房東高淳人孔姓。訓蒙爲業。余家當此。地則日見其遠。人則日見其生。白日登山。慄望烽火。真進退維谷矣。若不避。則合室坐斃。若全行。則車船無資。且下游無一相識。從何插脚。是又萬分難處者。因思張母舅。時往常州。叔攜杰與楷弟權且投彼。意欲將杰等暫寄伊處。然後設法。復來移眷。庶不至痛哭窮途。且家下有毛外祖同住。彼此可以照拂。勢處萬難。叔之本意。亦因杰雖已出。而旣嗣爲兄子。是杰與楷弟兩房支系所關。權宜應變。可謂兼顧周詳。非忍心輕棄老父等也。一路隨難民東下。吃施粥。吃施饅首。由薛埠前進。日炙雨沐。覓古廟棲身。就矮檐息足。煢煢三影。愴極矣。苦極矣。道經珠林鎮。適暴雨至。投呂氏宗祠宿。非逆旋也。亦聊藉存身耳。次早。三人赤足行泥淖中。時楷弟方弱齡。以薄弱之軀。罹此苦況。前瞻茫茫。後顧茫茫。相依之下。惟有一步一淚而已。過金壇城。市面將閉。人煙寂寥。頗有賊將至光景。各飯店均不留宿。杰年少氣浮。慨然曰。人世之上。竟如是可戀耶。而老叔窺其微意。不無酸鼻。猶復強辭慰藉。以開其心胸。以壯其胆力。柔聲下氣。與店主婉商哀乞。借度一宵。堅不允。奈何奈何。乃忽得一人從傍問杰曰。汝何姓。習何業。老幼者何人。所往者何地。所授者何親。杰具以實告。莞然曰。若爾。是與吾兒同案者。因霽其色。囑店主留宿。他仍不准留也。蓋其人係本方紳董。忽促問。忘其姓矣。次日抵常州西門。日已晡。城門有稽察官紳。凡一切行人概不放進。時江安糧道駐州。每日有道書一人在坐。以憑識認。如陳柏野者。舊

相識也。相視落落。告以投親來意。竟漠然不甚相顧。諄叩之。則云張府已遷矣。詢其地。或常熟。或江陰。無定所。請作保入城。堅不允。噫。當此日暮途窮。不能退不能逐。焚如也。幸得委員某公問明來歷。竟得獲生機。呼公兵陳二曰。將此三位送至城外高家棧坊住宿。不准取房火錢。其他一概不准收留。以此看來。兩次插腳。均因讀書二字成全。莫謂一領青衿竟毫無益也。在寓悵悵。前程又似漆矣。徬徨間。適有少年者趨進。呼張某曰。船得矣。可以行。走問其姓。答曰朱。字達之。父係江淮九幫文案。攜一妻。時方孕。一岳母氏蘇。將赴界首大船。談及界鎮。趙同源油號。係杰館東。一時感觸。遽向朱君婉商。可否搭伴攜投趙處。幸蒙允。此叔與杰等赴常投親不遇一大生死關頭也。結伴渡江。至界首。旋發信回句。告知杰等蹤跡。嗟乎。家中雖知杰等在郵。杰終不能使家屬離句也。奈何。叔因江藩司在淮城。搭船到彼。探望有情舊交。冀各有所助。以作移家計。不意一路受盡風寒暑溼。到淮即患痢延月餘未痊。而杰與弟。久居趙店。益覺悶悶。兼之家下來信。頗有不能支持之勢。正焦灼間。老叔帶病而回。幸李松齋子春兩表兄。時亦奉母居此。老叔得以借他養疴。未三日。恰有句邑信友及同伴。數人回里。因囑杰附便到句。遷移家眷。能出則出。否則與老父誓同生死。且謂杰曰。爾雖立繼伯父。究係我出。倘在句者。少有不測。爾必相隨地下。庶將來物議。不至以我爲無情人也。但今朝一別。此生不知能復見面否。此數語。皆叔於河干分袂時垂淚而道之者也。杰請以一月爲度。如不來。是不能脫虎口矣。請與三弟渡高郵湖。至六合。投卓小峯妹倩處。此後勿以杰爲念。當此之際。五中俱裂。渡江後。日近賊界。所過之地。無非敗草頽垣而已。即有一二遺黎。俱鳩形菜色。每日紆道行百數十里。在耳城俱中秋。大家食硫米粥兩碗。就夾泥盆宿。過馬陵。因雨後。積潦至腰。杰素不諳水性。摸索行三里許。屢失足。幸皆爲同人提挈起。滌溼衣褲。行三十里。始風乾。杰不知其苦也。至南京山。足創洞若錢。同人均爲杰慮曰。若憊矣。蓋少住數日。再搭行伴。且明日我等。要越句容城過。路尤多。行尤

宜速。恐不及。轉害事也。奈何。杰思此行。性命已置度外。計惟有進無退。有死無生。一念在家。安閒手足。次日天未明。同人促之起。炊飯一飽。朦朧中行二十五里。至戴村。踞地暫息。咸蹙然曰。過此則逼近句邑城矣。各人宜自慎。彼此恐不能相顧。正話間。前面隱約有茶亭一座。門外繫馬數頭。長矛依櫓下。相隔雖有半里。而此爲必由路。同人方錯愕止步。慮無從飛越。旋見數賊。躍馬挺槍。分頭去。似不知有過客者。似疑其有過客者。馳逐片時。仍下馬入亭。杰等惟鞠躬屏息。橫行至山坡。或就豆地藏身。或就草深處匿跡。暗伏約一炊許。始相率從亭後悄度。寸心惴惴。莫可言傳。蓋其時賊猶在亭中也。步少頃。瞭望南北大路。杳無人跡。惟西門大街頭。設長案一。水三盞。城內雖賊踞。而城上城下。幸未見一人。穿街過。遙望城闕。空洞無物。凜凜然俯首疾趨。不敢旁觀。不敢回顧。必須行一里許。始有轉身遮蔽處。險極矣。危極矣。言念及此。謂人將何以爲情耶。過此以往。則句邑南鄉。曾僞示安民。可放胆進。至下午。破三岔湖過。聞同人云。今纔大半日。已行程一百五十里矣。杰負痛踉蹌隨。仍不知其苦也。到堰北。天色昏暮。詢知余家。已由上山地村。移至溧水和南頭村矣。計程又隔二三十里。是日萬不能去。僅能至上山地。就孔宇借宿。次早榜腹訪問而行。真高低迷冥。不知西東。但逢歧便問。逢人便問。迢遞至一村。遙見弱弟。倚委巷小門立。知余家必在是矣。淚不禁灑然落。入門問信。幸各平安。心始稍慰。然不敢一日淹也。當晚。邀房主代雇車輛。人地兩生。資又不足。不知費盡幾何言語。始獲就事。可見求人逃命時。其窘迫固宜忍受也。次早。復往堰北。及西地村。與三妹別。先是住堰北時。蒙老友說合。將三妹與尙姪結親。其昻行六。號瞻武。子名德釜。年相當。習紙業。姑蘇松茂室會有股本。金陵松茂室亦近族。未知有股本否。杰時一人就館。閨室賴以資生。毫無益贈。草草過門。亦患難中權宜行事。隨將各處零物。摒擋聚集。絲毫不敢棄置。復因川資不足。未敢冒昧起程。只得先至竹節橋。雇定船隻。奔回開車。兩三日間計算。又是四五百里。回思自江北至此。纔一句。

餘。兩足奔波。竟至晝夜未息。真不可以道里計。一日坐東人吳禹勤家。忽咯鮮血數口。憂慮所致歟。抑勞碌所致歟。均未可知。然杰仍不知其苦也。所招船戶江步雲。一妻三女。船僅載貨五十餘石。以矛竹爲桅。其船之大小可知矣。或曰何不雇一大船。似爲穩便。豈知是時。竹節橋埠頭。至蘇則有船。皆不肯渡江。而北路又無船在彼。爲時所迫。爲錢所迫。不得不勉強從事矣。言明船價七千五百文。送至仙女廟。因過江。必須添夥。外加五百文。此價在今日嫌多。而亂時則十分少矣。老少婦孺住船。杰與毛二母舅及老父一弟。晝夜均在船頭。行至小河口。因風逆。就蘆港泊。早晚候潮炊飯。如此又三五日。每日伙食約七八百文。頗可慮也。一旦忽傳風順。大市開行。我船因風太大。恐不能受。江步雲頗有難色。而杰因囊中將罄。倘不繼。必至流落。烏乎可。促之行。始勉強從事。並未添夥。前後上下一人而已。豈知市出口。至江心大溜。四顧蒼茫。真如一葉。爲江天所吞。掀播之際。已不自安。乃忽聞船婦大哭曰。命休矣。舵籠斷矣。江倉皇失措。急用繩索來纏。竊思尾舵鐵籠。何等力量。旣爲風潮折斷。區區繩索。安能爲力乎。杰當此時。私心自忖。我舟老小十四口性命。大約不出此方丈間矣。默不敢言。惟俯首待命。幸舟中長幼。均未計及於此。不至大譁。忽聞煙波浩渺中。有人曰。我等不知江湖路。請問收三江營執舵之法。江因舵壞。無心人言。方訶斥之不暇。安計及他。余聞躍告江曰。此船離我不遠。何不呼彼先來救我。爾去代伊執舵。豈非兩全其美。江頓悟。急告以舵壞之故。請火速來救。彼竟放橫木。維牽繩一根。乘風順流泛泛至。旋將我船牽引相並。繫諸舷外。於是收帆。在大江之中。將人口過船。得以無恙。詢知來船。係丹陽人。一母二子。年均不滿三十。未慣風波。故出江失道也。所可異者。並無貨物。亦無客人。空空兩船。何以不先不後。竟能於我船舵壞時相逼而來。念此危急之秋。忽得意外之救。真不可不感謝鬼神也。此余家由江南北渡時一大生死關頭也。收三江營口。至仙女廟換船。到界首鎮。果未及一月。全家生聚。真幸事也。離鎮數里。在顏家莊。租龍景翁茅屋三椽。

以居。咸豐七年。值歲旱。米價騰貴。升穀須大錢百文。典售零星衣飾。雖減價十分。尙不易出手。日復一日。囊貞告匱矣。嗷嗷衆口。何以爲生。不得已。杰與叔赴蘇。冀謀難民局就撫。卒無成。順至常熟。時張東垣母舅家。攜二弟在焉。前往探視。思及杰入泮時。漂邑廣文。係昭文徐尊葵譚元建夫子。趨往謁。聞杰艱苦狀。因告其地。設有留養廠局。凡屬文人。俱延至學宮齋房居住。口糧之外。頗加意優待。如食則有灶。寢則有牀。後雖人多。亦不失爲有板。此外如木器竹器磁器。一切應用之物。無不備具。倘該生就事在外。儘可遠行。服御雖有少華者。亦不疑異。且謂若輩本非大困中人。特因兵燹至此。烏可輕視。此地之人。見識器宇。如此寬宏。安得不人文蔚起耶。蒙代籌一枝。時因學宮住滿。復覓公所。令杰家在外散居。月給口糧而已。布置已定。杰復渡江攜眷來熟。饔飧旣濟。不至轉於溝壑。此父余家當在江北時。因亂遇荒。因荒得濟。一大生死關頭也。家至常熟後。老叔旋赴通州。因楊鳴之約。爲辦鹽。在場下收買。在東壩消售。風霜之苦。江海之險。偷類之頑。瀕於危者數矣。終歲勞勞。不遑家食。要皆爲衆口計耳。由是與金竹鄉相識。其人同住金陵城北。父業儒。時在通縣稅課司事。兼開裕懋京雜貨鋪。遂與結親。將四妹許伊三。子名石寶。號楚湘者。爲配。杰時就桂林陶氏館。陶有慶降典。在太倉鄉之沙溪鎮。故全眷俱住鄉之歸家莊也。東修僅三十千文。賓東幸相得。次年。杰渡海。送四妹至通。諫吉成禮。嫁衣一切。慚愧毫無。至有賣詩助妝之事。名號雖雅。然亦甚難爲情矣。是時家中。僅老父及二弟等在焉。杰生一子名善寶。不育。三弟又因病物故。葬西門外虞山腳荒地。雖勒石。未知今日尙存否。老叔通州事解。復就常州劉義隆錢莊事。年力就衰。猶勉強爲人作嫁。亦萬不得已之舉。嗣因常熟局費不敷。給資遣散。遂攜眷赴蘇。賃下津橋蔡宅同居。是年二弟草草贅親。弟媳談氏。向居南城外大米行街。家故小康也。平時受聘。而因亂耽擱者。女性賢淑。任飢寒無怨言也。杰時仍在太倉。叔仍在常。家中各人。略助女工。亦足將就度日。不期大營又潰。東南半壁。竟不可支。自丹陽以下。難

民敗勇。逃竄紛紛。而蘇城大眾。仍復夢夢。殊不可解。叔喚一小舟回蘇。恐事追不及逃。遂與原船訂移眷至太倉。一則杰在彼處。可以有濟。二則與海口相近。或可作渡江計。飄然一舸。卽日起身。頗有親友腹非者。卽老父當日亦未始不以叔爲顛預也。乃未及數日。烽煙大舉。在蘇親友。頗類釜魚。以致家餒之叔玉堂叔。均於此時離散至。至今杳然。嗟乎。吾家若非叔父見幾獨早。臨事決斷。金闇之變。萬難瓦全矣。此又余家由蘇至太倉一大生死關頭也。抵歸莊。租徐姓宅住。與杰館僅隔一河。安處未及多日。蘇城旣失。岷太告警。風鶴之驚。日夜不免。其時陶府陳府及孫星華兄。均有渡海意。由白苑涉雇沙船。每隻或百元或二百元不等。余家寒士也。卽日計且費張羅。何處得此巨款。目睹各家星散。五中焦灼。計無可施。後因沙頭告警。勢同燃眉。以其地三面皆賊。一面臨江。非過海不得生路。其時由岷太逃來難民。日夜絡繹。悉奔海口。而董家廟地方。設有盤查卡局。凡屬金陵語言者。頗有阻滯。以其人多狡猾。故皆惡而疑之。杰在歸莊。附近紳董素荷垂青。故凡遇可疑之人。輒云非王某作保不可。杰方慮自己全家。難出樊籠。而彼能得我一言。卽有生路。亦何樂而不爲此。且此輩實非匪類也。數日計保有三百餘人。此亦大快心事。因思余家何不亦移至港口。看事行事。或者遇有生機。亦未可知。然此皆窮極思通念也。其實不過謂家到海口。不啻身到黃河耳。即使不能免害。亦可謂盡瘁鞠躬矣。不期駁船行至六河鎮。紛紛驚傳白茅港賊至。杰與老叔商量。進苟不能渡海。退又無以爲家。這回頭皮。真要斷送矣。不若銳意前進。一切死生。聽天可也。及至港口。僅見護商兵船數隻。並非賊隊。想土人或爲此船誤驚。雖有沙船一二。俱遙住江心。不敢近岸。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孫星華曾雇定唐姓船隻。言明價洋八十元。是日與杰眷同行。聞六河之警。不敢進。攜眷而回。囑杰信知唐船。另圖生意可也。其時焉有大戶。出此原價。杰與叔哀憇唐姓曰。孫客既不能來。與其放空過江。何不減價渡我。兩全其美。遂以十二元送余至青龍港。杰思此時。不能雇船。而徑至海口。妄也。即使有錢。而海上未必有船。

亦徒然也。孫星華既用大價雇定此船。又同攜眷來港。焉有不渡之理。彼既欲渡。又焉能令彼曹回。將船渡我。且大減其價乎。是不宜作此妄想者也。乃無錢渡船。而竟有孫星華雇定之船。轉而減價渡我。將此中之造化。真有非人所能逆料者。可不知所感哉。但不知三生以前。何以結此一段奇緣。事後思之。轉竟駭汗。此余家由太倉渡海一大生死關頭也。至適投東門外鎮場鎮。因周孔昭兄在鎮開森泰油坊。向與相契。且陶蓮溪家亦在此。一係舊友。一係館東。區區倚傍。只此兩家。然杰並不敢存累人見也。不過於萍飄梗泛時。少資憑藉耳。隨租馮引仙宇二間居住。杰旋赴雉皋。欲圖一技。以爲日計。奈元配談氏扶病來通。未及一月。竟別我長逝。幸老叔剛在金親翁處貸來錢十卜。以三千七百文市薄棺一具。衣履隨身。草草收殮。扛至鎮西車前壩荒地暫存。看山者闕培人。皆以老林呼之。想即其名也。家中遭此不幸。杰仍在如未歸也。三日後回鎮。卽就其地葬焉。時值雨後。坑中浸水。叔方慮不能告竣。杰念當此子文亂離之際。後事且不知如何。得能保其首領。表其清白。一病而終。已屬幸事。且葬者藏也。藏其骸骨而已。雖有水。庸何傷。遂合土掩之。作堆立碣。嗟乎。杰豈真無情者耶。誠以自避亂以來。心力精神。用之已盡。艱難辛苦。嘗之最深。無論死者固不能復生。生者不免求死。至喪葬之薄。又安問乎。次年秋。墓已坍壞。蓋因棺薄地卑。不能持久。復託闢老林加修。迄今幾三十年矣。骨尚未歸。或亦無骨可歸歟。思之心痛。是皆杰之薄行。致令泉下亡人。經無以安其靈也。罪咎道乎。爾時老叔如城就事。二弟仍在仙女廟。杰在本鎮訓蒙。大家攢湊度日。卽一餽一粥。且恐不敷。乃二弟媳談氏。又因產後血量。竟至大去。杰當此時。能不竭力張羅。顯以安遠弟之心。卽陰以慰亡者之居。喪具一切。雖不豐厚。然已較亡妻多矣。亦葬車前壩。立有石碣。四弟時在金裕懋學習生意。五弟在高隆興習香業。六弟尚幼。家中境況之窘。不待煩言。幸食指尙不甚繁。是以苦度數年。飢寒聊免。迨同治甲子歲金陵克復。引贍故土。敢不謀歸計耶。此余家自咸豐三年後轉徙流離之大略也。計其時則有十餘年之久。

論其地則江北江南或遠或近。竟有二十餘處之多。中間險阻艱難。以及事屬某年月日。不免有遺忘脫略之處。均難細述。回思一切情形。不覺痛定思痛。寸腸復斷。萬念俱灰矣。春窗得暖。爰收始末追敍一篇。留示後人。庶知我家。自罹兵燹。所以復得生入此城者。不知喫盡多少苦楚。始獲此一室團聚。凡屬後人。苟視為已過之談。而心不少動。是負乎杰者猶小。而得罪於祖宗者大矣。光緒十三年五月鶴臚手記於寓齋雨中。

先王父餘生偶筆記。咸豐三年癸丑至同治三年甲子。金陵淪陷。輾徙流離之大略。文中屢及先叔曾祖易堂公。族譜懿行編有傳。謹錄於次。譜蓋由先嚴伯沆公晚年所主修云。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孫綿謹識。

#### 附錄

易堂公。諱瑜譜。名序業。少失怙。與兄樹棠公友愛。至老無間。公軀幹聳立。目光有棱。性好俠。壯年交游多豪俊。嘗以巨資拯人於獄。事解。公但握手一笑而已。不責報。咸豐間。避亂鄉居。有鄰女二。爲賊所要。不得脫。公怒斥之。徑挈二女還其家。賊亦瞪視。無敢犯者。徽人陳某知公信義。邀公合貲販茶。不利。公亦貲賣。因併歸陳。謂陳云。吾兩人合力尙至此。獨支益難。願以積年逃亡所欠之數自認。陳謂公已捐貲。我獨營業。我欠當歸我。卒分任之。陳每向人道其事。公居家。儉而肅。黎明即起。憑几坐。或半日不聞一語。值老友數人至。則歡笑。大談平生所經歷。可驚可喜事。亦終日忘倦。戚里後進。凡來起居者。有不善。必嚴訓之。然慈和愛護之意。能使人不衣自暖。以故畏之者亦樂親之。老而彌健。步履如壯年。暇輒過西鄰高氏園。與子安中翰清談看花爲樂。一夕微疾卒。鄉人流涕曰。易堂先生殞。乾嘉老輩風範無存矣。其見重如此。

冬飲詩補遺

失題

谿晴興更猶。櫻筍繩嘉約。橋南買酒舫。北轉境更拓。搖天接榆柳。  
水色靜風憊。同舟人若仙。何羨李與郭。傾襟飛笑言。果餅恣疎嚼。

川光倏明晦。鶯語變鳩鵲。眺聽心往孤。歡適趣領各。美游得永日。

事往尙如昨。自嗤成勞薪。獨醉負杯酌。孰擠哦惡詩。持用博一噱。

李剛云。詩以擠而  
工。故末語調之。

